



5

學 中 級 高

史 歷 國 中

冊 下



3 0470 9225 3

ISBN 7-309-04709-2

版 出 店 售 華 新
行 印 社 版 出 合 聯 北 華

610.9
454-5
:2

目 錄

第三編 封建制度社會螺旋式的繼續發展到西洋資本主義

的侵入——隋統一至清鴉片戰爭

第一章 南北統一時代——隋

第一節 統一後經濟的發展

第二節 隋朝的潰敗

第三節 農民大起義

第二章 封建制度發展時代——唐

第一節 初唐的經濟狀況

第二節 初唐的政治

高中中國歷史 下冊目次

二
三
六
二
三
一
一
三
92489

第三節	初唐的對外用兵	三〇
第四節	中唐的經濟狀況（上）	三一
第五節	中唐的經濟狀況（下）	三二
第六節	中唐的政治（上）	三四
第七節	中唐的政治（下）	三六
第八節	晚唐的經濟狀況	三五
第九節	晚唐的政治	三五
第十節	唐末農民大起義	三六
第三章	大分裂時代——五代十國	三六
第一節	五代十國的經濟狀況	三六
第二節	統治中原的五個朝代	三七
第三節	環繞中原地區的十國	三八
第四章	國內統一，封建制度進一步發展時代——北宋	三八

第一節	北宋的政治制度	全
第二節	北宋的外患	九三
第三節	發展中的經濟(上)	九九
第四節	發展中的經濟(下)	一〇四
第五節	王安石變法及新舊黨爭	一二三
第六節	北宋的潰滅(上)	一二九
第七節	北宋的潰滅(下)	一三四
第五章	外族侵入北方南北分裂時代——金與南宋	一三九
第一節	南宋建國與宋金間的和戰(上)	一三九
第二節	南宋建國與宋金間的和戰(下)	一三五
第三節	南宋的腐朽政治與道學的提倡	一四〇
第四節	繼續發展中的南宋經濟	一四四
第五節	金在黃河流域的統治與漢族的反抗鬥爭	一五三

第六節 蒙古(元)的興起與金宋的滅亡……………二〇六

第六章 外族侵佔全國社會衰敝時代——元……………二〇六

第一節 元朝的政治和制度(上)……………二〇六

第二節 元朝的政治和制度(下)……………二〇六

第三節 元朝的經濟狀況(上)……………二〇六

第四節 元朝的經濟狀況(下)……………二〇六

第五節 農民大起義……………二〇六

第七章 封建制度更高發展時代——明……………二〇三

第一節 朱元璋怎樣建立明朝……………二〇三

第二節 明朝的政治……………二〇三

第三節 農民土地問題與賦稅制度……………二〇六

第四節 工商業……………二〇六

第五節 對外侵略與邊患(上)……………二〇三

第六節	對外侵略與邊患（下）	三六
第七節	南洋諸國與華僑	三四
第八節	西洋人東來	三〇
第九節	東林黨與關黨	二七
第十節	農民大起義	二四

第八章 外族統治，嚴格閉關，社會停滯，西洋資本主義

侵入時代——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

第一節	入關以前的滿族	二七
第二節	滿族侵入與漢族反抗	二九
第三節	清朝的制度與政治	二六
第四節	削平三藩與對外用兵（上）	二九
第五節	削平三藩與對外用兵（下）	二九
第六節	反滿運動的繼續發展	三〇

第七節 清朝的文化政策……………	三二
第八節 清朝的經濟狀況（上）……………	三二九
第九節 清朝的經濟狀況（下）……………	三三九

第三編

封建制度社會螺旋式的繼續發展到西洋

資本主義的侵入——隋統一至清鴉片戰爭

(五八九年至一八四二年)



第一章 南北統一時代——隋

五八九年至六一七年

第一節 統一後經濟的發展

北周宣帝荒淫殘虐，在位兩年死，年僅二十二。后父楊堅入宮總攬大權，廢宣帝自立，是爲隋文帝，國號隋，年號開皇。開皇九年滅陳，南北朝統一。

堅父楊忠是周功臣，賜姓普六茹氏。堅小名那羅延。妻獨孤氏，鮮卑大貴族。堅畏懼獨孤氏，不敢近妃妾，不敢縱侈慾，成爲歷史上著名節儉的皇帝。獨孤氏與堅共同掌握政權，宮中稱爲二聖。堅殺戮宇文皇族及周的功臣，對一般鮮卑貴族却照舊重用，尊重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利，避免各族間的糾紛，所以政權也就鞏固起來。

文帝即位後，首先整頓錢幣，鑄標準的五銖錢，每一千重四斤二兩。禁用古錢及雜錢，各關置樣錢百枚，旅客過關，勘錢合樣，才得通過，不合樣沒收銷毀，銅入官庫。從此錢幣逐漸統一，流佈全國，人民稱便。

周法煩虐，文帝製定隋律。他命裴政等十餘人采魏晉以下至齊梁各朝法律，討論沿革輕重，務取折衷。廢前世梟（懸頭木上）轘（車裂軀體）及鞭法。非謀叛大逆，不用族誅。這在古代確是進步的法律，所以唐宋以下，多遵用隋律。

北朝依南朝例，空立郡縣名目，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民少官多，耗損租調。隋廢郡立州，併小爲大，存要去閒，地方行政組織，因此釐定，人民減輕了不少負擔。

隋政權依這些改革而鞏固了，滅陳後南北統一，經濟更得發展的機會。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始終愛惜物力，保持儉素的生活，對貪官污吏，刑罰極嚴，剝削既相對減輕，經濟因而順利地發展。從開皇到大業（煬帝年號）三十年間，人口大量增加，這說明三國以來社會長期的衰落，到隋時又走上繁榮的途徑。

土地——隋遵北齊制度，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又每夫給永業田二十畝（桑田或麻田），課種桑榆棗等樹。

租賦徭役——隋遵齊制，丁男一夫一婦稱爲一牀，一牀出租粟三石，調絹一匹（後減爲二丈），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單丁稱爲半牀，租調準丁男的半數。齊制男子十八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爲丁。十八歲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周制凡民自十八至五十九歲，每歲都得服力役一個月，稱爲十二番法。文帝改定二十一歲爲成丁，五十歲免役。減十二番爲每歲二十日役，徭役減輕，生產力自然增進。此外未曾受田的人民，得免課租調，有品（官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得免課力役。一般說來，文帝時代徭賦比較寬舒，賞賜耗費比較有節，國庫出入，大致相等，戶口每歲增加，這是主要的原因。

戶口——開皇初年，定五家爲保，保有長；五保爲閭，四閭爲族，閭族有正。畿外置里正、黨長，里正等於閭正，黨長等於族正。這些正、長都負檢察的責任。又令州縣大括戶口，懸賞民間互相告發，正長隱漏不實，流配遠方。親屬大功（九

個月的喪服)以下(堂兄弟)各立戶頭，不得合籍冒濫。又從高穎議，制定輸(租賦)籍(戶籍)定樣，每年正月五日，縣官親巡查閱戶口，按照路途遠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等上下。經過這種嚴格檢查，計增四十四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口。此後戶口逐年增加，到大業二年，得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得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

工商業——文帝罷酒坊，開放鹽井、鹽池，任人民營業。本來齊有關市邸(逆旅)店稅，又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禁百姓採用。周有入市稅，每人一錢。文帝把齊周各種苛斂廢除了。又造銅斗鐵尺，頒佈全國，市上交易，依官式作標準。這些法令，很能促進商業的發展。開皇十六年，定制工商不得仕進，保持官與商各自的權利。煬帝想獲得西域的寶物，令裴矩駐張掖(甘肅張掖縣)監護中外互市，重利誘胡商入朝，自此西域蕃客，往來不絕。唐朝國外貿易的發達，從此時開始。隋時工業也頗有進展，吳中豫章等地，織工能夜中浣紗，次晨成布，俗稱鷄鳴布。楊素在永安造大戰艦，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拍竿六枝(拍擊敵

船)，並高五十尺，艦上容戰士八百人。宇文愷造觀風行殿，離合便利，下設車輪，行軍可以攜帶，合併成一大殿，能容數百人。何闕造六合城，煬帝伐高麗，帶六合城到遼東，一夜工夫，合成一座周圍八里的大城，城上佈列甲兵，建旗立仗，高麗驚爲神功。

隋朝的經濟狀況，大體如此。當時農民繳納的是粟、米、布、帛、綿、麻等物，還是現物地租的形態。官吏領取俸祿賞賜，也是田地、奴婢、牛馬、布帛爲主要品。商業上錢與帛並用。三國以來，黃河流域因落後民族的侵入與軍閥的混戰，經濟遭受破壞；北魏孝文帝以後，逐漸恢復兩漢舊狀。在長江流域，因爲中原的生產技術，廣泛推行，耕地面積擴大，生產力提高，生產物增加，經濟不斷向前發展。隋統一南北，從此中國經濟比前一時期推進了一個階段。

第二節 隋朝的潰敗

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因爲剝削人民較有節制，社會確呈繁榮的景象。晚年從獨

孤后意，廢太子勇，立次子廣爲太子。獨孤后死，文帝寵愛陳夫人蔡夫人。他病重時，太子入宮侍疾，迫陳蔡兩夫人爲獸行。文帝大怒，罵道，畜生那堪付大事，獨孤誤我！令召廢太子勇來。廣情急，與大臣楊素謀，殺父自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荒唐的隋煬帝。史籍上關於他的記載，難免有誇大之處，但其荒唐、浪費、殘酷也確是事實。

煬帝即位後，第一件大事是遷都洛陽。發壯丁數十萬掘長塹，從龍門（山西河津縣）起，東接長平（山西高平縣）汲郡（河南汲縣）抵臨清關（河南新鄉縣），渡河至浚儀（河南開封縣西北）襄城（河南襄城縣），達於上洛（陝西商縣），作爲保護洛陽的關防。每月役丁二百萬人，營造東京（洛陽），徙諸州富商大賈及洛陽附近居民數萬戶充實新都。又造顯仁宮（在河南宜陽縣），發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石。又求海內美樹名草，珍禽怪獸，輸洛陽實苑囿。又造天經宮，取孝經孔子說孝是天經（天然常道）的意義名宮，四時祭祀被他殺死的父親楊堅。又築西苑，周二百里，苑內有海，周圍十餘里，海中有神山仙島，高出水面百餘尺，臺觀殿

閣，羅列山上，佈置非常奇巧。海北有龍鱗渠，紆迴注海。沿渠築十六院，院門臨渠，每院置四品夫人一人，主院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殘落，翦彩綾作花葉，滿綴枝上，色壞改換新製。池沼內佈滿綾製的荷菱菱芡，不讓池沼凍冰。十六院競製精美酒食，希望恩幸。煬帝每逢月夜率宮女數千騎，馬上奏清夜遊曲，遊玩西苑。

第二件大事是掘運河。發河南淮北諸郡民丁，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汴水）自西苑（穀洛二水會西苑）引穀洛水到黃河，再從板渚（河南汜水縣）引河歷滎澤（河南滎澤縣）入汴。又自大梁（河南開封縣）東引汴入泗以達淮河。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音寒）溝（邗溝貫穿揚州城中），自山陽（江蘇淮安縣）至揚子（江蘇儀徵縣）入長江。全渠廣四十步，渠旁築御道，兩旁種柳樹。從長安到江都（江蘇江都縣）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東京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去半數，骸骨遍地。大業元年三月動工，八月，一切工程完備。煬帝坐龍舟從洛陽出發遊揚州。龍舟高四層，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層有正殿內殿

東西朝堂。中二層有一百二十房，全用珠玉裝飾。下層內侍居住。皇后乘翔螭（音癡）舟，制度略小，裝飾與龍舟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層部是水殿，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等數千艘，載後宮妃妾、諸王公主、百官、僧尼、男女道士、番客及內外百官飲食用品，共用挽船工人八萬餘人。船工都著錦彩袍，號稱殿脚。又有平乘、青龍等數千艘乘載衛兵。船隻銜接二百餘里，騎兵夾兩岸緩步護衛，旌旗蔽空，照耀水陸。所過州縣五百里內，令各獻食物，極水陸珍奇，後宮不勝食用，多埋棄地下。

大業三年，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通馳道到并州（山西太原縣）。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起榆林（陝西榆林縣）東至紫河（山西平魯縣）。四年，發河北軍民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入河，北通涿郡（河北涿縣）。丁男不足，發婦人充役。又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六年，開江南河，自京口（江蘇鎮江縣）至餘杭（浙江杭縣），長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準備東遊會稽（浙江紹興）。

別一盛大事件是大業六年正月，召集諸蕃酋長到洛陽城。端門街大陳百戲，戲場周五千步，執絲竹人一萬八千，聲聞數十里。戲樂自昏達旦，燈火光照天地，終月才罷散，費用巨萬。此後每年照例舉行，後世所謂元宵行樂，也從此成爲風俗。諸蕃入豐都市（洛陽東市）交易，場帝先命整飾店肆，簷宇如一，盛設帷帳，珍寶充積，人物華盛，連菜攤也用龍鬚鋪地。蕃客走過酒食店，店主邀入就坐，醉飽散去，不取報酬。驅蕃客說，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值，蕃客驚歎。有些蕃客知道虛僞，見繒帛纏樹，說中國窮人很多，衣不蔽形，爲什麼不給他們，却來纏樹，市人慚愧不能回答。

這些浪費——當然不止這些——的結果，人民生活痛苦，不言可知。當時窮人往往自斷手足，避免徭役，稱爲福手福足，殘疾稱福，徭役的慘暴可知。不過促使隋加速潰滅的原因，主要還在場帝好大喜功，對外侵略。

大業六年伐高麗，課天下富人買軍馬，一匹貴至十萬錢。派使官檢閱器械，務令精新，或有濫惡，使官立時斬首。七年，下詔伐高麗，派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戰

艦三百艘，官吏督役，工人晝夜立水中，不敢休息，腰以下都生蛆腐爛，死人無數。楊帝率百官駐涿郡，總徵天下兵，不論遠近，到涿郡集中。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鑿（小矛）手三萬人。又令河南淮南造兵車五萬乘，供載衣甲幔幕。又發河南北民夫，供運輸軍需。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舶運黎陽（河南濬縣）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船舶銜接千餘里。載兵甲攻具，路上民夫往返，經常數十萬人，屍體堆積，臭穢滿路。八年正月，大軍集中完畢，楊帝下令左十二軍右十二軍分路進取平壤。正月初三日，第一軍出發，每天發一軍，四十天才發完。各軍相隔四十里，連營推進，首尾相銜，鼓角相聞，全軍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稱二百萬，民夫數加倍，隊形長九百六十里。御營分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最後出發，隊長八十里。古代出兵的盛大，這算是第一次。

楊帝下令凡軍事進退，必需奏聞待報，不得專擅。又令諸將，高麗如請降，必需招撫，不得縱兵猛攻。因此高麗受攻，城將失陷，就高聲叫投降，隋軍不得不停攻馳奏請旨，等到請旨回來，守軍補充完備，又堅守拒戰。如此再三，終不覺悟，

攻城多不下。大將來護兒率水軍進至平壤附近六十里，大將宇文述率陸軍進至離平壤三十里。因輕敵及乏食，稍繼敗退。七月，大軍渡薩水，高麗襲擊後軍，將軍辛世雄戰死。諸軍奔潰，不可禁止，一日一夜退到鴨綠江，據說走了四百五十里。渡遼水九個軍，凡三十萬五千人，回到遼東城止剩二千七百人。巨量糧械，喪失無遺。

九年，又大徵天下兵伐高麗，命宇文述趨平壤，諸將攻遼東城，四面並進，晝夜不息。二十餘日不能拔，攻守兩軍死傷極重。楊素的兒子楊玄感乘機起兵反叛，攻洛陽城，聲勢浩大。煬帝聞玄感反，密令諸將引軍還，棄軍資器械攻具，堆積像丘山。衆心恟懼，紛紛潰散，高麗追擊，殺後軍數千人。十年春，又徵天下兵伐高麗，各路兵多失期不至，士卒沿路逃亡，斬殺不能禁。高麗三次被攻，民困國敝，不堪抵敵，遣使求降，煬帝許和退兵。回國後還想伐高麗，令諸將帥準備再舉，可是隋也就滅亡了。

第三節 農民大起義

大業七年，鄒平（山東鄒平縣）人王薄，聚衆據長白山（山東章邱縣境），自稱知世郎。薄作無向遼東浪死歌，避徵役人多往歸附。民衆反抗暴力的起義，從此開始，每年都有增加，到了大業九年，起義軍幾乎每月都有，起義地區有今山東、寧夏、河南、江蘇、浙江、廣東、陝西等省，山東起義軍最多，因為伐高麗海軍從山東出發，陸軍一部分也經過山東北上，人民受苦比他處更甚。煬帝下令凡離大路五里以外的郡縣城，一律遷徙到大路旁，又下令犯盜賊罪全家籍沒。這當然不會發生絲毫效果的。十一年，煬帝感覺到自己地位的動搖，下令鄉民悉數遷移入城，各郡縣的驛亭、村塢都築碉堡。這當然不會有什麼效力，止說明他自己快要滅亡了。

到了大業十二年，隋的政權更危急得不能支持了。四月，大業殿西院失火，煬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伏匿草間，火滅才敢出來。他自八年以後，每夜心驚發慌，叫有賊來，要幾個婦人搖撫小兒那樣搖撫他，才得入眠，現在心慌更甚，在洛

陽不耐煩，要上江都去，做詩留別宮女道『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三次大舉伐高麗，死傷無數，他還是偶然遊戲的事，全國人民無端犧牲生命，在他止算一種偶然遊戲。統治階級的心理，真使人不可測度。到了江都，專問郡縣官員獻多少，多的升官，少的黜逐。官吏競務苛斂，人民受嚴重剝削，窮困乏食，起初採草木皮葉，後來擣稻草爲末，或煮土充腹，百物都盡，人自相食。各地倉庫囤糧豐足，官吏不肯發倉賑救。王世充還檢閱江淮民間美女去貢獻，大得寵幸。

到了大業十三年，各地的起義軍已逐漸形成幾個有力的集團。

杜伏威——伏威擊敗隋名將陳稜，乘勝破高郵（江蘇高郵縣），據歷陽（安徽和縣），自稱總管，江淮間羣雄推伏威爲主帥。

徐圓朗——魯郡人徐圓朗起兵，佔有琅邪以西，北至東平（山東鄆城縣）的地方，有兵二萬餘人。

竇建德——建德據樂壽（河北獻縣），自稱長樂王，置百官。

梁師都——隋將梁師都據朔方郡（陝西橫山縣）叛隋，自稱皇帝。師都降附突

厥，割地求援，突厥始畢可汗封他爲解事天子。

劉武周——馬邑郡（山西朔縣）土豪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開倉賑饑民，收兵得萬餘人。遣使降附突厥，借突厥兵擊敗隋兵，取隋汾陽宮美女賂始畢可汗。始畢封他爲定楊可汗。武周自稱皇帝。

郭子和——罪犯郭子和結勇士十八人襲據榆林郡（綏遠鄂爾多斯左翼後旗黃河南流處），執郡丞王才，責才坐視饑民餓死，不肯救濟，斬才。開倉賑施，自稱永樂王。降附突厥，始畢封他爲平楊天子，子和力辭不受。

李軌——武威（甘肅武威縣）富豪李軌聚衆據郡，自稱河西大涼王。
薛舉——富豪薛舉與勇士十三人襲取金城郡（甘肅蘭州），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佔有隴西，衆至十三萬。後又自稱秦帝。

蕭銑——梁後裔蕭銑據巴陵（湖南岳陽縣），自稱梁王。

李密——李密襲破興洛倉，開倉任人携取，軍威大振。衆推密爲主，號稱魏公。密封翟讓爲上柱國，單雄信徐世勣爲大將軍，秦叔寶程咬金（後改名知節）爲

驃騎將軍。趙魏以南，江淮以北起義軍多降密，密居洛口城。隋大將裴仁基舉虎牢降密，仁基孟讓襲破回洛東倉。密屢敗隋兵，洛陽危急，煬帝遣王世充等擊密。密襲破黎陽倉，開倉任人民就食，得兵二十餘萬，大敗王世充，造成中原最大的勢力。

李淵——太原留守李淵從次子李世民計，自晉陽起兵奪取西京。關中豪傑爭先降附。世民有精兵九萬，淵女柴紹妻李氏有精兵萬餘，號稱娘子軍。世民與李氏會師渭北，其餘諸軍合二十餘萬。十一月淵軍攻破長安城，擁西京留守代王楊侑（煬帝的孫子）做隋帝，改大業十三年為義寧元年，遙尊煬帝為太上皇。淵據有關中，與民約法十二條，廢除隋一切苛法。第二年三月，煬帝被殺。五月，侑讓位給李淵，隋亡。淵稱帝，國號唐。年號武德。

全國大亂，煬帝無法收拾，在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立百餘房，房各居美女多人，每日一房輪流做主人，與后蕭氏及龐妃就房飲酒，杯不離口，晝夜昏醉。他心裏發慌，常對蕭后說，外間大有人圖儂（我），且不管他，快樂飲酒吧！又常取鏡

照面，對蕭后說，好頭顱不知該誰來砍它。后驚問緣故，他強笑道，貴賤苦樂，沒有一定，砍頭也不算什麼。衛兵多關中人，煬帝召集江都境內寡婦處女，令將士任意選取。可是衛兵們依然怨恨想叛亡。右屯衛將軍宇文文化及等乘機謀篡奪，率兵入宮。煬帝換服裝逃避西閣，被執還暖閣。化及徒黨馬文學裴虔通司馬德戡等拔刀立左右。煬帝說，我犯什麼罪？文學道，你輕動干戈，巡遊不息，奢侈荒淫，專任姦邪，不聽忠言，還說什麼無罪。煬帝說，我實在對不起百姓，至於你們，跟着我享盡富貴榮祿，我沒有對不起你們。今天的事，誰是首領？德戡道，全國同怨，何止一人。他要求飲毒酒死，文學等不許。令狐行達按他坐下，煬帝自解巾帶給行達，被絞死。子孫及宗室外戚，全數在街上處斬。煬帝早知道不得善終，隨身帶一甕毒酒，告龐妃等道，如有亂事，你們先飲，隨後我飲。等到需要毒酒，左右早已逃散不見。依靠隋礪堡政策、屠殺政策的煬帝，終於在自己親信的臣屬手裏，用巾帶結束了生命。

李密宣佈煬帝十大罪，裏面有『罄（用盡）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

波，流惡難盡』的話，這的確傳達了當時一般人民的怨恨聲。

第二章 封建制度發展時代——唐

六一八年至九〇七年

第一節 初唐的經濟狀況（六一八年——七四一年）

唐高祖武德元年到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凡一百二十四年，在這時期中，因國內統一，政治比較良好（貞觀開元），對外用兵不斷勝利，社會經濟一般是向上發展，超越隋文帝時代。經三國、兩晉、南北朝長期摧殘的社會，到初唐才走向恢復了開元、天寶達於頂點。

均田——武德七年，制定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

田一頃，殘廢人給田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殘廢人寡妻妾自立戶一畝。工商業者，比丁男受田減半。所授田十分之二爲世業，餘爲口分

得轉授承戶人，口分田由官收回，轉給別人。唐初人口死亡流徙，十制度，可信其在部分地區實際行施。唐制，庶人身死家貧，或流徙他業田，樂遷（自願）就寬鄉，並聽出賣口分田。堪作住宅、邸店、碾磨土地，即使不是樂遷也聽私賣。土地出賣以後，不得再請受田。這分明買地主兼併貧民，而且狹鄉地價總比寬鄉高，勢必迫使貧民流向寬鄉。雖規定買地人佔地不得超越定制，顯然止是一種虛文。

租庸調——武德七年定租庸調法。租是每丁歲納租粟二石或稻三斛。調是每戶納絹二匹（每匹寬一尺八寸，長四丈），綾、紗（紬）各二丈，綿三兩。如納布加五分之一，並輸麻三斤。庸是每丁歲役二十日有閏加二日，不能應役的，納絹每日三尺。

唐循元魏以來舊制，但有重要的改革。第一，舊制奴婢依良丁受田，繳納租賦，唐制不給奴婢土地，也不課稅，奴婢的剩餘勞動，全歸奴婢主專有。第二，舊制婦人受田僅得男子的半數，有妻人負擔却比無妻人（半牀租）加倍（一牀租），

這種制度，迫使貧民寧願作鰥夫，不敢娶妻。唐制婦人不受田不課稅，與丈夫共同勞動，加強男子的耕作效率，對人口增殖，有很大意義。

官吏——唐制文武京官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依次遞減到九品，得田二頃。外官也按品分給職分田。

到了開元二十一年，一品官以下多至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多至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寵臣王毛仲生兒三日，賜五品官，毛仲不滿意，說這小兒難道不堪給三品官。宮中宦官三千餘人，多封三品將軍。京城附近田園，三分之一以上被宦官佔有。開元二十五年，定文武勳（勳位）官永業田制度，親王一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下至雲騎尉（正七品）武騎尉（從七品）也各受田六十畝。散官（非職事官）五品以上與職事官同例給田。永業田得傳授子孫，不再收回。官吏獲得大量土地，也就是人民的土地大量被侵奪。

府兵——府兵是一種徵兵制，全國男丁，每年服兵役若干月。太宗分全國爲十道，置軍府六百三十四，關中有府二百六十一，佔總數三分之一強。府分三等，上

等府統兵千二百人，中等千人，下等八百人。每府自都尉至隊正，共置官六十九人。民年二十充兵役，六十免役。兵丁每年輪番去京師當宿衛，兵部依道路遠近給番。五百里以內五個月輪到值番上宿衛一個月，稱爲五番，千里七番，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二千里以外一律十二番。每一丁男，一年平均耗損耕作時間兩三個月。兵士所用服裝器械糧食，都得自備，更是苛刻的負擔。農民既要自費當兵，本家雜徭，仍不能免，生活非常窮困，不得不逃匿避役。開元時代，府兵已成空名。玄宗改府兵制爲彊騎制，招募九等戶或八等戶身高五尺七寸的壯丁，充當宿衛兵士，數凡十二萬。一年六番，免除苛雜役使。邊地戍兵也改爲募兵制。從此兵農分業，統治者無限擴大軍額，農民又必須擔負養兵的義務。

商業——貞觀時，各官司置公廩本錢，每司設令史九人，號稱捉錢令史。五萬本錢，交富商大戶經營，每月收息錢四千文，就是說，一年收百分之百的利息。經營官本的富人得免除徭役，貧戶欠債破產，一生還不完。開元時收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交富商大戶放債，按月收息，供官吏用費。

廣州是對外貿易的中心。唐朝凡到廣州做官的，無不貪贓致巨富。揚州是國內商業的中心，中外商賈往來如織，中唐以後，更趨繁盛。

錢幣——隋末錢幣輕小，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

工業——工部掌管全國工匠，按州縣組成工團。五人爲火，五火置長一人。工匠必須有專門技巧，每年輪番應役，每日受傭資絹三尺。工匠有一定的名額，也有特定的地位，有闕額，先補工巧業作人的子弟，補工匠後，不得改做諸色（別種行業）。還有一種更專門的工匠，終身在官立工業部門工作。如少府監總管中尙、左尙、右尙、織染、掌冶五署及諸冶、鑄錢、互市等監。少府招請傳家巧技的工師，教工人各種技術，細鑲工四年，車工樂器工三年，刀稍工二年，矢鏃竹漆工一年，冠冕弁幘工九月，每年季考四次，大考一次。製成物品刻工人姓名。

戶口——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

民戶百戶爲里，五里爲家，四家爲鄰，四鄰爲保。每里設正一人，城居稱坊，有坊正一人，野居稱村，有村正一人。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村滿十家，附入大村，不別置村正。估量民戶資產等第，定爲九等。每年造計賬，三年造戶籍。戶籍分課戶、不課戶兩種，凡九品以上官，貴官的親族，學校學生，鰥寡廢疾奴婢部曲客都免課役，稱不課戶。戶內有課口，稱課戶。不課戶的增加，也就是課戶負擔的增加，所以貧民逃亡隱漏，避免徭役，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或此地檢查，急轉他境，暫時容身。

貞觀十六年詔天下括浮遊無籍人，限明年末登記完畢。當時民戶不滿三百萬，自洛陽到山東，本是人口密集的地區，隋末亂後，人煙稀少，荒草彌望，使太宗不敢往泰山封禪（祭天），怕被四夷會長看出內地的空虛。高宗永徽元年，戶部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通天下戶三百八十萬。中宗神龍元年，得戶六百一十五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玄宗天寶十四年，得戶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內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零八。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

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

第二節 初唐的政治

隋末羣雄割據，洛陽有李密、王世充，河北有竇建德，隴西有薛舉、薛仁果，河西有李軌，河東有劉武周，江陵有蕭銑，江淮有杜伏威、李子通、沈法興、輔公祏，山東有劉黑闥。李世民智勇出羣，戰無不勝，武德七年，削平羣雄，全國統一。世民建立大功業，應該繼承帝位，高祖却想傳位給長子李建成。世民與兄建成、弟元吉猜忌互爭，武德九年，世民殺建成、元吉，高祖不得已禪位給世民，這就是歷史上著名英武的唐太宗。

太宗受禪，改元貞觀。他在位二十三年。創造兩漢以後最大的王朝。貞觀政治，在封建時代，一般稱爲唯一的模範。

科舉——魏晉南北朝行九品中正制，少數士族把持政權，妨礙一般地主參加政權以及皇帝用人的自由。隋改用明經進士等科取士，使許多地主有參加政權的機

會，略微限制一下貴族把持政權，更加强了皇帝的權力。唐承隋制，尤重進士科。太宗曾登宮門見新進士試畢魚貫出門，喜悅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了！』明經及第較易，進士最難，唐人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諺語。趙嘏詩：『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貞觀以後，宰相大臣，多從進士科出身。進士試詩賦，所以唐朝詩人特別多。

學校——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時常親到國子監（大學）聽學官講書。學生能明一大經以上，都給官做。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人。四方學者雲集京師。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各遣子弟入學聽講。學生總數多至八千餘人。國子監傳播文化給四鄰各國，高麗日本接受得最多。

士族——北朝崔盧李鄭諸族，自矜門第，不與他族通婚姻。較卑族姓得娶高門女，認爲莫大榮幸。議婚時男家獻納厚幣，稱爲陪門財。太宗命高士廉等廣搜天下譜牒，考核真僞，撰氏族志。士廉仍推崔族第一。太宗說，劉邦、蕭何、曹參都出身庶民，起爲帝王將相，世族何足貴。命士廉重修，依唐官吏品秩爲高下，皇族第

一，外戚第二，降崔族第三。氏族分九等，凡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頒示天下。士卒積軍功升官到五品，也得參與土流，稱爲勳格。土族制到唐朝漸趨於崩潰，到宋朝科舉制度完全代替了土族制度。

納諫——封建社會不容發生民主制度，皇帝能納諫，就算難得的賢主。太宗常對羣臣說，你們應該不惜苦諫，糾正我的錯誤。魏徵屢次犯顏直諫，他總是虛心聽從。

高宗死，子中宗繼位。太后武曌廢中宗自立，改國號爲周。這是中國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二十二年，所謂政治，止有殘酷的特務政治。她懷疑全國人厭惡她，獎勵告密，告密人往往得五品官。她重用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元禮做游擊將軍，興做秋官（刑部）侍郎，俊臣做御史中丞，各畜無賴數百人，專做告密工作。要陷害人，令數處同時告發，事狀如一，無法自辯。訊囚酷法有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著卽承、失魂膽、實同反、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求卽死十樣大枷；又有鳳凰灑翅、驢駒拔橛、仙人獻果、玉女登梯等名目；又或倒懸人身，頭

挂巨石；或用熱醋灌鼻；或用鐵圈束頭，釘入木楔，腦裂髓出；或用竹籤刺入指甲；或不給飲食，連夜問訊，搖撼身體，不許合眼；殺人先用木丸塞口，免得在刑場大罵。當時告密和屠殺，成爲政治的主體，前後殺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刺史郎官以下，不可勝數。每新任一官，宮婢私笑道，枉死鬼又來了。果然不到一月，犯了罪，身死族滅。後來周興也被人告密，武后令來俊臣訊問。俊臣問興，囚犯不承，當用何法。興說，那很容易。取大甕四面燒炭，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如法佈置，起立道，奉旨訊兄，請兄入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流竄嶺南，路上被仇家殺死。俊臣也被人告密，斬首。仇家爭割俊臣肉生吃，挖眼珠，剝面皮，刮胸腹，掏心肝，頃刻踢成泥漿。

武后別一醜行是縱容男寵，污亂政治。她先愛洛陽市賣藥人馮小寶，爲入宮便利，度他做僧，名薛懷義。懷義却厭入宮中，多居白馬寺，聚徒橫行。武后怒殺懷義，別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二張年少美姿容，善音樂，愛幸無比。她又多選美少年入宮，稱爲奉宸內供奉。二張的幼弟張昌儀做洛陽令（武后居洛陽），某次上早

朝，有姓薛士人馬前獻履歷及黃金五十兩，請求做官。昌儀到朝堂，取履歷授吏部侍郎張錫。數日後錫遺失履歷，去問昌儀，昌儀罵道，胡塗人，我那裏記得，凡姓薛人都給官做就是。張錫恐懼，趕快給六十餘姓薛的人做官。昌儀如此，二張的驕侈無道，不言可知。

武后病，張柬之等率兵入宮，斬二張，遷武后入上陽宮，復立中宗做唐帝。皇后韋氏與武三思淫亂，朋比作惡。三思用宗楚客等五人當爪牙，號稱五狗。中宗愛女安樂公主與韋后謀重演武后故事，進毒餅害死中宗。皇弟李旦的兒子李隆基殺韋后母女，立旦爲帝。旦禪位給隆基，這就是唐朝人把他與太宗並稱的唐玄宗。

玄宗即位，年號開元。他用姚崇宋璟做宰相，賦役比較寬緩，刑罰也還清平，當時海內富庶，戶口逐年增加，行旅不持兵器。所謂『太平時代』，受益最大的是官吏，生活最苦的還是農民和工人。

第三節 初唐的對外用兵

突厥——突厥始畢可汗時，國力强盛，高祖起兵取長安，怕突厥攻襲晉陽，忍辱對突厥稱臣。始畢死，頡利可汗立。頡利連年大舉入寇，高祖甚至想焚毀長安，遷都避難。太宗即位，每日親率將士數百人在宮中習射，準備擊滅突厥。頡利用兵不息，資財匱乏，向諸部重斂，諸部怨叛。東部突厥突利可汗受頡利壓迫降唐。鐵勒族的薛延陀、拔野古、僕固、同羅等部及突厥諸部酋長也相率降唐，頡利益衰弱不振。貞觀三年，李靖率李世勣、柴紹、薛萬徹合兵十餘萬分路出擊，大破頡利兵。四年，生擒頡利可汗，斬首一萬餘，俘男女二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大漠以南，全爲唐有。

鐵勒——突厥强盛時，鐵勒諸部散居漠北，有薛延陀、回紇、同羅、僕固、契苾等十五部，薛延陀最强大。貞觀二年，薛延陀推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太宗正圖突厥，遣使封夷男爲眞珠可汗。夷男大喜，入唐貢獻。突厥亡後，北方空虛，

眞珠率部落南遷，有兵二十餘萬。眞珠使二子分主南北部，太宗封二子都做小可汗，外示優崇，實際是分裂薛延陀。又立突厥降人李思摩爲俟利苾可汗，使渡河居突厥故地。

十六年，眞珠遣使來請婚，獻馬三千匹，貂皮三萬八千張，馬腦鏡一面。太宗允許嫁女給他。眞珠大喜，使姪突利設來納聘禮：馬五萬匹，牛、駱駝一萬頭，羊十萬口。太宗大會羣臣，厚賞突利設，表示和親已定，又下詔親送公主到靈州（寧夏靈武縣），令眞珠來親迎並會見皇帝，同時發使三路收受眞珠所獻雜畜。薛延陀本無庫藏，眞珠嚴厲搜括諸部，往返遙遠，牛馬耗損。太宗藉口眞珠聘禮未備，失期不來，下詔絕婚，追回三路收禮使。太宗知道薛延陀新立大會長，勢力還沒有鞏固，所以力求通婚唐朝，借勢威服諸部。這次通婚不成，同羅、僕固、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一定要反叛薛延陀。果然，眞珠死後，子多彌可汗立，回紇、僕固、同羅等部大敗多彌。二十年，大將李道宗、阿史那社爾、薛萬徹、執失思力、張儉、契苾何力率兵分路出擊。多彌驚逃，回紇攻殺多彌。李世勣招撫鐵勒餘部，

回紇、拔野古、同羅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尊唐天子爲天可汗。

西突厥——高宗顯慶元年，葱嶺道行軍總管程咬金大破西突厥，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西突厥屬部），斬首三萬餘級。二年，伊麗道行軍總管蘇定方大破西突厥，俘沙鉢羅可汗。高宗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督府，封降人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汗。西突厥時叛時降，不爲中國大害。

龜茲——高宗時龜茲內亂，唐滅龜茲，置龜茲都督府。

高昌——高宗王麴文泰遏絕西域諸國入唐朝貢道路。貞觀十三年，太宗命大將侯君集、薛萬均伐高昌。十四年，文泰死，子智盛兵敗降唐。唐略地得二十二城，戶八千餘，口一萬七千七百，置西都護府，留兵鎮守。

吐谷渾——貞觀八年，令吐谷渾（青海）伏允可汗入朝，伏允託病不來。太宗命大將段志玄進討，吐谷渾遠遁。又遣大將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等擊吐谷渾。唐兵深入，沙漠中缺水，刺馬血解渴，襲破伏允，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頭，伏允被殺。唐立慕容順爲西平郡王。

吐蕃——吐蕃在吐谷渾西南，有兵數十萬，未曾通中國。太宗時贊普（酋長）弄讚有勇略，四鄰畏服。貞觀八年，太宗謀大舉攻吐谷渾，使馮德遄往吐蕃撫慰。弄讚遣使隨馮德遄入貢求通婚，獻黃金五千兩，珍玩數百件。十五年，命禮部尚書李道宗送文成公主至吐蕃。弄讚大喜，模倣中國衣服儀飾，禁止本國鄙俗，遣子弟來長安學詩書，高宗封弄讚爲西海郡王。弄讚死，宰相祿東贊執國政，吐蕃益強。高宗末年，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大戰青海上，唐兵大敗。吐蕃盡據羊同、黨項及諸羌土地。東接涼、松、茂、嶺（音髓）等州，南鄰天竺，西陷龜茲、疎勒，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成爲唐朝西方強敵。玄宗時吐蕃連年入寇，玄宗創防秋制，每年用十幾萬兵力防禦吐蕃。

高麗——貞觀十六年，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殺高麗王，自稱莫離支（軍民總管）。唐屬國新羅上書稱百濟與高麗連兵來攻，請求援救。太宗決心東征，造糧船四百艘。十八年，命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四萬，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步騎六萬趨遼東，海陸合勢前進。

這次戰爭，凡拔城十，徙高麗戶中國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唐戰士死二千人，戰馬十死七八。

二十一年，太宗又想伐高麗。衆議高麗依山築城，攻取不易。前次大軍東征，高麗人不得耕種，奪得城邑，收沒積穀，又遭旱災，民大半之食，今若屢遣偏師，輪番入境騷擾，使高麗疲於奔命，荒棄農作，幾年以後，千里蕭條，人心離散，鵬綠江北可不戰而取。太宗聽從這個計謀，命大將牛進達將海軍萬餘人，李世勣將精兵三千人分路侵高麗。高麗窮困，遣太子入朝謝罪。高宗繼續太宗的遺策，厚結新羅國，連年出兵。顯慶五年，大將蘇定方率水陸軍十萬，聯合新羅國攻百濟。百濟大敗滅亡。百濟既滅，高麗勢孤，高宗命大將契苾何力、蘇定方、劉伯英、程名振、劉仁軌分路進擊。次年，契苾何力大破鵬綠江守將泉男生（蓋蘇文長子），斬首三萬餘級。倭國（日本）舉兵救百濟餘衆，龍朔三年，孫仁師大破百濟餘衆及倭軍，拔周留城。仁師率陸軍，劉仁軌率海軍，遇倭軍白江口，四戰四捷，焚毀倭船四百艘，煙焰衝天，海水變赤。倭軍殲滅，百濟王扶餘豐單身奔高麗，百濟盡平。

高宗乾封元年，蓋蘇文死。子男生、男建、男產爭權互攻，男生使子獻誠入朝求援，高宗命李世勣率龐同善、契苾何力、薛仁貴等擊高麗，獻誠做嚮導，大破高麗軍，斬首五萬餘級。薛仁貴勇冠三軍，殺高麗數萬人。總章元年，泉男建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世勣戰大敗，死傷三萬餘人。九月，李世勣拔平壤城，高麗王遣泉男產率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降唐。高麗悉平。唐分高麗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任薛仁貴爲安東都護，率兵二萬駐平壤鎮守。

自貞觀十八年開始征東，到高宗總章元年滅高麗，凡經二十五年。

貞觀二十二年，王玄策奉太宗命到天竺（印度），招諸國入唐朝貢。中天竺王阿羅那順兵最強，臣屬四天竺，發兵攻玄策，擒玄策部下三十餘人。玄策脫身逃到吐蕃西境，徵吐蕃兵一千二百人，泥婆羅兵七千餘人，進攻中天竺都城茶罽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中天竺兵，阿羅那順棄城逃走，收餘衆再戰，又大敗。玄策擒阿羅那順及其妻子，虜男女一萬二千人。天竺震動，降城邑村落五百八十餘處。

第四節 中唐的經濟狀況（上）

從玄宗天寶元年到憲宗元和十五年，凡七十九年。在這個時期中，因政治上的腐朽虛弱，引起中央政權（朝廷）與地方政權（藩鎮）間長期的戰爭。各個政權盡量向人民榨取財物，黃河流域遭受極大的破壞，全國經濟重心，轉移到江淮流域。中央政權依靠江淮的物力，雖然長安屢次陷落，政權終得免於崩潰。憲宗時代，居然削平藩鎮，獲得暫時的有限度的統一。黃河流域經濟逐步衰頹，江淮流域逐步發展，中唐正是轉變的關鍵。

變造——天寶初年，倉庫積藏粟帛無數。韋堅奏請將江淮各州縣租米及義倉存粟變價購買各地輕貨輸送京師。堅又引漕水到宮苑東望春樓下，漕船數百艘直達樓下。漕船所載輕貨，如廣陵郡（江蘇江都縣）船載錦鏡、銅器、海味，丹陽郡（江蘇丹徒縣）船載綾衫，晉陵郡（江蘇武進縣）船載綾繡，會稽郡（浙江紹興縣）船載銅器、羅、吳綾、絳紗，南海郡（廣東番禺縣）船載玳瑁、真珠、象牙、沈香，豫章

郡（江西南昌縣）船載名盜酒器、茶釜、茶樽、茶碗。宣城郡（安徽宣城縣）船載空青石、紙、筆、黃連，始安郡（廣西桂林縣）船載蕉葛、蝟蛇膽、翡翠。凡數十郡駕船人，一律南方裝束，大笠，寬袖衫，芒鞋。玄宗坐樓上受獻。楊國忠擴大變造法，奏請全國各州縣正倉、義倉（備水旱災）藏粟及丁租、地稅，都變價改買輕貨布帛。變造法使輕貨大量流入京師。對工商業和貴族浪費，非常有利，可是倉米既空，官祿兵糧，就地向人民徵購，名爲和糴，實際止是強奪，並不給錢。高力士對玄宗說，『和糴不停，卽四方之利，不出公門（官吏擅利），天下之人，盡無私蓄』。農民繳納租米，官吏變作輕貨。再借和糴名義向農民取米。這就是變造法的『妙處』所在。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攻破長安，玄宗逃往四川，太子李亨（肅宗）逃往靈武，自立爲皇帝。第五琦入蜀見玄宗說：『當今用兵，財賦最關緊急，財賦產生，江淮居最多數，請給臣一官，可使軍費充足』。玄宗喜悅，任琦爲江淮租庸使。琦收江淮租庸買輕貨，經長江漢水至洋州（陝西洋縣），陸運至扶風助軍。江陵成轉

運中樞，租賦堆積如山。肅宗終能戰勝安史，收復兩京，全賴江淮的財賦。當時掠奪江淮人民，不問是否欠租，止要家有粟帛，官派差役圍宅搜索，或平分所有，或十取八九，號稱白著（無故取財物，猶俗言落空）。稍有違抗，捕送牢獄受重刑。民間唱白著歌道：『上元（肅宗年號）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憲宗元和初年，土地大半被藩鎮割據，朝廷每歲賦稅，全從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徵取，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養兵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加一，大率二戶養一兵。至於水旱災荒，額外調發，不在數內。

權鹽法——唐有鹽池十八，鹽井六百四十，沿海州郡多設鹽場，第五琦做鹽鐵使，始變鹽法，就山海井竈置監院。舊鹽戶及製鹽游民稱爲亭戶，免除雜徭役，使專事產鹽。嚴禁私製私賣。前時鹽價每斗十錢，琦加價一百，每斗賣錢一百一十文。代宗用劉晏理財，專用權鹽法。起初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後來增至六百餘萬緡。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緡，成本比海鹽昂貴。晏收亭戶所產鹽，轉賣給商人，

任其自由販運，罷各州縣賣鹽官。海鹽價賤，產量激增，遠過西北池鹽。代宗初年，朝廷歲入不過四百萬緡，末年，增至一千二百萬緡，鹽利佔半數以上。揚州是海鹽集中地，也是鹽鐵轉運使的巡院所在地，因此成爲全國最富庶的都市。唐人稱揚一益（蜀）二。揚州產海鹽，富庶居第一位，蜀產井鹽，居第二位。德宗時鹽價每斗增至三百七十文，江淮豪商操縱逐利，市價或增一倍，人民經常淡食。怨苦欲死。

兩稅法——德宗用楊炎議，改租庸調爲兩稅法。初唐賦斂，稱爲租庸調。有田出租，有丁出庸，有戶出調。天寶末年，戶籍法廢壞，戶口數目不實。肅宗以來，內戰劇烈，橫征暴斂，急似星火，貧民不勝窮困，只得棄家逃徙爲浮戶，土著百無四五。楊炎建議行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需上供及地方費用，量出制入，按人民丁數及財產定等第高下，分兩次收稅，夏稅不得過六月，秋稅不得過十一月。不問主戶客戶，依現居地爲斷，不問中丁（十八歲以上）成丁（二十三歲以上）依貧富爲差。商賈居地不定，依所在州縣納稅三十分之一，（當年增爲十分取一）。租庸

調及雜徭，悉數革除，田畝稅依代宗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由納稅人民均攤。天寶以來，自由兼併代替均田制，所以租庸調法不得不改爲兩稅制。

第五節 中唐的經濟狀況（下）

青苗錢——代宗廣德二年，創行青苗錢，供百官俸料。有苗田每畝收稅十五文，又徵地頭錢每畝二十五文。

借富商錢——德宗建中三年，每月軍費百餘萬緡，府庫不能供，下詔借富商錢，朝廷原議以爲天下財貨盡聚富商家中，凡資產超過一萬緡，可借其餘充軍用。借一二十家，可支數年的軍費。後來大索長安市中商賈所有貨物田宅奴婢，估價僅值八十八萬貫，又搜括櫥櫃（典當），所有錢帛粟麥，都四分借一。封閉櫥（藏布帛）窖（藏粟麥）不得擅移。商人怨怒，罷市反抗。計共借得二百餘萬緡，遠不及預計可得五百萬貫那樣大。

間架稅與除陌錢——德宗借富商錢不能完全成功，改行兩種新稅。間架稅是每

屋兩架爲一間，上等屋每間稅錢二千文，中等稅一千，下等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密人錢五十緡。除陌錢是公私付款及買賣，每緡官扣取五十錢，用貨物相交換，折錢照扣。敢隱錢一百，杖六十，罰二千文，賞告密人十緡。賞錢都由被告發人付給。借富商錢及間架除陌二稅，不利城市中富商大賈，因而激起罷市風潮。涇原節度使姚令言部下五千人乘機在長安兵變，大呼道，你們不要恐慌，不奪你們商貨櫥櫃了，不稅你們間架除陌了。

貨幣——憲宗時始有飛錢，俗稱爲便換。商賈至京師，納錢諸路進奏院（駐京辦事處）及諸軍諸使富家，自己輕裝到外路貿易，就官府合契券取錢。朝廷想收飛錢的利益，禁止進奏院等私相授受，令商人向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收匯免費百錢，後又改爲照數付錢，不收匯費。

額外剝削——德宗專力聚斂，獎勵藩鎮及州縣官用各種苛法剝削百姓。從節度使起，下至判官幕僚，大小官吏，爭獻進奉錢，私留大部分，貢獻止十中一二，美其名曰月進日進，通稱爲進奉。德宗依進奉多少，賞賜官爵。又使宦官率白望（在市

上賒望，白取貨物不給本價）數百人，在東西兩市訛詐貨物，稱爲宮市。憲宗時內外官吏爭獻進奉錢，有所謂助軍、賀禮、助賞等名目。這種皇帝私人收入，存儲內庫，委宦官管理。代宗時大盈庫用宦官三百餘人，想見積累的豐富。

天寶以來，內戰不絕，擁護朝廷的武將，都成爲功臣。其中聲名最好的如郭子儀，月得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可計數，庫中珍寶山積，奴僕三千人，自黃峯嶺到河池關，中間百餘里，都是子儀家的田地。

官吏經常一萬人左右。初唐一品官月俸不過三萬錢，職田祿米不過一千斛。中唐大官月俸至九十萬錢，州不分大小，刺史（州官）月俸十萬錢。月俸以外，貪污尤甚，代宗沒收宰相元載家產，單是胡椒，多至八百石。憲宗沒收堂後主書（小官）滑 煥家產，值數千萬錢。

天寶時，貴戚第宅，極盡奢麗，初唐功臣李靖家廟，止配作楊氏馬廐。安史亂後，大臣將帥，競造第宅，比天寶更奢麗，當時稱爲木妖。憲宗時宣武軍（河南開封縣）節度使韓弘入朝，獻馬三千匹，絹五千匹，雜緡（帛）三萬匹，金銀器千

件。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緇三萬匹，銀器二百七十件。宣武庫廩還存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

宦官奉令出使外州縣，公然行文求賄賂，與徵取賦稅同算合法。每出使必飽載回來。外官不厚贈宦官，反被指爲不敬皇帝。

玄宗時，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僞造『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等功勞，得入朝做宰相。邊將效法牛仙客，強令戍卒繳出隨身財物，寄藏軍庫，白晝服非人的苦役，夜縛入地牢，想法使戍卒病死，財物沒收入官。戍卒得生還家鄉，十中不到二三。

代宗時獨孤及秦稱：『天寶以來，兵亂已十年，人民生產破敗，衣食空乏。擁兵將帥第宅連街道，奴婢厭酒肉。貧人瘦餓服役，剝膚敲髓。官亂職廢，將驕兵暴，綱紀毀壞，如沸粥亂麻，長安城中，白晝掠奪，人民含冤，無處申訴。』這是中唐內戰初期的情況。

憲宗時李吉甫奏稱：『天寶以來，國家養兵八十餘萬，其餘官吏商賈僧道不耕

而食的佔人口十分之五六，強制三個勞筋苦骨的農民，供養七個待衣坐食的游手。」這是中唐長期內戰的結果。

中唐農民破產了，工商業尤其是商業却很大的發展着。

第六節 中唐的政治（上）

中唐是許多矛盾爆發的時代。中央與地方間的內戰，華族與外族間的侵奪，宦官與朝官間的排擠，朝官間的分黨互爭，唐朝在這些矛盾中——主要是中央與地方矛盾中衰落了。

一 內 戰

安史之亂——玄宗天寶時代，政治腐朽，君臣歌舞昇平（？），以為內地無須有兵，禁止民間私藏兵器，子弟當武官，父兄認為可恥，宰相李林甫對玄宗說，邊將最好用胡人，胡人地位卑賤，感激朝廷待遇優厚，定能出死力報恩。玄宗從之，

諸道節度使多改用胡人。范陽（節度使駐河北大興縣）、平盧（駐河北昌黎縣）、河東（駐山西太原縣）節度使安祿山（父胡人母突厥人）。河西（駐甘肅武威縣）、朔方（駐寧夏靈武縣）節度使安思順（胡人）。隴右（駐青海樂都縣）節度使哥舒翰（父突厥人母胡人）。安西（駐新疆庫車縣）節度使高仙芝（高麗人）。四人掌握邊兵四十二萬，安祿山一人獨得十八萬，兵力最強。

祿山見玄宗昏淫，內地又不設武備，暗中佈置叛變。孔目官（總管諸事）嚴莊，掌書記（管文書）高尚想做大官，悉心替祿山籌劃，用番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天寶十四年八月，祿山發所部兵及同羅、契丹、奚、室韋各部凡十五萬號稱二十萬據范陽反。祿山兵南下，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官吏多開門迎降。十二月，祿山攻滎陽，郡守崔無誡率士卒守城，聞鼓角聲，士卒自墜城下，紛紛如落葉。祿山進陷洛陽，玄宗大懼，令哥舒翰守潼關。

次年（肅宗至德元年）五月，哥舒翰大敗，潼關陷。玄宗率楊貴妃姊妹、楊國忠及皇子皇孫親近宦官宮女逃出長安。至馬嵬驛（陝西興平縣），隨從衛軍殺楊國

忠，又逼玄宗殺貴妃，擁玄宗入蜀。太子李亨逃往靈武（朔方節度使駐在地），即皇帝位（肅宗），號召軍民討叛。

安祿山入長安，大掠財物，屠殺民衆，各州郡人民起兵殺賊，援助唐兵，關中及黃河南北變成混戰的地區。魯吳守南陽（河南南陽縣）城中食盡，一鼠值錢四百文，張巡、許遠守睢陽（河南商邱縣）殺侍妾食將士。戰爭中死傷慘重可見。至德二年，祿山被長子安慶緒殺死。天下兵馬元帥李俶（即李豫）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援兵共十五萬攻長安，大破慶緒軍。又進擊洛陽，慶緒逃河北鄴城。

安慶緒兵敗，祿山舊將史思明（突厥人）降唐，封范陽節度使。乾元元年，史思明據魏州（河北大名縣）反，與安慶緒遙爲聲援。郭子儀李光弼等九節度使將步騎二十萬圍鄴（河南臨漳縣），城中一鼠值錢四千文，洩牆土中碎麥稈及馬糞餵馬。九節度不設統帥，上下解體，攻城不能克。史思明引大軍來援，唐兵大潰，逃歸洛陽。史思明殺慶緒，自稱大燕皇帝。

肅宗命李光弼代郭子儀爲兵馬元帥。光弼治軍嚴整，隊伍堅重，引兵退保河陽（河南孟縣）。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出屯白馬寺南，築月城（兩頭接河，形如半月）拒光弼。思明舉全力攻河陽，光弼率諸將死戰，大破思明軍。光弼與思明相持久不決。史思明長子史朝義殺思明自立，兵勢稍弱。肅宗急於收復失地，借回紇兵攻破洛陽。回紇洗劫洛陽、鄭（河南鄭縣）、汴（河南開封縣）、汝（河南臨汝縣）等地，人民死亡以萬計，衣服被剝，多用紙蔽體，火燒數旬不滅。回紇送贓物到河陽城，堆積如山丘。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窮促自殺。

安史叛亂，起天寶十四年，迄廣德元年，凡九年。唐朝經這次大亂，統治力量大爲削弱，又加回紇吐蕃乘虛入寇，更不敢激起內變，破壞危局，對擁兵悍將，代宗以下諸帝，一貫採取姑息政策，止求名義上還承認朝廷，佔據土地，封賞官爵，厚給財物，都在所不計。廣德二年，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高麗人），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奚人，安史舊將），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安史舊將），相衛節度使薛嵩（安史舊將），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柳城胡人，安史舊將）互結婚姻，遙爲聲援，收集

安史餘衆，各擁勁卒數萬，練兵修城，任命文武官吏，扣留賦稅，不服朝廷命令，造成地方勢力與中央對抗。

諸鎮佔地廣大，兵馬強悍，對朝廷忽順忽叛。諸鎮間也離合不常，內部又自相殺奪，紛擾數十年，從沒有安靜的時候。憲宗時代，政治比較良好，利用江淮財賦，官爵美號，離間諸鎮，誘使互攻。平淮西後，弱小藩鎮，畏威歸順，形式上獲得全國的統一。可是藩鎮的基礎，並不會拔除，憲宗死後，諸鎮節度使依然擁兵割據。

第七節 中唐的政治（下）

二 外 患

初唐國內統一，對外侵略，闢地極廣。中唐國內分裂，外族乘機侵入，北西南三邊淪陷，朝廷無力恢復，甚至借外兵從事內戰，苟求勝利，在歷史上留着可恥的污點。唐初外族得娶唐公主，看作莫大榮寵，不惜竭財力充聘禮。中唐時，中國內

亂，希望邊境不生事，多嫁公主給外國，號稱和蕃公主。憲宗因嫁公主到回紇，需費五百萬緡，遣使去請緩期。華夷勢力升降，卽此可見一般。

回紇——回紇在唐初屬鐵勒部，建牙獨樂水上（圖拉河），開元天寶間，回紇漸盛，聯合十一部落，佔突厥故地。安祿山叛變，回紇懷仁可汗發精兵四千餘人入援。肅宗與回紇約定克服京城，土地士民歸唐有，金帛婦女給回紇。破洛陽後，回紇入府庫收金帛，大掠市井村坊，財物不可勝數。回紇人在長安驕橫殺人，官吏容忍，不敢懲治。每歲驅騶馬數萬匹賣給唐朝，一匹索價帛四十匹，死馬也得照價給帛。

吐蕃——吐蕃是中唐時代西方的勁敵，奪唐地最多。代宗時吐蕃三次入寇，都被郭子儀打退。德宗建中四年，朱泚據長安稱帝，唐朝請吐蕃出兵援助，允許成功後贈給伊（新疆哈密縣）、西（新疆吐魯番）、北庭（在吐魯番境）。泚死，吐蕃來求地，德宗準備割讓，宰相李泌力持異議，兩鎮幸免陷沒。

維州（四川汶川縣）據高山極頂，三面臨江，形勢險要，吐蕃密遣婦人嫁維州

管門人，二十年後，兒子長大，偷開城門，引吐蕃兵入城。自此吐蕃得專力寇掠長安，不怕四川牽制。

南詔——開元二十六年，封南詔酋長蒙歸義（原名皮邏閣）爲雲南王。唐邊將侵侮南詔，南詔叛唐，降附吐蕃。天寶時唐攻南詔，前後死傷二十餘萬人。雲南王閣羅鳳陷嶺州（四川西昌縣）獲西瀘（西昌縣西南）縣官鄭回。閣羅鳳尊回，使子鳳迦異、孫異牟尋、曾孫尋夢湊從回讀書。異牟尋嗣位，用回做宰相。回勸異牟尋叛吐蕃歸唐。唐得南詔，吐蕃才不敢深入攻唐。

三 官員爭權

宦官——玄宗寵任宦官高力士掌大權，四方表奏先呈力士，由他發遣。太子呼他爲兄，諸王公呼他爲翁，駙馬輩呼他爲爺，滿朝貴官沒有人不怕他。肅宗時設宦官將軍，又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大將郭子儀李光弼軍事計劃被朝恩牽制，屢遭失敗，郭李被責貶官，魚朝恩却始終受信任。代宗重用程元振，升魚朝恩做天下觀軍

容使，總管禁兵（神策軍）。各路都派宦官監軍，稱爲監軍使。德宗用白志貞掌禁兵，從此宦官掌握中央武力，在政治上造成鞏固的勢力。憲宗用吐突承曜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宦官統制中外諸將，專命征伐，權勢更盛。憲宗深信宦官是最可靠的家奴。元和十五年，宦官王守澄，陳弘志殺死憲宗，諸宦官共立太子李恆（穆宗）做皇帝。晚唐宦官專擅廢立大權，從此開始。

朋黨——順宗委任王伾，王叔文，蠲免民間各色負欠，正貢以外，罷免一切進奉錢，前時代所有害民政令，悉數廢除，大赦罪人，追回被德宗竄斥的賢臣陸贄、鄭餘慶、陽城，又用苑希朝，韓泰統京西神策軍，暗中奪宦官兵權。這些措施，在當時確是重要的政治革新。宦官和文武舊官僚，全力反對王伾，王叔文，說他們是朋黨。憲宗卽位，貶王伾，王叔文，賜叔文死。助叔文改革政治的柳宗元，劉禹錫等八人，同日貶遠州司馬，號稱八司馬。

所謂朋黨，就是宦官和朝臣的矛盾。八司馬事件，是宦官舊官僚和一部分新官

僚的矛盾。中唐政治上最後勝利者是宦官，因此造成晚唐的宦官政權。

第八節 晚唐的經濟狀況

自穆宗長慶元年至哀帝天祐四年凡八十七年。在這時期中，宦官獨佔政權，朝官分立朋黨，爭奪權位，藩鎮重新割據，統治階級對人民剝削，有加無已。依附統治階級的工商業，雖繼續發展，農民却普遍破產，不能生活下去，因而發生全國性的農民起義，迫使唐朝趨於潰滅。

商業——對外貿易北方主要是對突厥回紇吐蕃等國，用絲織品、茶葉交換馬匹、皮、毛；南方對海外各國用現金交換香料、象牙、珍玩等奢侈品。廣州爲對外貿易第一港口，特設市舶司經理商務。國內主要都市是揚州、開封、洛陽、長安，其次當推江陵，朝官多在江陵置莊僑居，有住戶三十萬。

劉晏領度支時，改民運漕米爲官運，用船二千艘，每船受米千石。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運米達河陰（河南滎澤縣）揚州設十所造船場，

製造漕船。據阿拉伯人蘇萊曼東遊筆記說，宣宗時中國海船特別巨大，波斯灣風浪險惡，止有中國船能航行無阻。阿拉伯東來貨物，都裝在中國船裏。

商業在唐朝，一直向上發展，據唐會要所記借貸官本的利息率，太宗時代年息百分之九十八，玄宗開元初年百分之八十四，開元末年，百分之六十，武宗時代，百分之四十八。經濟愈向上發展，利息率愈向下降落，這說明唐朝商業經濟是在逐漸發展中。不過官本止是借給富商豪強，窮人受重利盤剝，並沒有得到利率降低的好處。黃巢退出長安，昭宗修葺殘毀，有定州巨富俗號王酒胡，寓居長安，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昭宗重修安國寺，工畢，親到寺設齋，令大臣們扣新鐘，打一槌捨錢一千貫。王酒胡半醉進來，直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運錢十萬貫入寺。昭宗避亂華州，商賈跟去做買賣，兩年工夫，徵得商稅九百萬緡。這都說明唐末商業依然發達。熹宗想借富戶及胡商財產的半數，鹽鐵轉運使高駢說，天下盜賊蜂起，都是爲了飢寒，止有富戶和胡商還擁護朝廷，不要再激怒他們。外國商人在中國經營商業，有胡商、蕃賈、波斯商等名目，其中波斯商最富，唐人俗話說不相稱爲窮

波斯，足見波斯商沒有窮的。長安人蠻某開一旅店，專招待波斯商，每日獲錢一緡。

工業——工業有紡織、瓷器、製鹽、坑冶、造紙、印刷、造船等。紡織業主要是農村副業。初唐行租庸調法，農民繳納絹帛，稱爲戶調。中唐改行兩稅制，農民仍賴絹帛變錢繳稅。晚唐定州富豪（定州是唐朝紡織中心，有許多富豪）何明遠家有綾機五百張，似乎已有手工工廠的萌芽。文宗時夏侯孜着桂管布衫入朝，文宗也效孜着桂管布，滿朝官員都做效，桂管布價驟貴。桂管布卽木棉布，木棉紡織晚唐時開始發展起來。瓷器是豫章郡特產，開元時充貢品，多製飲茶器具，供貴族使用。坑冶業憲宗時每歲採銀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宣宗時，每歲採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一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坑冶業與貨幣流通額及佛教有密切關係，所以銀銅出產都增加一倍以上。煤在初唐，晉州（山西臨汾縣）一帶民間已用作燃料。江西、四川、皖南、浙東，都產紙進貢，宣州紙尤精美。印刷業晚唐時開

始，白居易、元稹詩刻板傳誦，流行甚廣。乾于泉作劉弘傳，雕印數千本，寄給朝士。除了上述各種專門工業，各州郡還有數量頗大的手藝工匠。文宗太和三年，南詔破成都，掠出男女百工數萬人。自此南詔工巧，與蜀地相等。

中唐創行各種賦稅，搜括民間財物，多數用作軍費。晚唐賦稅收入，多數供統治階級奢侈浪費。浪費不會有止境，因之人民窮困也沒有止境。最大浪費者當然是皇帝。

在整個統治階級殘酷剝削之下，人民生活陷入如下的慘境。

熹宗時翰林學士盧携奏稱去年關東旱災，自魏州（河南靈寶縣）東到海濱，麥才半收，秋稼毫無，冬菜極少，貧家磨蓬子做麵，收槐葉做菜，老弱人連這些也得不到。往年遇災，還能逃入鄰境，現在到處飢荒，只好困守等死。州縣官徵收上供及三司錢（戶部轉運鹽鐵稱三司）督催急迫，動加撻罰，人民拆屋斫樹，嫁妻賣子，僅够所由（催租吏卒）酒食費，舊欠依然不了。而且租稅以外，還有雜徭，朝廷如不設法，百姓實無生計。懇求暫時停徵，等到深春有野菜木芽，桑樹生椹，漸

有食料，再徵租稅。盧携這些哀求，朝廷沒有人理會他。

楊行密圍攻廣陵城（揚州），居民爭出珠玉金帛買食物，犀角帶一條，得米五升，錦被一條，得糠五升。城中糧竭，米一斗值錢五十緡。草根樹皮都吃完，製黏土餅充飢。人民大半餓死。兵士虜人依屠宰豬羊法割賣，殘骨鮮血滿路。楊行密破城後，城中遺民止數百家。瘦得不像人形。第一富庶的揚州，在戰亂中化為荒城。

第九節 晚唐的政治

中唐政治的中心問題是朝廷與藩鎮對立，朝廷佔優勢，獲得暫時的勝利，晚唐政治中心問題是朝廷政權分裂，皇帝廢立，權在宦官。朝官起初交結宦官，各結朋黨，互相排斥。繼而南北二司（朝官稱南司或南牙，宦官稱北司或北牙）仇怨極深，如水火不能相容。後來朝官交結藩鎮，與宦官鬥爭，藩鎮勢力強大，消滅宦官政權，唐朝也從此滅亡。

一 宦官

德宗猜忌功臣，使宦官掌管神策軍，兵是市井無賴，將是宦官私屬，出戰不足，內爭有餘。宦官成爲中央政權的保護人。憲宗末年，吐突承曜謀廢嫡（太子李恆）立庶（澧王李暉），別一派宦官王守澄，陳弘志殺憲宗，承曜、李暉，擁立穆宗。自此宦官成爲中央政權的把持人。晚唐九帝，除最後的哀帝是朱全忠所立而外，其他八帝，全依宦官意志得位。宦官自稱定策（立某人爲帝）國老（元勳），皇帝算是門生（進士考試及格對考試官自稱門生）。熹宗甚至稱宦官田令孜爲阿父。宦官政權覆滅，唐朝也就覆滅了。

二 朋黨

穆宗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元稹藉口科舉不公，驅逐中書舍人李宗閔出朝。自此德裕、宗閔各立朋黨，互相傾軋，凡四十年。

元稹交結宦官魏弘簡求得相位。稹不久因得罪宦官被逐。李逢吉交結王守澄得相位，出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穆宗用牛僧儒爲相，李德裕疑李逢吉引牛僧儒排斥自己，因此又有牛李的黨爭。

三 南北司門爭

宦官橫暴，有些皇帝也感覺到不快，想借朝官的助力奪回政權。宣宗曾與令狐綯謀殺宦官，密謀被發覺，南北司嫌忌更深。當時士大夫造成一種風氣，凡與宦官小有來往，大家就認爲恥辱，攆斥他不得齒士類。建州（福建建甌縣）進士葉京，曾參預宣武軍宴會，識監軍面，及第後在長安與同年出遊，路遇監軍，馬上相揖，大遭同類謗議。葉京終身不得志。懿宗時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清明節替宦官（唐時宦官多閩人）祭祖墓，宦官感激他，調升宦官欽觀察使，士大夫譏他爲敕使（宦官）墓戶。昭宗與崔胤謀去宦官。南北司各結藩鎮作外援，韓全誨結李茂貞，崔胤結朱全忠，結果南北司都被消滅。

四 科 舉

太宗定科舉制度。開元天寶時代專重進士科，貞元元和時代進士要得著名公卿替他揄揚，向知貢舉（考試官）推薦，才能及第。進士受恩感激，師生情誼極重。後來風氣愈壞，取捨全憑主試官私意。因之士人奔走營求，無所不爲。宇文翹有女年十四五，號稱國色，竇璠年過六十，有兄竇巨能助人登第，翹嫁女給璠，果得及第。皇甫鎮應試二十三次，馮藻應試三十次，終不成功。盧延讓應試三十五次，最後做些怪僻詩如『餓貓臨鼠穴，饑犬舐魚砧』『栗暴燒甕破，貓跳觸鼎翻』得達官賞識才及第。延讓道，我一生請謁公卿，不料得貓兒狗子的力量。這是何等怨憤的話。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最後出奇計，作婢僕詩五十首，如『不論秋菊與春花（婢女名），個個能曠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見閑物要些些』，大受貴家婢僕怒罵，昌符却得成名及第。貧寒文人不得仕進，多投奔藩鎮作謀士。朱全忠謀士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教全忠屠殺朝官三十餘人（多是科舉出身），投屍黃

河，說：這些人平常自稱清流，該投入黃河，使成濁流。

五 藩 鎮

憲宗削平藩鎮，死後一年——穆宗長慶元年，朱克融、王廷湊、史憲誠等又叛變割據。主要原因之一是朝廷認天下已經太平，令各軍裁減兵額。這種招募來的職業兵，多是流氓及破產農民，無家可歸，相率逃聚山澤做盜賊。朱克融、王廷湊起事。募集散兵，强悍敢戰。朝廷發兵十五萬人進攻，財竭力窮，毫無成就，不得已承認叛將的割據權。

玄宗用蕃將，因此中唐藩鎮多屬異族人。唐末藩鎮與農民起義同時發生，藩鎮出身多屬流氓無賴及販私鹽人。中唐以來，鹽禁極嚴，販私鹽人在反抗高壓中，養成强悍的性格，唐以後人民起義軍往往有販私鹽人參加。

中央政權因分裂而衰弱，財賦出產地江淮蜀又被割據，這是晚唐與中唐不同處，中唐還能維持政權，晚唐必然滅亡，原因就在這裏。

第十節 唐末農民大起義

懿宗咸通元年（八六〇），浙東起義軍首領裘甫攻陷象山（浙江象山縣），明州（浙江鄞縣）城門晝閉。裘甫有衆一百人，進攻剡縣（浙江嵊縣），唐軍大敗。甫破剡縣，募壯士得數千人，浙東騷動。當時浙東文武官吏，貪污腐敗，兵不滿三百，器械朽鈍，每戰必逃，貧民羣盜，四面蜂起，甫衆擴大到三萬，分三十二隊，大聚資糧，募工匠製造武器，威震中原。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朝廷起用前安南都護王式爲浙東觀察使進攻裘甫。招募充配江淮的回鶻吐蕃當騎兵，令各縣開倉賑濟貧民，屢敗裘甫，集全軍圍剡縣，甫守剡，三日中凡八十三戰，城中婦女編成女軍，上城用石塊擊唐軍，雖勇猛不畏死傷，終因衆寡不敵，裘甫敗死。

咸通四年，徐州民衆攻破州城，殺官吏。朝廷怕徐人强悍作亂，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廣西邕寧縣）防南蠻，分八百人戍桂州（廣西桂林縣）。起初約定三年一代，過了六年，咸通九年，還不讓歸還鄉里。戍桂軍士怨怒，將校許佶、趙可立等

原是徐州招安的大盜，率衆叛變，推糧料判官（軍需員）龐勛作首領，自動北歸。叛兵攻陷宿（安徽宿縣）、濠（安徽鳳陽縣）、泗（安徽盱眙縣北）、和（安徽和縣）、滁（安徽滁縣）等州。唐起大軍並令沙陀酋長朱邪赤心、吐谷渾、韃靼、契苾等部酋長各率衆攻龐勛。朱邪赤心率沙陀騎兵三千充前鋒，立功最多，賜姓名爲李國昌。咸通十年，龐勛敗死。

乾符二年（八七五），冤句（山東荷澤縣）人王仙芝、尙君長、尙讓等聚衆起義，攻陷濮州（山東濮縣）、曹州（山東曹縣）、鄆州（山東東平縣），衆至數萬。同縣人黃巢，與仙芝都是以販私鹽爲業。巢家富，性豪俠，喜救濟貧民，善擊劍騎射，頗通書傳，屢舉進士不第，聚衆數千人響應仙芝。仙芝巢合兵攻掠州縣，橫行山東，檄告天下，指斥官吏貪暴，賦斂苛重，刑罰不公，切中朝政的弊病。貧民爭先歸附，數月間，巢得衆數萬。

王仙芝黃巢起義，淮南、忠武（陳許等州）、宣武（宋亳穎等州）、義成（衛滑等州）、天平（鄆曹濮等州）五節度轄地人民紛紛響應，大部千餘人，小部數百

人。熹宗調發大軍進攻，命平盧節度使宋威爲招討草賊使。

乾符三年，黃巢與仙芝分軍自蘄州北上。五年，仙芝戰死，尙讓率仙芝餘衆歸巢。衆推巢爲王，號衝天大將軍，巢引兵渡江攻虔（江西贛縣）、吉（江西吉安縣）、饒（江西鄱陽縣）、信（江西上饒縣）等州，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餘里（自浙江衢縣到福建甌縣）入福建，破福州。六年，轉入廣東。攻破廣州城。

黃巢軍在嶺南，遭疫死亡極衆，定計北還。自桂州沿湘江歷衡（湖南衡陽縣）永（湖南零陵縣）、到潭州（湖南長沙縣）進攻襄陽，遭到大敗，與尙讓收兵渡江東走，攻鄂州（湖北武昌縣），轉攻饒、信、池（安徽貴池縣）、宣（安徽宣城縣）、歙（安徽歙縣）、杭（浙江杭縣）等十五州，衆又至二十萬。

熹宗廣明元年，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進至泗州，大破唐守軍，渡淮陷申州，攻潁、宋、徐、兗等州，轉入汝州境。衆號六十萬，破洛陽，唐留守劉允章率百官迎降，巢入城慰問居民，市井安靖如無事。

潼關左旁有谷可通行人，平時徵稅官禁人出入，稱爲禁谷。黃巢軍到關下，唐

軍以爲谷早經官禁，賊不能從禁谷來，無須設防。巢將尙讓，林言率前鋒由禁谷入關，夾擊潼關，唐軍大潰。

唐潰兵入京城，宦官田令孜挾熹宗逃往四川。潰兵及市民競取府庫中金帛。唐大將張直方率文武百官到灊橋迎黃巢，人民夾路聚觀，尙讓宣告民衆道，黃王起兵，本爲百姓，不像李家不愛你們。你們儘管放心安居。巢軍士見路旁窮人，爭投財物贈送。巢卽皇帝位，國號大齊，年號金統，殺唐宗室及大官，三品以上官停職，四品以下官仍守舊位。中和元年，有人在尙書省門上寫嘲笑詩，尙讓怒，殺城中能做詩人三千餘人，罰識字人充賤役。

唐勤王兵四面來會，巢大將朱溫降唐，授同華節度使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唐又召沙陀李克用（李國昌子）入援，克用將胡兵四萬渡河擊巢。中和三年，克用大破巢軍，諸軍繼進，巢力戰不勝，率衆由藍田逃入商山。唐兵進城，燒殺掠奪，長安居民及房屋，所存無幾。巢軍沿路遺棄輜重珍寶，唐軍爭拾，不急追逐。巢出商山入河南境，攻破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大敗請降。巢率兵攻陳州，刺史趙犍堅守不

下，巢縱兵攻掠洛、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四年，唐大將周岌、時溥、朱全忠屢敗不能支，共遣使向李克用求救，克用將兵五萬自河東來援，追巢至中牟，大敗巢軍，殺萬餘人，巢軍潰。尚讓投降時溥，別將葛從周等降朱全忠。巢率餘衆千人逃兗州。克用追至宛句，糧盡回汴求糧。

時溥遣尚讓等追黃巢至泰山狼虎谷，巢窮蹙對外甥林言說：『我本想討滅害國奸臣，革新朝政，現在無路可走了，你割我頭去求功吧。』林言不敢，巢自殺。言割巢頭並殺取巢兄弟妻子頭出山往投時溥，路遇唐軍，并斬林言頭獻給時溥。

黃巢失敗了，統治三百年的唐朝，却也被他摧毀了。

第三章 大分裂時代——五代十國

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

第一節 五代十國的經濟狀況

五代十國是唐末藩鎮割據互爭的繼續狀態。唐末南方受戰禍較北方爲少，士民避難南奔，關中人多往四川，淮南人多往江南。五代時南方戰禍也比較輕微，繼續吸引北方流民的遷入。南方軍閥除錢鏐用鄉兵，其餘所部將士，幾乎全是中原人，他們在割據地掌握政權，可能吸引大量宗族、鄉鄰前去投靠。南方人口增加，生產力也跟着上升。

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又是稅收的重要來源。五代時南方小國，大抵佔有產鹽地區。周世宗（柴榮）奪南唐江北諸州，割江爲界，南唐主李景失去鹽場，遣宰相

馮延巳獻犒軍銀十萬兩，絹十萬匹，錢十萬貫，茶五十萬斤，米麥二十萬石，請求賜給海陵（江蘇泰縣）鹽田。世宗不肯，止許每歲支撥軍用食鹽三十萬斛。南唐藉此募集士卒，維持殘局。足見鹽是構成每個經濟單位的主要條件。

茶是南方特產，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五代時湖南產茶最多。楚國主馬殷令民大量採茶，賣給北客，每年收稅甚巨。殷又在開封、襄陽（湖北襄陽縣）、唐（河南唐河縣），郢（湖北鍾祥縣）、復（湖北沔陽縣）等州設邸（棧行）賣茶，獲利十倍。

南平國不產鹽茶，它止靠南北交通中樞的江陵，勉強立國。它不僅對中原各國進貢稱臣，不敢失禮，以取得鹽的供給（唐每歲給鹽一萬三千石，周指定泰州運鹽給南平）。就對南漢、閩、蜀等小國主，也不惜屈身稱臣，以取得商業上不受禁阻。它沒有特產，在諸國中最為弱小。

南方農村副業的紡織業，一般是絹綾麻布，與中原略同。有些落後地區，如楚國用茶交換中原的絹帛，貿易上處在不利地位；後來令農民繳納絹帛代稅錢，紡織

業很快發展起來。唐時兩廣福建種植木棉，這是一種新富源的萌芽。

南方濱海國家，依舊進行國際貿易，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蕃商往來不絕。猛火油（煤油）的輸入（占城國出產），成爲水戰及攻城的利器。

南方諸小國的經濟基礎，大體是這樣。

中原地區的長期混戰及統治者的殘虐政治，這一些對經濟起着怎樣的破壞作用呢？

一 生產力的摧殘

軍士黥面制度——人是生產力最重要的因素，五代統治者對人的殘害，比前代更進一步。朱全忠強迫農民當兵，面上雕刻文字，記明軍號，軍士逃歸鄉里，定遭擒殺，唯一生路，是羣聚山谷爲盜。劉仁恭（盧龍節度使）調發境內十五歲以上七十歲以下男子當兵，平民面上刻『定霸都』（軍）三字，文士腕或臂上刻『一心事主』四字，共得二十萬人。朱全忠以後，直到宋朝，軍士黥面，成爲定制，農民一

入軍籍，永遠不能回復生產。前代兵士還可潰逃歸鄉，從事舊業，五代以後，軍士不當兵就當盜，成爲一個破壞社會的特殊階層。

二 人工的天災

唐昭宗乾寧三年，朱全忠決滑州黃河隄，分爲二河，東注曹、濮、鄆等州，散漫千餘里，阻李克用兵東進。自此黃河下游水災特重。照朱熹通鑑綱目記載，河決十六次，五代竟佔九次。人工造成耕地面積縮小，農作產量減少，人民流離失所，山東富庶地區，變爲貧瘠的災區。

三 租稅的苛暴

大抵五代租稅，正供以外，附徵農器錢（每畝一文半）、糶錢（每畝五文）、疋帛錢、鞋錢、地頭錢、蠶鹽錢及諸色折科。附徵以外，又加徵程草每束一文，絹緞布綾羅每疋十二文，鞋每雙一文，現錢每貫七文，絲綿紬縵麻皮每十兩加耗半

兩，糧食每石加耗二斗。加徵以外，省庫（中央庫）收納上列錢物時，又別徵現錢每貫二文，絲綿等每百兩加耗一兩，稗草每二十束加耗一束。舊制田稅每斛加徵二斗，稱爲雀鼠耗，新加二斗，稱爲省耗，舊制錢出入都用八十文爲陌，新改爲收入八十，支出七十七，稱爲省陌。

上都還算是正式稅收。此外地方官吏隨意科派，各色名目，更難稽考。趙在禮做歸德節度使，宋州人民苦極，在禮去職，人民歡喜相告道，眼中拔釘，何等痛快。不久在禮復職，徵管內每人錢一千文，稱爲拔釘錢。南唐國張崇守廬州，想各種方法刮錢，人民非常痛苦。後來張崇入朝，人民互相慶賀道，渠伊（他）也許不回來，不久崇回來，計口徵渠伊錢。第二次崇又入朝，人民不敢再說渠伊，彼此掙（摸）鬚相視微笑。崇回來，增科掙鬚錢。還有直接管理人民的縣官，五代輕視特甚。凡大官僚府佐最齷齪無用及昏老不堪驅使的人，才派充縣官。這些人貪求剝，醜態萬狀，當時優伶打諢，多用縣官做玩笑材料。自然，縣官的可笑，就是人民的可悲。

四 鹽法的嚴厲

中唐以來，鹽利佔歲入最重要部分。所以搜括方法，務求嚴密。官自煮自賣，立蠶鹽、食鹽兩種名目。

官賣必需依靠刑法，這種刑法自然是殘酷的。後唐定法，人民私自刮鑷煎鹽，不計斤兩多少，一概處死。不論食鹽、蠶鹽，不許一斤一兩進城，藉免私鹽混入，侵奪官利。犯鹽禁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遞增至十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杖脊二十處死刑，犯人家產莊田全數充公。所有搬運腳戶，經過店主，如知情不報，與犯人同罪。沿途門關津口檢查職官及諸色關連人等依失察辦罪。石晉以後，犯禁不論多少，一律處死。

五 商業的阻滯

五代時商業，一面捐稅苛重，各種商貨都有通過稅，茶從湖南到開封洛陽，路

上抽稅六七次以上，稅官私囊收入，一日抵得商賈幾個月的經營。商人繳納正稅和賄賂，無法謀利。一面朝廷屢下優待商旅，不得留難的詔令，說明商稅在國家收入中的重要。

六 工業的輕微進步

五代工業中瓷器業、印刷業確比唐朝進步。五代時越窰造秘色瓷進貢，臣民家不得使用。北方有柴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民間瓷器應用尤廣，唐朝和五代屢禁銅器。

唐末吳蜀兩地雕印雜書流行，字跡漫漶，不可盡辨。後唐長興三年。依宰相馮道議，令國子監校定九經，召集雕字匠人，刻板印賣。五經刻成費十六年，四經刻成費六年。後蜀孟昶廣政十六年，鏤印九經及文選（文選是進士科必讀書，所謂文選爛，秀才半）。

印板工業先從吳蜀民間開始，印書多是陰陽雜記（談迷信）占夢（談夢吉凶）

相宅（談住宅吉凶）九宮五緯（談星命）字書小學（兒童讀本）。

統治中原的五代經濟，大體是這樣。

第二節 統治中原的五個朝代

一 後梁（九〇七年至九一三年）

朱全忠本名溫，碭山縣（江蘇碭山縣）人，父朱誠是鄉塾教師，家極貧。誠死，溫隨母到蕭縣劉崇家當僱工，常被劉崇撻辱。黃巢起義，溫投巢軍當隊長，積功至同州防禦使。黃巢勢衰，溫叛變降唐，擊巢甚力，賜名全忠，得宣武軍節度使官號，全忠不僅勇猛善戰，而且善於玩弄冷酷無情的陰謀。他被黃巢軍困厄，求李克用援救，黃巢敗退，招克用入城宴會，誘使大醉，伏兵襲擊，克用幾乎被殺。秦宗權來攻，全忠求朱宣、朱瑾援救，大敗宗權。全忠尊朱宣爲長兄，暗使部下詐投宣，藉口宣招誘宣武軍兵士，攻滅二朱。他一貫依靠陰謀，三十年來，奪取朱宣、朱瑾、王師範的山東，秦宗權的蔡州，時溥的徐州，趙匡凝的荊南，又打敗了太原

的李克用，鳳翔的李茂貞，招降了魏博的羅紹威，幽州的劉仁恭；成爲最大的軍閥。開平元年自立爲皇帝，改名朱晃，建都開封（東京）、洛陽（西京）、有地七十八州。

朱晃做皇帝六年，屢被李存勗戰敗，痛哭道：『我死，兒子們不是李存勗的敵手，我沒有葬身之地了。』晃又專事姦淫，兒媳婦都得照例侍寢，次子朱友珪大罵老賊碎屍萬段，刺殺晃。第三子朱友貞殺友珪。友貞在位十一年，與李存勗對壘河上，連年苦戰，存勗襲破開封，梁亡。

二 後唐（九二三年至九三六年）

李克用據太原，怨朱全忠，連年戰爭，克用死，子存勗立。同光元年，存勗稱帝滅梁，建都洛陽，有地一百二十三州。

李存勗滅幽州劉守光，梁朱友貞，蜀王衍，屢敗北方強敵契丹，威震四鄰。他志滿心驕，模倣唐朝皇帝的慣例，重用宦官伶人，宦官教他採擇民間美女不下三千

人，又教他大造宮室，每天用工匠萬人。租庸使孔謙替他重斂急徵，庫藏充盈，人民餓死滿路，連親軍也缺乏糧食。功臣軍士，怨恨思亂。天咸元年，魏博兵變，佔據鄆城。存勗命李嗣源率親軍攻鄆，親軍叛變，擁嗣源與鄆兵合，攻取開封。存勗親率兵出戰，兵又變，殺存勗，立嗣源爲帝。

李嗣源死，兒子李從厚養子李從珂互爭帝位，女壻河東節度使石敬瑭也在想乘機奪取帝位。從珂殺從厚自立。石敬瑭向契丹稱臣稱兒求援兵，許滅從珂後，割讓幽雲十六州，歲貢帛三十萬匹。契丹主耶律德光入雁門關，助敬瑭大敗唐兵。四十五歲的石敬瑭拜三十四歲的耶律德光做父親，契丹封他做兒皇帝，國號晉。

三 後晉（九三六年至九四七年）

石敬瑭西夷人，父名臬振鷄，爲李克用部屬，官至潞州刺史。敬瑭善戰，娶李嗣源女爲妻，益得嗣源寵任。他求得契丹的援助，奪取帝位，割讓幽（北平）、薊（河北薊縣）、瀛（河北河間縣）、莫（河北任邱縣北）、涿（河北涿縣）、檀（河

北密雲縣)、順(河北順義縣)、新(察哈爾涿鹿縣)、媯(察哈爾懷來縣)、儒(察哈爾延慶縣)、武(察哈爾宣化縣)、蔚(察哈爾蔚縣)、雲(山西大同縣)、應(山西應縣)、寰(山西朔縣東)、朔(山西朔縣)十六州給契丹。從此河北無險可守，後來塞外新興種族(金元)相繼佔領，建都燕京(北平)，乘機南侵，中國受外禍四百餘年，到明朝才收回來。

敬瑭建都開封，有地一百九州。他稱帝七年，用重稅剝削百姓，去孝敬他的父親皇帝。契丹驕慢，小不如意，就派人來責罵。敬瑭總是卑辭厚禮去謝罪，不敢違抗，連耶律德光也說他孝順，免他稱臣，用家人禮，只稱兒皇帝。

石敬瑭死，姪石重貴立。重貴採宰相景延廣議，對契丹稱孫不稱臣。耶律德光大怒，趙延壽想代晉做中國皇帝，力勸契丹擊晉。晉又捕契丹回國使(國際貿易機關，稱回國務)喬榮，殺契丹商人，沒收貨物，德光愈怒。發山後(媯、檀、雲、應)及盧龍(幽州)兵五萬人，命趙延壽率領入寇。重貴起大軍拒戰，契丹兵敗退去。

晉開遠三年，契丹大舉入寇，石重貴命杜威爲大帥，李守貞爲副帥，起全國兵力禦敵。杜威遣密使見德光，要求重賞。德光道，杜威來降，當封威爲帝。威大喜，伏兵劫諸將，在降表上署名。諸將怕死，唯唯聽命，威令全軍到營外排陣，軍士以爲將戰，踴躍聽令。杜威李守貞親到陣前，告軍士道，我們食盡計窮，止得別求生計。下令解甲繳械。軍士痛哭，聲動原野。

德光命晉叛將張彥澤率騎兵二千攻開封，城中大擾，晉帝石重貴上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發昏該死，今與母李氏妻馮氏率全族人自縛待罪。李太后也上降表自稱新婦李氏妾叩頭請罪。晉大臣紛紛降敵。

德光縱胡騎四出搶掠，稱爲打草穀，開封周圍數百里，民間財物牲畜全被擄去，又遣使者數十人括京城及諸州錢帛，百官也不得免。民不堪命，起義軍到處蜂起，大部數萬人，小部也不下千百人，攻陷州縣，殺掠官吏。德光害怕，對左右說，我不知道中國人這樣難治。趕快派中國節度使杜威、李守貞一類人回鎮鎮壓，可是並無用處。他自己託名避暑，虜晉官員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滿載財寶回

契丹。路上歎道，我犯了三個錯誤，應該不能立足中國。第一，不該派人到諸州刮錢。第二，不該放縱上國人（契丹）出去打草穀。第三，不該扣留中國節度使，他們是有本領鎮壓百姓的。德光後悔無及，走到欒城（河北欒城縣）北殺胡林病死。

四 後漢（九四七年至九五〇年）

正當耶律德光滅晉，自做中國皇帝的時候，晉河東節度使沙陀人劉知遠與其他藩鎮同上降表稱臣。德光在衆降臣中，獨允許他稱兒子，這是莫大的榮幸，一般人都覺得他够皇帝資格了。知遠見契丹勢衰，據太原自稱皇帝。契丹退去，他率兵入開封，百官照例投降，擁護他的帝位。知遠改國號爲漢，有地一百六州。

知遠在位一年死，子劉承祐立。在位三年，大將郭威滅漢自立。

五 後周（九五一年至九六〇年）

郭威篡漢，國號周，建都開封，在位三年死，養子柴榮繼位。

柴榮是五代最英明的皇帝，他曾做過茶商，往來京洛江陵間。他替郭威管家，籌措一家人費用。他親見州縣官貪污的罪惡，他懂得民間的痛苦，所以登位後，不像其他皇帝殘虐奢侈，專門害民。

柴榮在位六年，擊破北漢國主劉崇，奪取後蜀國隴西四州，南唐國淮南江北北四州，契丹國瀛莫二州，有地一百十八州。尤其是奪得江北淮南，在軍事上建立了統一中國的基礎。

在柴榮統治的六年中，政治上也有不少的革新，作為統一中國的準備。他嚴懲貪污官吏；裁減無用軍士；限止私度僧尼，廢寺院三萬餘所，銷佛像鑄銅錢；依唐元稹均田表意，製成均田圖，頒佈諸州，遣使官三十四人均定河南六十州租賦，連歷朝優待免納租稅的曲阜孔家，也照平民納租，取消特權；整頓地方組織，歸併小鄉小村，每百戶為一團，團置首領三人，一戶為盜，全村受罰，一戶被盜，團長受罰，每遇盜劫，一村鳴鼓舉火，各村壯丁持械雲集。他又規定荒田開墾法，招徠逃戶歸鄉耕種，增加戶口不少。中原地區從晚唐以來，混亂一百年，柴榮時代開始顯

示澄清的現象，趙匡胤繼承他的遺產，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

第三節 環繞中原地區的十國

一 吳（八九二年至九三七年）

楊行密佔有江西、安徽、湖北及江蘇等省的一部分，建都揚州，國號吳。他兩次擊敗朱全忠，不僅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南方諸國，有吳做屏障，各得據地建立政權。

行密傳至次子楊渭，自稱皇帝，大權全被徐溫奪去。晉天福二年，溫養子徐知誥篡吳。

二 南唐（九三七年至九七五年）

吳權臣徐溫（私鹽販出身）的養子徐知誥繼徐溫執吳政，篡吳後，改姓名為李昇（音弁），國號唐。

昇死，子李景立，契丹主滅晉，遣使來說李景道，當今中原無主，我要封你做中原皇帝，李景正色拒絕，教契丹使人回去。景滅楚閩兩國，有地三十餘州，在十國中最爲強大。柴榮親自率兵來攻，景戰敗，獻納江北十四州，割江爲界。景遷都洪州（江西南昌縣），憂懼病死。子李煜繼立。煜是五代最有名的文學家，善做詞（文學中一種體裁）。他有宮女名宵娘，輕麗善舞，用帛纏足，纖小彎屈像新月，著素襪在六尺高的金製蓮花上跳舞，飄飄然有水仙乘波的姿態，有人說，我國婦女纏足從此開始。南唐失去產鹽地區，降爲中原的附屬國，李煜又昏亂不理政事。宋開寶八年，滅南唐。

三 吳越（八九三年至九七八年）

錢鏐佔有浙江東西岸十三州土地，建都杭州，國號吳越。錢鏐時常回到故鄉臨安縣去遊玩，他的父親錢寬聽說鏐來，總是逃走不見。鏐徒步尋寬，拜問緣故。寬說：我家世代種田，從沒有人做過官，你現在做十三州主，三面受敵，與人爭利，

怕將來害我家，所以不忍見你。繆哭拜受教。這也許就是錢繆立國的宗旨，他對中原統治者，朝貢稱臣，不敢失禮，對鄰國也不很侵暴。他和他的子孫，止稱吳越國王，不敢稱帝，他在杭州四十年，引用許多中原名士，如皮日休、羅隱、胡岳等人，對兩浙文化，很有影響。他修築錢塘江石堤（從六和塔到艮山門），鑿平浙江中妨礙行舟的巨石，推廣州城三十里，建築壯麗宮室，從此杭州成爲東南名勝地。在五代十國中，吳越是最安靜的地區。

錢繆死，子錢元瓘孫錢弘佐相繼嗣位。弘佐時倉庫有十年的蓄積，免全國租稅三年。傳至錢俶，五當宋太平興國三年，上表獻納國土於宋。

四 前蜀（八九一年至九二五年）

王建佔有東西川四十餘州。梁篡唐，建自立爲皇帝，國號蜀，建都成都。蜀地富庶，建留心政事，人民粗得休息。建優禮中原士人，唐朝名家世族，多奔蜀避亂。蜀與南唐在當時文化最高，做詞的文人特別多。

建死，子王衍立。衍荒淫昏駸，喜歡踢球，四周設活動錦幃，一路踢去，從宮中踢到街市，他在錦幃中還不知道。他曾做詩道：『有酒不醉是癡人，』這就是他的人生觀。李存勗遣李嚴使蜀，嚴見成都人物富盛，衍驕淫無能，勸存勗用兵伐蜀。後唐同光三年，存勗滅蜀。

五 後蜀（九二五年至九六四年）

李存勗滅蜀，命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李嗣源時，知祥併東川（節度使駐三台縣），殺節度使董璋。李嗣源死，知祥自立爲皇帝。知祥死，子孟昶立。昶君臣務爲奢侈，甚至溺壺也用珍寶裝飾。宋乾德三年滅蜀。

六 南漢（九〇五年至九七一年）

劉隱佔有兩廣六十餘州。唐末中原人士多避難廣東，唐朝名臣貶竄嶺外，子孫往往流寓不返，隱選擇賢能，引入幕府，做照唐朝制度建立南海國，都廣州。隱

死，弟龔（音儼）立，自稱皇帝，國號漢。龔性慘酷，每見殺人，喜不自勝，頤（兩頰）動涎流，作食肉形狀，他的子孫都是暴君，宋開寶四年滅南漢。

七 楚（八九六年至九五一年）

馬殷佔有湖南十五州，建都長沙，稱楚王。殷死，諸子爭位，互相殺奪。周廣順元年，南唐主李景遣大將邊鎬攻破楚國，發馬氏倉米賑濟饑民，楚人大悅。馬氏族人重賂邊鎬，希望留居長沙，邊鎬笑道，我唐國同你馬家，做了六十年仇敵，但也不想滅你們的國，現在你們兄弟自相殘殺，困窮來降，我不能再放縱你們。馬氏族被遷到金陵。

八 閩（八九三年至九四五年）

王潮佔有福建七州。死後弟王審知繼位。審知生活節儉，減輕賦稅，招納中原名士，建立學校教閩人讀書，開闢海港，獎勵海外貿易。審知治閩二十八年，使文

化經濟都落後的福建，開始發展起來。

審知死後，子王延鈞立，自稱皇帝，國號閩，建都福州。延鈞淫暴，子孫爭位互殺。石晉開運三年，南唐主李景滅閩。

九 南平（九〇七年至九六三年）

朱全忠滅荆南趙匡凝，命高季興爲荆南節度使。李存勗封季興爲南平王，有地三州。季興死，子高從誨立。荆南地狹民貧，是十國中最弱的一國。五代時吳和南唐與中原統治者對立，封鎖江淮大路，南方諸國進貢中原，或走海道，或走江陵；江陵成爲內地南北交通的中樞，北方商人買茶，也必須到江陵，在五代它是最大的茶市。南平沒有獨立的經濟基礎，所以從誨對南北稱帝各國，都奉表稱臣，企圖得些賞賜，有時還搶劫些過路貢品，補助本國的費用。各國笑從誨是賴子（無賴），正因爲它是不能自給的國家。

十 北漢（九五一年至九七九年）

劉知遠命兄弟劉崇做太原留守，郭威篡漢，崇據河東十州稱帝，仍用漢爲國號。崇遣使求契丹援助，契丹主兀欲要崇稱兒子，崇止願當姪子。兀欲急望中國內戰，讓步做了叔父，屢出兵助崇攻周。周大破劉崇軍，圍太原，崇憂懼病死。子劉承鈞奉表見契丹主述律，自稱兒子，述律允許承鈞嗣位。承鈞不能像劉崇對契丹那樣孝敬，契丹停止援助，可是每歲進貢仍不能免，北漢國愈益貧困。宋太平興國四年，滅北漢。

第四章 國內統一，封建制度進一步

發展時代——北宋

九六〇年至一二七年

第一節 北宋的政治制度

周世宗募全國壯士，選擇武藝尤強的充禁軍，稱爲殿前諸班。命大將趙匡胤統率，官號殿前都點檢。顯德六年六月世宗死，子宗訓（年七歲）繼位。第二年，周君臣正在朝賀元旦，忽然鎮、定兩州來了一個北漢、契丹合兵南下的急報，朝廷沒有考察虛實，即刻派趙匡胤率領禁軍出去抵禦。匡胤早有野心，與禁軍將領石守信等結拜兄弟，號稱十兄弟。軍行到陳橋驛（開封北），石守信等擁匡胤做皇帝。匡胤回軍開封，篡周自立，成爲宋朝開國的太祖。原來鎮、定急報是假的，也許就

是匡胤佈置的陰謀。

一 兵 制

宋太祖登位的第二年，定計解除石守信等兵權。某次他召守信等酣飲，乘醉說道，『人都願意富貴，無非想多積金錢，縱情享受。你們爲什麼不辭去軍職，選繁華地區做節度使，買上等田宅，廣置產業，多蓄歌兒舞女，飲酒歡樂；君臣間兩不猜疑，永保富貴，不很好麼？』石守信等只得叩頭從命，交出兵權，做有名無實的節度使去：這一樁事情，後來史家樂意稱道，叫做『杯酒釋兵權』。

廢除藩鎮後，宋朝建立新兵制，分全國軍隊爲禁兵、廂兵、鄉兵、藩兵四種。禁兵是皇帝的衛士，挑選琵琶腿（大腿粗壯），車軸身（肩寬腰細），高度適中（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體力強健的軍民，充當禁軍，犒賞特別優厚。禁兵駐守京城，輪流到外州縣就食，號稱就糧軍。邊防要地，派禁兵鎮守，各鎮守兵每年移動防地，浪費時間精力在道路上，名義是『習勤苦，均勞逸』，實際是要兵沒有固

定的將，將沒有熟悉的兵，不容易聯合叛變。廂兵是各州守軍，止供官廳役使，從不訓練武藝。鄉兵是點抽壯丁充當地方守軍，藩兵是招募歸順部落充當邊境守軍。鄉兵、藩兵不常有，廂兵不訓練，全國武力止有禁兵一種。

兵的來源主要是招募無賴、罪犯、飢民、營伍子弟。黥面吃糧，驕惰無用，人民憎惡軍士，稱爲赤老（軍籍稱赤籍）。募兵以外，朝廷時常藉口防邊，下令籍民爲兵（抽壯丁），或三丁抽一，或兩丁抽一，五丁抽二，官吏到鄉間按戶搜索，照梅堯臣田家詩、汝墳貧女詩所說，連老翁小孩，也拉去黥面當兵，留下婦女跛盲殘疾人，不能耕作，造成田地荒蕪，人民餓死的慘象。

據舊史記載，北宋兵額，太祖時有兵三十七萬八千，內禁軍十九萬三千；到仁宗時逐漸增爲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內禁軍八十二萬六千。七八十年間，兵額增加三倍強，禁軍對總兵額從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六，中央政權顯然更趨鞏固，同時也就更趨腐敗與空虛。

這樣龐大的軍隊，坐費衣食，紀律廢弛，當時已有『將驕兵惰，空耗賦稅，竭

天下之財，養無用之兵，兵愈多而國勢愈弱』的定論。軍官出錢收買人頭，報功受賞，或用茶葉向敵國（西夏）購回人頭，算作戰功，已成軍中公開的成例，朝廷並不禁止。真宗時四川夷人常來寇掠，邊將不敢出戰，送給夷酋米券一張，約定世世憑券領米，停止侵犯，別部酋長效尤騷擾，照例獲得米券。酋長們爭券數多少，見邊將自陳某酋長止殺若干人，領得一券，我殺兵民比他多幾倍，理該多給幾券。邊將不得已，按照酋長們凶暴程度發給米券，到神宗時前後凡發四百餘券。

二官制

宋官制全部承襲唐和五代，有臺、省、寺、監、院、部等名號。這些官並不管事，止依品級領受祿俸。此外又有階、有勳、有爵，也都是領受祿俸的一種名義。實際管事的稱為職或差遣；中央最高職員有三：宰相居中書省（後稱尚書省），管理政務，正相稱同平章事，副相稱參知政事；樞密使居樞密院；管理軍務，與宰相分主文武，並稱二府；三司使（鹽鐵、度支、戶部）管理財政，地位比二府低一

等，號稱計相或計省。

外官仍唐制，有節度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觀察使、節度留後、大都督等名號，都不管事。實際管理地方軍民的官員，算是朝廷臨時差遣。全國分十五路（後增至二十六路），每路設經略安撫使（重要地區加經略名號，通常止稱安撫）。路下分府州軍監，長官稱判某府（州軍監）或稱知某府（州軍監）事，副職稱通判，最低級地方官稱知縣。安撫使下每路有轉運使管財政，提點刑獄管刑法，提舉常平茶鹽管倉穀茶鹽，其中轉運使職權最廣，幾乎無事不管。

宋保存唐五代留下來的無數官位，又設置事實上必需的職和差遣，可是恩蔭出身的仕子，科舉出身的進士，逐年增加，官職固然多，做官的人數更多，因而有一官五六人共做的怪象。北宋末每一州郡添差歸明官（降人做官）百餘員，通判、鈐轄多至十餘員。真是重疊又重疊，龐大又龐大。

官員們領受極厚的俸祿，並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貪污成爲極普遍的現象。有官缺出，部吏公然評價發賣。長官們自己也買過缺，不便禁阻，連太宗也主張弊竇

像鼠穴，不須堵塞，止要不妨害官利，一切可以不問。大小官員公開討論某處有職田，某處供給豐厚，想法尋求好處去做。神泉縣（四川安縣）知縣張某到任，標榜廉潔政治，某日張貼告示說，某月某日是本官生辰，諸色人等不得獻送禮物，衆吏到時各獻財帛，知縣表示感謝，悉數收下；並說，某月某日是夫人生辰，你們切莫再獻，衆吏到時獻財帛，知縣又悉數收下。全國吏人例不給祿食，准他們收受賄賂，往往致富。官吏各式各樣貪贓，並不會有什麼危險，因為宋朝定制，對待官員非常寬厚，無論如何不法（反叛除外），極少處死刑和籍沒財產（太祖立誓約，不殺大臣）。內官有罪失職，或貶出做外官，或提舉宮觀（管理供奉神仙的道宮道觀），罪大惡極的也止竄惡遠軍州安置。神宗因對西夏用兵失利，御筆親批令斬一轉運使，被蔡確攔阻。又改令刺面竄惡處，又被章惇攔阻。神宗歎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朝廷大開仕途，盡可能讓人有獲得官職的機會。已經做官的照例得蔭子孫親屬及有關係人（如門下客、醫生）入仕。這種恩蔭制度，意在維持舊門閥，騎着竹馬

玩的小孩，往往已經得官受俸。一個大官，可以蔭數十人。別一仕途是科舉。官員人數陸續增加，真宗時官一萬員，仁宗時官二萬員，英宗時官二萬四千員。此後逐代增加。北宋土地比漢唐小，官數却超過遠甚。

第二節 北宋的外患

宋朝專力防內，對外族一貫採取忍辱求和政策。初期受契丹侵侮，中期受西夏侵侮，最後金國突起，長驅直入，宋朝求和不成，君臣束手無策，甘心投降。忍辱求和就是甘心投降的初步，專力防內就是對外屈服的原因，這個明顯事理，極確切的表現在宋朝外患史上。

一 契丹（遼·九一六年至一一二五年）

契丹本東胡種，世居遼河流域。捕魚獵獸，逐水草畜牧。起初族號大賀氏，後分八部，部各有大人，每三年，推選一大人為長，建旗鼓統率八部。唐末，耶律阿保

機被選爲八部長。中國人避亂，多逃入契丹，阿保機乘間寇邊，攻陷城邑，俘虜大量男女，勢力漸盛。阿保機爲長九年，恃強不肯受代，七部大人合力責難，阿保機不得已交出旗鼓。請求諸部說，我在位九年，得漢人多，我想率本部落居古漢城（元魏時滑鹽縣，在熱河承德縣西南平泉縣東北，遼稱爲上京），別自爲一部，治理漢人。諸部許諾。

古漢城產鹽鐵，地宜農作，阿保機用幽州安次（河北安次縣）人韓延徽做謀主，興農墾，定配偶，通商賈，鑄錢幣，築城郭街市。增減漢字，造契丹文字數千，代刻木符契。設南面官，用漢法治漢人，阿保機勢力更盛。

阿保機使人告諸部大人道，我有鹽池，供給你們，你們單知食鹽，難道不知鹽有主人。應該來謝我，諸部大人持牛酒來會，阿保機悉殺諸大人，起兵擊滅七部，併爲一國。又北攻室韋、女真，西取突厥舊地，力強土廣，有兵三十萬。梁貞明二年（九一六）自稱皇帝。

阿保機死，次子耶律德光繼立。助石敬瑭，得幽雲十六州。改幽州爲燕京，改

國號爲大遼，開始入居中國。

宋太祖專力平定國內割據，對契丹純取守勢。太宗滅北漢，想乘勝恢復燕雲，兩次興兵北伐，都大敗逃回。太宗中箭受傷，醫治無效，後來傷發身死，宋人更覺得契丹可怕。眞宗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入寇，宋朝君臣大驚，參知政事王欽若請逃金陵，陳堯叟請逃成都，幸得宰相寇準料知契丹並無攻宋決心，力勸眞宗御駕親征。眞宗畏縮不敢前進，勉強渡河到達澶州（河北清豐縣西南），契丹兵圍澶州，宋兵小勝，眞宗藉口屈己安民，密請宋降契丹官王繼忠出面講和，願每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尊契丹太后爲叔母，稱契丹主爲弟，契丹退兵，宋邊鎮沿路放行，不得邀擊。和議成，宋君臣反以爲勝利。

二 西夏（一〇三八年至一二二七年）

唐末，拓跋思恭據夏州（陝西橫山縣），子孫相傳至宋，賜姓趙，封大夏國王。仁宗明道元年，夏王元昊繼位。華州才士張吳二人見邊帥庸鄙儉安，不足與

言，聞元昊有意窺伺中國，二人自號張元昊，投奔西夏。元昊責二人不該犯他名諱。二人道，你連姓都不理會（激怒元昊姓趙不姓拓跋），却理會微小的名麼？元昊驚異，重用二人，共謀伐宋。夏有部落號山遇，奔延州（陝西延安縣）告發元昊謀反，守將郭勸畏事，囚山遇還夏，元昊盡滅山遇族。從此西北部落怨恨宋朝，無人敢來歸附。

仁宗寶元元年，元昊自稱皇帝，宋朝認他是小寇，僅在邊地揭榜，募人斬元昊首，賞做定難軍節度使。後來兩軍接觸，宋軍每戰必敗。第一次敗仗還殺敵千餘，第二次敗仗還傷敵數百，此後見敵，宋軍束手受殺，不敢對抗。仁宗和宰相呂夷簡才感到可怕，止得向元昊請和，約每歲賜銀十萬兩，絹十萬匹，茶六萬大斤。元昊收受財物，侵掠並不停止。宋朝大窘，幸得韓琦、范仲淹鎮守邊境，比較有些辦法，夏用兵久，民力也困乏厭倦。仁宗慶曆四年，和議成功，元昊上書稱父大宋皇帝，宋歲賜銀絹茶。此後兩國和戰不常，到哲宗元符二年，和議又成，直到宋亡，不再用兵。

三 女眞（金·一一一五年至一二三四年）

女眞（又號女直）舊號勿吉，全族分七部，其中黑水部居地東濱海，南接高麗。五代時南半部附屬契丹，號熟女眞，北半部不屬契丹，號生女眞。生女眞地有混同江長白山，俗勇悍善射，穴居野處，遷徙不常，不知歲月晦朔，但記草青幾次。沒有文字官吏大君長，也沒有國號，散居山谷間，小部落千數百戶，大部落數千戶，自推豪強當酋長。高麗人函普投入生女眞完顏部，因才智得衆尊信，娶完顏部女爲妻，生子女，正式爲完顏部人，被推爲首領。自此酋長世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完顏阿骨打立。起先生女眞每歲向契丹進貢北珠、貂皮、名馬、良犬及海東青（小鷹，能擒天鵝）。契丹主酷愛海東青，追索不止，女眞諸部不勝厭苦，各有叛意。阿骨打聯合諸部起兵，得二千五百人，大敗契丹。政和五年，阿骨打用漢人楊朴策，自稱皇帝，國號金。金兵益強，連戰大捷，擒遼主耶律延禧，滅遼（徽宗宣和七年。一一二五年）。

徽宗聽說金兵大勝，遣使官馬政泛海見阿骨打，請求滅遼以後，五代時陷入契丹的漢地，送給宋國。阿骨打的回答是所請土地，願與宋夾攻，誰攻得就歸誰。宋又遣使官趙良嗣與金商議夾攻契丹，約定金取中京（熱河平泉縣東北），宋取燕京，西京（山西大同縣），又輸歲幣五十萬給金。

金兵攻破中京，宋知道遼敗，才命宦官童貫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蔡攸爲副使，率諸將分路進攻，宋兵紛紛潰敗，只好下令退兵。遼主耶律淳死，宋又命童貫蔡攸進兵，劉延慶爲都統制，兵至蘆溝河，望見遼軍放火，不戰大潰。宋兵自相踐踏，屍體滿路，長百餘里，神宗以來積儲的軍備，喪失幾盡。

宋兵兩次大敗，燕京被金奪去。燕京四鄉民衆蜂起，日夜劫燒金兵營寨，阿骨打知道不容易統治，正在作難。宋遣趙良嗣、馬擴見阿骨打。不僅索取燕雲等州，還進一步索取五代初劉仁恭送契丹的營、平、灤三州。金允給還燕京六州（冀、景、檀、順、涿、易）二十四縣。宋力爭不休，往返辯論，阿骨打怒道，宋定要營、平、灤，我連燕京也不給了。我攻得燕京，每歲收租賦三百萬，現在送給宋

廟，該還我租賦一百萬。宋自知力不能抗，只好定約每歲輸金國銀絹各二十萬兩匹，又別輸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燕京財物人口，早被金人虜去，宋朝止獲得空城一座。

第三節 發展中的經濟（上）

一 農 業

農業經過唐末五代長期地嚴重地摧殘，到北宋又向前發展。因為這時已經沒有唐末藩鎮間五代列國間成年累月的戰爭，而是一個和平統一的時代。由於和平，全國農民都有機會去生產；人口逐漸增加，勞動力也慢慢充實起來，把過去荒蕪的田園重新開闢。由於統一，農民被免除了以往繁重的負擔：太祖建隆年間，詔除滄、德、棣、淄、齊、鄆等州三十九處渡口算錢；隨後又陸續廢除橘園、魚池、水磴（水磨）、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牯牛骨、漑田水利等名目的苛捐雜稅。太宗太平興國三年，罷去沿河州縣民船載粟的算錢。真宗大中祥符六年，

廢除諸路州軍農業器具的稅錢。減輕農民負擔，是促進農業發展的主要原因。

二 租稅（耕自己田稱爲稅，耕他人田稱爲租，通稱爲田賦）

宋租賦仍行兩稅制，類別有五：（一）公田賦——包括官莊，屯田（兵士自耕），營田（招民耕種）三種。（二）民田賦——人民私田。（三）城郭賦——包括宅稅、地稅。（四）雜變賦——繳納各地物產，如獸皮、藥物、油類、茶鹽等。（五）丁口賦——按丁口出米或錢。租賦品物分穀、布帛、金鐵、物產四大類。農工生產品尤其農產物，徵取品類，無微不至，單舉穀錢帛三項（其他物品不計），神宗熙寧十年，夏秋兩稅歲收銀六萬餘兩，錢五百五十八萬五千餘貫，斛斗（穀）一千七百八十八萬七千餘石，布帛二百六十七萬二千餘匹。當時貴族地主免徵租賦的土地，約佔總數六分之五，負擔的最大部分歸墾田佔總數六分之一的農民負擔。正賦以外，還有所謂折變、支移、寬剩三種苛法。折變是官府藉口需要某物，停收舊定的貢品，令農民改納某物。如農民照例納絹，官府說要折錢，折錢以後，

官府又要折麥。折價不依市價，由官府自定，絹折錢，錢多數倍，錢折麥，麥又多數倍，輾轉增加，農民無端多出十數倍至數十倍的錢物。支移是農民本該在本縣繳租，官府却教他到幾百里外州縣去繳納，說那裏正等急用，實際是強迫農民出腳錢。腳錢原定每斗五十六文，官府又反覆折扣，增大若干倍，農民賣牛變產還不夠賠累。寬剩是舊定賦額外增收若干，口稱準備災荒，其實農民餓死，從不得救濟。

農民貧困不堪，或避私債，或逃公稅，止有逃亡一法。有的兄弟故意分家，田賦由一人出名繳納，過些時此人棄田藏匿，縣官認作荒田後，兄弟頂冒別人名義耕種。不過這種方法，很難成功，鄉官債主遇有逃戶，即時查封資財，所有室廬用具、桑棗材木估定價值，或輸欠租，或償欠債，逃戶生計蕩盡，無可留戀，索性絕意歸耕，永遠做浮蕩人，或投靠地主當佃客，因為六分之五的免賦田，正需要他們去耕種。

地主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肥美土地，多數被形勢戶佔去。田主募佃戶耕種，生產物主客對分，用田主的耕牛，田主多得一分，稱為牛米。佃戶去留，絕對聽命

田主。不得私造房屋或倉庫。佃戶住屋極惡劣，某富家子弟到莊田監視穫稻，命莊客生火取燠，莊客引他到山坡守禾小屋裏，屋用竹編成，密不通氣，莊客拾杉枝燃燒，熏得他淚流不止，大叫走出道：難受難受，好比吃了十五大棒（刑杖）。這樣看來，佃戶每天在吃大棒中過生活。

三 官 賣

宋朝盛行官賣制度，人民生活必需品，都歸國家專利，提高價格，壟斷居奇，成爲歲入的重要部分，當時官賣物品，有下列幾種：

鹽——宋朝鹽法，開始完全歸政府經營，官製官銷。僅河北一路，允許商運。太宗始行鈔法，令商人就邊郡納錢四貫八百文，領鹽一鈔，憑鈔到解池（山西解縣）取顯鹽二百斤，在限界內自由販賣。此後鈔法通行（官製商銷）。仁宗時京師設權貨務，令商人納錢銀，得至各產鹽地區領鹽販賣。神宗增長鹽價，全國鹽課總數，大致增加二三倍。

茶——產茶地區設場十三處，場官先發本錢給園戶（種茶戶），採得茶葉，一部分輸納租稅，多餘的悉數交給場官。私藏私賣，依造私鹽法論罪，想減少賠累，砍伐茶樹也有罪。園戶受害不堪，或逃亡求免，或尋死求免，本人死亡後，鄰伍仍須代納租稅。當時四川園戶有『不是種茶，實是種禍』的諺語。官出最低價收得全國茶葉，自定高價出賣。政府賣茶，起初自賣，後來也改鈔引法。商人領長引，得往他路販賣，有效期一年；短引限本路內販賣，有效期一季。每年茶利平均收入，除官本及雜費外，禁權時（官賣）淨入錢一百九萬餘貫，內茶淨利六十五萬貫，茶租錢四十四萬貫；通商（商賣）後淨入錢一百十七萬餘貫，內茶租錢三十七萬貫，茶稅八十萬貫。

酒麴醋——各州縣設酒務官釀酒，窮僻縣鎮鄉村或許民釀，但仍輸納歲課。有些地方，官不賣酒，專造酒麴，規定特價出賣。仁宗時每歲收入酒麴錢多至一千四百九十八萬貫。醋也官製官賣，收入數不詳。

礬——產礬地區設官收礬，嚴刑禁止鑊戶（製礬戶）私賣。徽宗時每年收入礬

利二十九萬貫。

礦產——金、銀、銅、鐵、鉛、錫、水銀、朱砂，產地設官，依茶鹽法收歸官有。仁宗時每年得金一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餘兩，銅五百十萬斤，鐵七百二十四萬餘斤，鉛九萬八千餘斤，錫三十三萬餘斤，水銀二千二百餘斤。英宗時銅增一百八十七萬斤，鐵、錫各增百餘萬斤，鉛增二百萬斤。神宗時銅一千四百六十萬餘斤，鐵五百五十萬餘斤，鉛九百十九萬餘斤，錫二百三十二萬餘斤。銅、鉛、錫產量增加，正說明貨幣流通額的不斷激增。徽宗時又官賣石炭，凡設二十餘場。全國木炭也歸官賣，收入數不詳。

第四節 發展中的經濟（下）

四 商業

統治階級從皇帝到鄉村中小地主，生活都非常富裕，他們需要各種消費品，來滿足各人的慾望，因此商業在北宋，有高度的發展，商稅也成爲歲入的大宗。

商稅——一般商貨抽稅的規則，名義上是過稅（過路稅）值百抽二，住稅（到市出賣）值百抽三，官府需要品值百抽十。事實上稅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吳味道在建陽（福建建陽縣）買得紗二百端，價一百貫，路上經過場務（稅卡）陸續抽稅，到開封不存半數。貨物如布帛、雜器、香藥、寶貨、羊、豬都得抽稅。此外如農器、紙扇、草鞋、薪炭、穀菽、鵝、鴨、鷄、魚、螺蚌、果蔬、磁器、瓦器，一切細碎交易，都不能免。甚至空船往返，也要納稅，稱爲力勝錢。稅官私招一批專攔人（巡丁）沿路拘攔商旅到場納稅。起初每稅錢百文提出十文給專攔人，稱爲事例錢。後來改爲商人納稅百文，別納事例錢十文。所收稅錢不及十文，也納事例錢十文。如苧麻一斤，收稅五文，山豆根一斤，收稅五文，却要問客人別要事例錢十文。這種苛稅，給農民極大的苦痛，往往與專攔人互相扭罵道：我官錢十文納了，你却問我要什麼事例錢，你拿出章程來，我才給錢。稅官請皇帝下一道聖旨，改事例錢爲市利錢。私行的事例從此變成法定的市利。

全國商稅，太宗時歲入四百萬貫，眞宗時增加一倍，神宗時京師商稅五十五萬

餘貫。全國總數超過一千萬貫。

商市——國內市場首推東京（開封）、成都、興元（陝西南鄭縣）三處，每年商稅各在四十萬貫以上。第二等市場（商稅二十萬貫以上）五處，都在四川境內。第三等市場（商稅十萬貫以上）多數也在四川。五代時最大市場揚州降在第四等（商稅五萬貫以上），江陵降在第六等（商稅三萬貫以下），這是國內市場很大的變動。海外貿易杭州居首位，明州（浙江鄞縣）居次位，廣州居三位，各置市舶司。蕃商進口，稅率值百抽十，官買蕃貨十分之三，其餘聽自由貿易。仁宗時三處收稅總數五十三萬貫。泉州（福建晉江縣）密州（山東諸城縣）兩處有時也設市舶司。

商行——中唐已有商行，每行有行頭一人。宋時凡商店必須入行，原因是官府為便利科稅索物，需要有行的組織。不問出賣物品小大，但合官府用途，如醫生、卜人、作作（葬殮死人業）等業，都該立行聽候呼喚。神宗改立新法，官府計算每年需用物品數目，令各行商共同出錢，官府用行商錢收買貨物，一年中隨時取用。如年終不用，即令出賣，官收二分利息，特給免行（在一定時期內，免再供應官

差)權利。凡不入行的商販，不得在街市做買賣，必須報官投充行人納免行錢，才准交易。不報官私自投行，查出處罰。每月納免行錢不到一百文的小商販，准免納錢。

五 貨 幣

北宋工商業發展，因之貨幣流通額也特別增大。唐鑄錢每歲約數十萬貫，宋每歲約五六百萬貫。唐末漸用金銀，宋時金銀成爲通行的貨幣。中唐始有飛錢，宋時交子(紙幣)用途很廣。

銅鐵錢——宋鑄錢務求得多，體質惡薄。有些地區如四川及西北邊郡用鐵錢，價比銅錢更低。全國鑄銅錢凡十七監，鑄鐵錢凡九監。宋初每年鑄錢七萬貫，仁宗時增至三百萬貫。神宗以後，歲鑄銅錢五百餘萬貫，鐵錢八十八萬餘貫。

便錢——宋初依唐飛錢舊制，京師置便錢務，令商人繳現錢入務，扣匯費八分之二，領券到各州縣兌錢，當日給付，不得留難。太宗時收商人便錢一百七十餘萬

貫，眞宗時增至二百八十萬貫。後來諸州錢悉輸送京師，商人到當地不能領得現錢，官吏隨意給予他物，便錢信用喪失，制度因而敗壞。

交子錢引——四川通行鐵錢，不便輸運，商人私造錢券，稱爲交子（紙幣），發行歸富商十六戶主持。朝廷見有利可圖，禁商人私造，在四川、潞州、陝西等處，設交子務，官印交子。仁宗時交子分二十二界，備本錢三十六萬貫，發交子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神宗更造二十五界。交子始有前後兩界。徽宗改交子爲錢引，不備本錢，大量印發，錢引一貫，僅值現錢十餘文。除福建、江浙、湖廣免用錢引，其餘各路普遍行用。

六 工 業

北宋工業發展，各地都有作坊製造器物。官辦作坊規模較大，民間作坊大小不等。依據零碎偶存的記載看來，這些作坊多數是小手工業生產，有些已是近乎手工市場的組織。

軍器——軍器製造，京師有南北作坊院，又有弓弩院。諸州各置軍器作坊。神宗設軍器監，總管京師諸州軍器的製造。招募軍器專家，精究器械法式，成書一百一十卷。監中作坊有火藥作、青窰作、猛火（煤油）油作、金作、火作（火箭、火毬、火蒺藜等）、大小木作、大小爐作（冶鍛）、皮作、麻作、窰子作十部。各有制度用法，止許工師誦習，不許流傳到外間。北宋軍備漸重火器，是一個大進步。

鑄錢——蕪春鐵錢監工作程序分三部，先是沙模作，次是磨錢作，最後是排整作。每日僱工人三百，十日可鑄一萬緡，一年工作九個月，得錢二十七萬緡。舊制鑄錢工人招募（強迫）貧民，刺面隸屬軍籍，近乎奴隸的待遇。徽宗因軍工工作效率低微，官得利不多，改募民間鑄私錢人充鑄錢工匠，官造房屋（稱營屋），許工匠一家人在營屋居住，自由出入。官發給物料，讓工匠一家人全力鼓鑄，按產品多少給與工資。此後，軍工與募工兼用。

製茶——唐人飲草茶，不知焙製法，北宋始有片茶散茶，片茶福建製最精潔，先蒸研，再編竹爲格置焙室中。片茶分十二等，其中蠟面茶價較賤，最精製的龍鳳

團，一團值錢四十千。

礦業——全國置礦冶二三百處，有淘、採、烹、煉等工程。有些礦完全官辦，有些礦聽人民開採，出產物賣給官府。當時開礦技術幼稚，或開採不久就枯竭，或開採歲久，所得不夠費用。哲宗時陝西開銅礦，募南方工人到陝西籌備，擇地造冶，似乎南方技術比北方較勝。石炭礦山西開採最多。懷州（河南沁陽縣）石炭多運往開封作燃料，徐州石炭多作冶鐵用。

冶鐵——徐州東北利國監是北宋最大的冶鐵地，凡三十六冶，冶各有工人百餘，冶主都是巨富。工人分採石炭和冶鐵兩部。

印刷——雕板印書起源隋朝（文帝開皇十三年詔廢像遺經，悉令雕板）。唐、五代漸盛行，北宋印板書完全代替了手抄書。活字印書法唐末已有，敦煌千佛洞發現木刻畏兀兒文草書體活字，足見中亞細亞國家先已通行。仁宗時，畢昇始製中國活字板，用膠泥刻字，薄如錢沿，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

指南針——利用指南針（羅盤）航海，最早的記載是朱或寫的萍洲可談。他說

舟師識地理，夜間觀星，白晝觀日，陰晦時觀指南針，沈括夢溪筆談說，方術家（道士一類人）用磁石磨針鋒，就成指南或指北針。磁石能製指南針，北宋已經發現了。

上述幾種工業外，造紙業、造磁器業也有極大的發展。又如定州、單州、亳州紡織紗絹，備極輕巧。還有些日常用品如醫生用的刺針，女工用的縫針、繡針，宋陽（湖南耒陽縣）製造最精良，運銷四方。又如火寸，用杉木條一頭染硫黃，黑夜有急事，不及點燈，取火寸觸火即燃燒發光，宋初已有人製火寸到市上販賣。街上挑擔賣小手藝工匠有釘校匠（銅匠）、補鞋匠、錫漏匠（修破器匠）等，想見當時小手工業的發達。

七 戶 口

太祖令諸州每歲奏報男丁人數，二十歲爲丁，六十歲爲老，女口不計，據宋朝戶口記載，一戶平均止一二人。這固由於人民逃避了口稅、衙前役等苛暴剝削，設

法隱漏人口實數，或兄弟分居，或降低戶等（戶分九等，上四等應役，下五等免役），同時不計女口，也是重要的原因。徽宗時戶口數達最高度，計有戶二千一萬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六十九，平均一戶只有兩口。通計婦女口數應與男丁大體相等，一戶平均兩口，加上婦女實際當有四口。再加上逃戶隱口，北宋末年人口，應該將近一萬萬。

第五節 王安石變法及新舊黨爭

宋太祖制定國策，給與文武官吏地主大商人高利貸者最大限度的權利，爲的交換這些人的擁護，在他們交換中被犧牲的自然就是勞苦人民。『恩施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宋朝的政治，確被這兩句話說透了。

神宗是北宋聰明的皇帝。他感覺到危機嚴重，完全依靠官僚地主的舊國策，不能解救自己的崩潰。對外最怕的是契丹和西夏，所以急需加強軍備。養兵先得籌餉。對內他知道已負租賦重擔的人民，不能滿足他的要求，富裕的地主商人高利貸

者應該分擔一部分軍費。這是他變法的基本觀念，也就是引起新舊兩派官僚對立的基本原因。

王安石是秉有倔强嚴肅的性格的政治家，又恰恰遭遇神宗決心改革舊制度，需要一個非守舊派做助手的機會。熙寧二年，他終於在滿朝大臣反對中，做了宰相，實行變法。

王安石以前，早有人主張改革積弊。仁宗時，參知政事范仲淹提出均田賦，脩武備、減徭役、擇長官等十條政見，被朝官反對罷去。歐陽脩主張理財、練兵、立制度，譏斥朝廷『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也被朝官攻擊逐走。王安石實踐並發展了范仲淹、歐陽脩的主張，造成與舊官僚派（主保守舊制）對立的新官僚派（主改革舊制）。

王安石新法，內容廣泛，大別可分理財、整軍兩類。其中最重要的幾種，略述如下：

第一 理財類：

青苗法——當青黃不接的時候，農民指田中青苗向富戶借錢延續生命，收穫後納利息百分之一百。王安石謀奪取富戶放債的利益，由官散放青苗錢。例如春季借給農民錢十千，半年內納本利錢十二千，秋季再放十千，歲終又納本利錢十二千。這是百分之四十的利息（農民實際繳納百分之六十），似乎比民間利率要輕些。可是州縣官分民戶爲五等，不論人民是否需要，自上戶十五千至下戶一千，按戶強派，到期仗官威迫令繳納本利錢，不得用他物代替。

免役法——宋朝力役，名目繁多，有衙前（主管官府庫藏及運送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三役主催收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三役主捕盜賊）、承符、手力、人力、散從（四役主供官府雜差）等類。州縣民分九等，上四等量輕重服役（第一等戶充衙前里正，第二等戶充戶長），下五等免役。諸役中衙前、里正兩役害民最烈，往往破產死亡，累及鄰保。例如某地衙前，行千餘里輸送金七錢到

內藏庫（皇帝內庫），庫官勒索不遂，扣留衙前一年以上，不讓回去。人民惟恐被指爲上等戶，有的出嫁祖母及孀母，有的與孀母或兄弟分居，有的送田給豪家，有的出家當僧道，有的甚至尋死。如京東某民家有父子二丁，被派充當衙前。父對兒子說，我願意死，免得你們將來凍餓遭橫禍。說罷自己縊死。人民爲了降低戶等，減少人口，甘心嫁母尋死，充役的痛苦危險，可以想見了。

官戶、形勢戶、僧道、學生、都有免役權，下等戶、單丁戶、女戶也得免役。富家子弟捐數百貫錢給州縣學校，就取得學生名義。這樣，應役的民戶自然是少錢少勢的某些小地主和富農。

王安石新法，凡當役人戶，按等第出錢，免充諸役，名免役錢。原來免役的官戶、女戶、單丁戶、寺觀戶、未成丁戶，也按貧富分等出錢，名助役錢。官用一小部分免役錢僱人充役（如利州路歲用僱役錢九萬餘貫，徵取免役錢却多至三十三萬貫，多徵的錢，稱寬剩錢），不再強派人民充當。神宗元豐七年，歲收免役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貫。免役法在原來免役人看來，是深惡痛絕的虐政，反對非常劇烈。

方田法——官員地主佔有無數逃田（隱漏租稅），王安石創方田法，想清丈頃畝，增加租稅。止方了二百餘萬頃，就被反對停止。

市易法——市易法是侵奪商人利益的方法。它的業務分兩類：（一）放款收息。就是聽人賒貸官錢，用田宅或金帛作抵押，每年出息十分之一，過期不輸利息，每月加罰錢百分之二。（二）統制商業。就是設立大商店，賤價強收商人的貨物，高價出賣。開封市上連冰塊、梳篦、脂麻等細物，都被政府統制專利。

第二 整軍類：

保甲法——王安石想用農兵制逐漸代替募兵制，創行保甲法。鄉村民戶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本地舊戶）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一人爲都保正。不論主戶客戶，每戶兩丁抽一當保丁。每一大保每夜出五人巡邏防盜。一人有犯罪行爲，同保人不先告發，連坐受罰。農隙保丁自備弓箭，集合練習武藝，十日一換班。平時警戒盜賊，戰時可補充兵額。保甲法行施

的結果，正如司馬光所說『農民二丁取一，編成保甲，官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教練一次。每一丁上教場，別一丁供送飯食，保正、保長借修棚除草爲名，扣留保丁，必待賄賂滿意，才放免回家。官府派員下鄉檢查，往來如織，勾結保正、保長，勒索給養，小不如意，卽施刑罰。中下戶破家蕩產，不够官長們的苛求，愁苦困敝，無處告訴，只好棄家逃亡。』

神宗王安石厲行新政的宗旨，顯然止求擴大收入，整頓軍隊來保護自己臨危的地位。他們並沒有改革官僚政治的意思，反而增官俸，加吏祿，多置宮觀官，優待昏老無用的官員，坐食厚祿。他們也沒有改善人民生活的意思，反而更加重窮人的負擔，既納助役錢，又要當保丁。他們與舊官僚派政見分歧處，止在對原來享受免賦、免役特權的各階層是否應該受些限制這一點上。蘇軾斥責王安石想均貧富，不合天理，其實安石僅僅要求富人也出些錢給國家罷了。

王安石一派新官僚，如呂惠卿、章惇、蔡確都因推行新政得高位。熙寧七年，安石罷官，呂惠卿繼任做宰相。惠卿忌安石復用，出力排擠，同派內王呂對立，給

了舊官僚派奪取朝政的機會。

神宗死，哲宗立，改元元祐。哲宗年十歲，祖母高太后臨朝聽政，用舊派首領司馬光做宰相，起復舊人舊法，凡屬新人新政，一概廢除。舊派得政，內部分化，洛（首領程頤）、蜀（首領蘇軾），朔（首領劉摯、梁燾等）三黨，互相攻擊，紛紜不已。元祐八年，高太后死，哲宗親主國政，復用新派章惇做宰相。恢復王呂新法，改元紹聖（繼續神宗的聖政）。凡元祐政令。一概廢除，驅逐舊派七八百人，大小官無一得免。

哲宗死，弟徽宗立。向太后臨朝聽政，任舊派韓忠彥新派會布為左右相，改元建中靖國，表示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新舊並用的意思。向太后臨朝七月退位，徽宗親政，又專用新派，改元崇寧（崇尚熙寧政治）。蔡京得權，一意排斥舊派，新派呂惠卿等也被抑退，京師及各州縣樹立元祐黨籍碑，列司馬光等三百九人為奸黨，元祐舊臣，貶竄死亡略盡。

第六節 北宋的潰滅（上）

徽宗任用六賊（陳東稱蔡京等爲六賊），搜索全國財物，供自己享受。蔡京、王黼做宰相，巧立法令，刻剝人民；閹人童貫做上將，虛誇軍功，浪費犒賞；閹人梁師成代寫御筆號令，出賣官爵；閹人李彥括公田，任意指民間良田爲荒地，充作公田，朱勗創花石綱，專搜東南（江浙）奇花異石，運送東京。六賊積累私有贓物，豪富驚人。朱勗有田三十萬畝。王黼庫中麻雀乾裝滿三大屋。童貫庫中有理中丸（補藥）數千斤。蔡京廚房分工極細，包子廚中擘葱絲婢妾，不知整個包子怎樣做。梁師成一身兼數十百職，廣受賄賂，奴僕商賈，獻錢七八千貫，即得進士及第，宣和六年殿試，一次賣出進士一百餘名，李彥貪暴類朱勗，私產也不相上下。全國官吏，多數是六賊的徒黨，他們榨取贓物，當然數量巨大，不可計算。

六賊知道統治階級中某些人士，也不能容忍他們的惡行，必需嚴禁異論，才能滿足自己的慾望。蔡京借『元祐姦黨』『元祐學術』作排斥政敵的工具，凡是異己

的人，指爲元祐姦黨，異己的言論，指爲元祐學術。蘇軾、黃庭堅等人文集印板，悉數燒毀，司馬光資治通鑑幸有英宗御製序文，得不毀。做詩（怕做詩譏刺）也算元祐學術，凡官員士人傳習詩賦，杖一百。

人民遭受的痛苦更無待詳述。宣和時，京西一帶飢荒，人相食，煉人腦取油，假充其他油類，運銷四方。李彥不顧飢荒，在京東西照舊括田，發民夫運奇物進貢，民夫多自縊車轅下。

徽宗兩次發大軍取燕京，都潰敗逃回，宋軍腐朽無用，不堪一擊，早被金人看透了。阿骨打對宋使趙良嗣說：『中國大將獨數劉延慶，延慶提十五萬衆，不戰自潰，你們中國算什麼！敢向我求割地。』金人見宋朝君臣積累金壓寶物，富盛無比，更急謀進兵掠奪。宣和七年十二月，金主吳乞買任命完顏宗翰（粘罕）爲左副元帥，進取太原，完顏宗望（斡離不）爲南路都統，進取燕京，兩路會師汴京。一面派人要求宋割讓河東、河北，劃黃河爲界。童貫在太原，驚慌不知所爲，決計逃歸開封。太原知府張孝純請貫集諸路兵將，堅守太原，貫不聽逃走。孝純歎道，平

時止見童太師作威作福，一朝有事，抱頭鼠竄，還有什麼臉見人。宗望軍至燕京，宋守將郭藥師率軍迎降，金令藥師作嚮導，長驅南下，宋文武官或逃或降，無人對抗。宗翰軍至太原，張孝純率軍民堅守，金軍困居城下不得前進。徽宗得報大驚，下詔悔過，自責過去一切罪行，讓位給兒子欽宗，自己準備出奔。朝官們有的想逃走，有的想降敵求利，極少數人主張守城禦敵。

欽宗靖康元年正月，宗望軍已到黃河北岸，徽宗帶領蔡京、童貫、朱勛等率兵二萬逃往南京（河南商邱縣）。宰相以下衆官勸欽宗棄城逃避，主守派首領李綱竭力阻止，欽宗不得已定策固守，軍民們聽到固守的命令，感泣流涕，拜伏呼萬歲。欽宗爲首的主逃派衆官，全數轉爲主和派，預備議和條件，任李綱爲行營使，讓他單獨去佈置守城計劃。金軍攻城，李綱親率軍民登城防守，奮勇殺敵，金軍敗退。欽宗派使官到金營乞和，約定：（一）獻金百萬兩，銀五千萬兩，帛一百萬匹，牛馬一萬頭；（二）尊金主爲伯父；（三）割太原、中山（河北定縣）、河間（河北河間縣）三鎮；（四）送親王宰相到金營當押信。欽宗下令用軍法搜括私家金銀，

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民間錢財，掠奪一空，官員家却並無損失。例如王黼被雍邱（河南杞縣）民衆殺死，朝廷才下詔籍沒家產，市民進黼宅尋取餘物，還有絹七千餘匹、錢三十餘萬貫。

勤王軍馬忠率京西募兵來援，擊敗金兵。范瓊率京東騎兵一萬繼至，宋軍威稍振。老將种師道率姚平仲入援，沿路揚言种少保領西兵一百萬來到。金人懼，斂兵增壘自衛。欽宗命种師道爲宣撫使，與行營使李綱分統各軍。种師道主堅壁清野，持重不戰，李綱從姚平仲謀，夜襲金營。二月，平仲襲金營敗還。种師道說，劫寨是不該的，不過兵法有出其不意的辦法。今夜再遣兵分路進襲，也許會成功。如仍不勝，索性每夜出數千人攻襲，不要十天，敵人疲勞，自然退走。欽宗起初滿想姚平仲一舉成功。聽說夜襲失利，驚慌喪氣，不敢用种師道謀，即日罷斥李綱、种師道，表示對金人謝罪。任蔡懋爲守禦使代李綱守城。蔡懋下令守城人不得向金兵放箭投石，軍民憤極。太學生陳東等率軍民數萬人集宮門外強求復用李綱、种師道，呼聲動天地，欽宗不得已召還二人。

李綱復出守城，軍民喜躍，爭前殺敵。金軍見勤王兵聲勢漸盛，宗翰圍太原，不能來會，不等金銀數足，引兵北去，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金人半渡，伏兵襲擊，欽宗不許。李綱請發兵『護送』金人，得允許。綱暗告將士分路尾追，乘機猛襲，將士受命，踴躍即行。宰相李邦彥責綱不該追敵，發詔書召還追兵，將士路上接到退軍命令，無不憤怒。呂好問告欽宗道，金人得志，更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再來，禦敵設備，當速講求。欽宗不聽。

宗望北還，中山河間兩鎮堅守不降，欽宗遣种師道、种師中、姚古往援，宗望退走。宋君臣們以爲從此太平無事，依舊晏安淫樂。徽宗也回來享福，絲毫不悔前過。李綱深覺可憂，奏備邊禦敵八策，朝官們嫌他多事，教他出任河北、河東宣撫使，免得在朝說話。勤王諸名將也都借故斥退，如說种師道年老難用，种師中、姚古擁兵逗遛，其他直言敢諫，主張戰守的官員一律斥逐出京，又下詔解散勤王軍。李綱奏稱河北、河東，每天告急，朝廷不遣一人一騎往救，反解散各路義兵，日後再要號召，恐無敢響應的了。朝議李綱專主抗戰，喪師費財，罪不可赦，欽宗罷李綱

官，安置（充軍）建昌軍（江西南城縣）。

第七節 北宗的潰滅（下）

宗翰攻太原久不下，聞宗望講和，大獲回國，也遣使來求賂，宋朝拘辱使人，藉示威武。宗翰怒，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副都總管王稟率衆堅守，城中糧絕，軍士先食牛馬，次食弓弩皮甲，百姓食糠粃草木，最後人相食。九月城破，王稟領餓兵巷戰，敗死。金既破太原，宗翰、宗望分兩路大舉南侵。真定府（河北正定縣）知府李邈，守將劉翊上書告急，凡三十四次，朝廷擱置不理。唐恪、耿南仲等專主和議，一面發急檄停止各路勤王軍，不得妄動前進，一面派使求和。金人口頭許和，進攻並不停止。呂好問請召勤王軍，唐恪、耿南仲恐妨和議，不許。十一月，宗翰軍至黃河北岸，宋將折彥質領兵十二萬、李回領騎兵一萬防河。金軍夜中擊戰鼓達旦，宋防河軍全數潰散。金軍渡河，長驅入鄭州。宗望軍攻大名，欽宗遣弟康王趙構往見宗望，許割三鎮，仍尊金主爲皇伯，上尊號稱『大金崇天繼序昭德定功休

仁尊信修文成武光聖皇帝』。趙構出開封城，副使王雲指城告趙構道，眞定北京城高一倍，我親見金人小攻即破，京城如何能守。趙構到長垣（河北長垣縣）。百姓喧呼攔路，頂盆焚香，乞起兵抗敵，願爲國家效死。經滑州相州至磁州，沿路百姓攔阻趙構勿再前進。磁州知州宗澤留住趙構，百姓指王雲大罵道，這真是賣國奸細，執王雲即時割死。

欽宗等驚懼無策；兵部尙書孫傅訪得妖人郭京，自言能施六甲法（妖術），只用七千七百七十九人，可生擒金國二帥。朝廷深信不疑，出金帛使京募神兵。金軍至開封城下，朝廷屢命郭京出神兵退敵，京推辭再三，宣稱不到最緊急的時候，神兵不出。等到大風雪天，郭京與張叔夜坐城上，令守城人全數退下，不得偷看，破我神法。大開宣化門出攻金軍，神兵敗。京託言要自去作法，下城率殘兵逃走，金軍登城，宋百官軍民潰亂。欽宗痛哭道，我不用神師道，追悔不及了！軍民聚衆願與金人巷戰決死，金人宣言議和退兵，朝廷急禁止抗拒，遣開封府尹何栗使金軍乞和。宗翰、宗望道，我們不想滅宋國，叫你們太上皇來商議割地，我們就退兵。栗

唯唯聽命回來。欽宗道，上皇驚憂成病，我止得自往講和。栗自喜和議成功，會百官飲酒，談笑終日。

欽宗出見宗翰、宗望，金人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欽宗下令大括民間金銀。又遣大臣二人往兩河割地給金，並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書伴金使到各州縣令開城歸降。歐陽珣力言中國地不可尺寸送人，又言戰敗失地，將來取回理直，不戰割地，將來取回理曲。宰相大怒要殺珣，賴衆人救免。珣被迫奉詔往割深州（河北深縣），至城下痛哭告城上人道，朝廷被奸臣欺誤至此，我決心一死，你們勉爲忠義救國。金使怒，執珣焚死。其他州縣人民都堅守不奉詔，金人只得石州（山西離石縣）一處。

靖康二年正月，金索金銀益急，揚言要縱兵入城，令欽宗再往金營，等金銀滿數放回。人民各竭家中所有獻給官府，甚至福田院（乞丐收容所）窮人，也集得金二兩銀七兩。官員們却不捐一文。金軍追索不已，欽宗被拘留，下詔增派大員二十四人根括（澈底搜括）金銀，發掘宗室、國戚、內侍（宦官）、僧道、技術（醫卜

等入）、娼優家藏金，凡八日，得金二十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帛一百萬匹。官員們窖藏仍多，金人怒，開封府再立賞格，大行根括，凡十八日，又得金七萬兩，銀一百十四萬兩，帛四萬匹。宗翰、宗望大怒，殺括銀官梅執禮等四人，餘官各杖數百。

金人索取金銀絹帛外，還索取皇帝儀仗，各種珍寶、書籍、印板、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天下州府圖、百工、技藝、婦女、僧人、娼優、后妃、親王、公主、駙馬等人物。又聘請太學中儒生三十人，應募人多閩人及兩河人，官府各給三百貫治裝，三十人欣然應聘。二月金主下令廢徽宗、欽宗爲庶人，所有趙氏親屬和宗族，不問男女老幼悉數虜去，趙氏全族只剩被民衆留在河北的趙構一人。

金人兵力有限，自知不能統治中國，必需扶植一個新的漢奸政權，來防止趙氏政權的復興。三月，金立宋宰相張邦昌爲大楚國皇帝，指定建都金陵（南京）。金人用意是在張邦昌帶領大批降官，去南方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自己再乘虛來佔據中原。却不料擁護張邦昌的降官們，有些財產在開封，不願南遷，有些看趙構存

在，名義比較正大，不如改擁趙構有利，尤其是一般人民痛恨張邦昌賣國受封，罪大惡極，決不承認他的政權。忠義軍到處發動，給張邦昌以及降官們一種最大的壓力。四月，金兵退出開封，張邦昌即時成了赤手空拳的獨夫，無法維持帝位，降官們也就順風施帆，紛紛向趙構勸進，表示效忠舊君。張邦昌不得已退位，率百官上表擁戴趙構。

張邦昌稱帝三十三天。退位讓趙構稱帝。

第五章 外族侵入北方南北分裂時代——金與南宋

一一二七年至一二七九年

第一節 南宋建國與宋金間的和戰（上）

靖康二年四月，徽、欽二帝隨金軍北去。藏匿在河北，號稱兵馬大元帥的康王趙構跑回南京（商邱縣），五月初一日，做了宋皇帝，改元建炎。便是被稱爲中興的高宗皇帝。當時抗敵志士和全國人民有足夠的力量驅逐金寇，恢復國土，這在當時稱爲戰守派（主戰派）。同時高宗爲首的腐朽統治階級，專主逃竄、議和、投降三個步驟，稱爲降走派（主和派）。降走派的主張全部實現，金必滅宋，戰守派的主張全部實現，宋必滅金，兩派相互鬥爭、相互制約的結局，造成半獨立半附庸的南宋。

高宗稱帝，依靠主和派首領黃潛善、汪伯彥作左右手。當初欽宗在軍民公意和太學生伏闕運動的壓力下，曾下詔召李綱從充軍地回來，在輿論壓迫下，高宗不能不讓李綱暫時做宰相。

李綱專力招撫義兵，建立新軍。當時舊軍積弊極深，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范瓊等人，畏怯貪暴，紀律蕩盡，見敵首先竄逃，見民大肆虜掠，爭取金帛，劫奪婦女，虛報戰功，勒索厚賞。李綱深知舊軍不可用，那些被高宗、黃、汪指為羣盜的民兵，却真能負起抗敵的重任。他制定新軍制，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舊軍），並依新法組織，又頒佈新軍法，犯虜掠、抗令、臨陣先奔，一軍危急他軍不救等罪，各處死刑。

招安朝廷指為羣盜的祝靖、薛廣、黨忠、閻瑾、王存等部十餘萬人，依新軍制軍法收編，無一人叛去。李綱又請高宗任張所為河北招撫司，傅亮為河東經制使，靖康時張所在圍城中，遣人携蠟書（秘密信）募河北義兵，人民見蠟書喜悅道，我們早被朝廷遺棄，幸有一張御史還記得我們，即時聚集十七萬人聽令。傅亮會率勤

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兩河人民聽說張所、傅亮任招撫職，踴躍響應，民軍首領丁順、王善、楊進各擁衆數萬至十餘萬，自投招撫使請求効力。張所派都統制王彥率偏將岳飛等七千人先渡河，駐新鄉縣。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率衆歸附，綿亙數百里，給金人極大的威脅。太行山民兵爲表示對國家的血誠，面上自刻『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因此王彥部號稱八字軍。

當時河北境義兵八字軍最著名，山西境義兵紅巾軍最著名（起初在晉城長治一帶，後來擴大到河北陝西），紅巾軍聲勢浩大，組織極密，用建炎年號，但不求宋朝官號，見有不願降敵，從金國逃回的官民，厚贈衣糧，護送出境，路上見宋官旗幟即引去，絕不殺害，遇敵即奮死進攻，絕不畏避。他們曾襲擊金軍大寨，宗翰幾乎被擒。金人痛恨紅巾，捕逐最急，妄殺平民洩憤，但不能獲得真紅巾。

高宗決計逃往東南，李綱力爭不可。黃汪私黨張浚僞造李綱罪狀十餘條，說他是國賊。高宗加綱狂誕剛愎，計謀無效等罪名，流竄外州縣，廢招撫經制兩司，驅出張所傅亮不用。太學生首領陳東，進士歐陽澈上書說黃汪不可用，李綱不可去，

高宗怒，即日押赴市上斬首。李綱在相位七十五天，所有抗金設施，被黃汪在四五天內悉數廢除。

李綱任職時，薦舉宗澤做東京留守。宗澤到任二十餘日，安輯軍民，漸復舊觀，奏請高宗回京，並反對向東南逃避，當然不被接受。澤招募義兵守京城，沿河岸依魚鱗形築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民軍首領王善有兵數十萬，車萬乘，楊進號沒角牛，有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丁進等各有兵數萬，都投宗澤願聽指揮。澤號稱有兵百餘萬，糧支半年，金人畏懼，頓兵不敢圖東京。

宗澤部署諸軍。想乘勢大舉渡河，恢復失地，高宗正在揚州安居淫樂，自然不准。宗澤是七十歲的老人了，憂憤成疾，背上發疽，病勢危急。諸將楊進等入見，澤勉強坐起說道，諸君能爲我殲滅強敵，我死不恨了。諸將流涕道，願盡死力，澤連呼渡河三聲，氣絕身死（七月）。李綱宗澤都主張組織義兵，作興復中國的基本力量。高宗一類人却最仇視他們這個主張，多方阻撓，不使成功。

宗澤死後，金人又決計南侵，高宗深信和議必成，對黃汪說，潛善作左相，伯

彥作右相，我還怕什麼大事不濟呢？黃汪二人叩頭謝恩。正在高興，宗翰率兵長驅直攻揚州，沿路守將望風潰逃，高宗一直奔逃，二月十三日到達杭州。御史張激劾黃汪二十大罪，二人罷相。將官苗傅、劉正彥因衆怒起兵殺樞密使王淵及宦官康履等，又迫高宗傳位給兒子趙敷（三歲），再不許他干預國事。呂頤浩、張浚、韓世忠、張俊等起兵擊敗苗傅、劉正彥，擁高宗復位。呂頤浩是主和派首領之一，高宗用呂頤浩做宰相，並兼樞密使御營使，軍政大權全部交給呂頤浩。

呂頤浩第一件大政事就是派人向宗翰求和。求和書這樣寫着：『宋康王構（不敢說自己做了皇帝）謹致書元帥閣下，願奉大金正朔，比於藩臣。』又調東京留守杜充守江寧，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放棄長江北岸廣大的土地。金人大起燕山河北民兵，宗弼爲統帥，分路渡長江，宋文武官或開城投降，或乘機虜掠（如張俊駐軍明州，借清鄉爲名，環城三十里內，民家悉遭焚劫），金軍蹂躪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等地，無人抵禦。高宗經越州奔明州（寧波），走入大海，金兵直追到明州海邊。當時真能抗敵守土的，與中原一樣，仍是人民的武

力。員外郎馮檣給劉光世的信裏說：『金人深入，犯兵家大忌，官軍前不抗拒，後不襲逐，金人無所忌憚，如走入無人的曠野，試看鄉村農民，連紙甲竹槍也沒有，與敵對抗，勝負相半。豈有國家久練的軍隊，反不及鄉農，止是望風畏避罷了！』

金軍在廣大民兵壓力下，焚毀建康府（江寧），臨安府（杭州），明州等大都市後，率兵退走。

建炎四年七月，金封宋叛將劉豫爲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對金主自稱兒子。十月，放姦細秦檜歸宋，秦檜對高宗說，要天下無事，必需南自南北自北，互不侵犯。高宗聽了大喜，對朝臣說：『秦檜比什麼人都忠實，我得了他，喜歡得夜裏睡不着。』第二天就封秦檜爲禮部尙書，送秦檜來的船夫孫靜，也賞給承信郎的官位。秦檜是北宋太學生，能做文章，又能奔走辦事，同學們給他混號叫做秦長脚。靖康時，檜做御史中丞，反對割地求和，反對金人廢趙氏立張邦昌，頗有忠義的聲名。檜被虜入金，諂事金大將撻懶，很得信任。金人侵入中國，到處遭遇民兵的攻擊，兵力消耗過甚。急謀改用以華制華的政策，因此叛將劉豫、姦細秦檜成爲

適合需要的人物。紹興元年二月，封秦檜做參知政事，八月，進位做正宰相，專力進行和議。

第二節 南宋建國與宋金間的和戰（下）

紹興六年，金主完顏亶令劉豫發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悉數當兵，集合李成、孔彥舟、關師古等軍，號稱七十萬，實數三十萬，分三路寇淮。宋大將劉光世、張俊棄城逃走，劉豫軍都是中國人民，不願擊宋，許多兵士衣上寫本人鄉貫姓名，在樹林中自縊死，表示寧死不殺宋兵的意思。宋將楊沂中擊劉豫軍，豫軍不戰奔潰。金人見劉豫無用，決計廢豫。淮宋投降，高宗大喜。趙鼎爲首的文武官員多說中原可以收復，不需屈辱求和，高宗却別有見地，他看出連年戰爭中已經鍛鍊出岳飛、韓世忠兩部新的有力軍隊，尤其是岳飛部不但大遭高宗的畏忌，也被其他將帥如張浚、張俊一類人切齒仇視。高宗始終固執寧可添置大將，添置幾項軍馬，不許軍馬集中在少數將領手中。韓世忠軍最多不過三萬人，岳飛軍更少。他深怕『末大

必折，尾大不掉』，寧願投降仇敵，不願大將成功。

金國將帥也分和戰兩派，宗磐、完顏昌、宗雋主和，割齊舊地與宋，令宋稱臣貢歲幣。宗幹、宗憲、宗弼主戰。宗磐官最大，主和派得勢，定議割地與宋。金派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不承認宋國號）令高宗跪拜接受詔書。宋文武官認爲奇恥大辱，羣起反對。最著名的胡銓請斬秦檜奏文，民間刻板傳誦，流行甚廣，連金人看見，也說中國有人。高宗怒極罵道：『士大夫止替自己打算，那時候我從明州逃入大海，就是拜一百拜，你們也管不了罷！』高宗秦檜用各種欺騙鎮壓手段，終於達到如願投降。紹興八年，高宗率百官跪拜接受大金皇帝恩賜河南詔書，願每年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表示謝意。

高宗秦檜投降成功，正在得意，金宗磐、宗雋、完顏昌等謀反，被金主殺死，政權全歸宗幹、宗弼，決計大舉南伐，收回河南土地。

紹興十年五月，金主令都元帥宗弼率孔彥舟、鄒瓊、趙榮精兵十餘萬趨開封，歸降貝勒出山東，完顏杲入陝西，李成入河南。宋守官多是金齊舊官，紛紛迎降，

不到一月，賜宋土地盡入金國。高宗秦檜也覺無話可說，而且金兵大舉侵入，不得不暫時對主戰派略微讓步。主戰將領劉錡率八字軍守順昌府（安徽阜陽縣），金兵屢攻不下。宗弼怒責諸將無功，諸將道，今天的南軍，不比往昔，元帥親到城下自見。宗弼率拐子馬（馬被鐵甲）進攻，高宗令劉錡棄城退兵，錡得詔不從，出兵死門，宗弼大敗逃遁。岳飛駐德安府（湖北安陸縣），奏請進兵，高宗急命李若虛面諭岳飛不得輕動，應退守不進。飛不聽。若虛道，我願受錯傳聖旨的罪名，算作朝廷許你進兵。飛大喜，即日出發，大敗韓常兵，收復潁昌（河南許昌縣），淮寧（河南淮陽縣）兩府。韓世忠軍攻下海州（江蘇東海縣），王德軍攻下亳州（安徽亳縣）。開始交兵，宋軍大佔優勢，宋官洪皓（先前被金拘留在燕京）遣密使來奏稱金人順昌敗後，震懼喪魂，準備退走，請出兵直追，勿失機會。高宗、秦檜却怕劉錡追敵，嚴令退軍。岳飛率輕騎駐郾城（河南郾城縣），大軍駐潁昌府，命諸將分路出戰，兵勢甚銳。金軍屢戰不勝，死傷奇重。宗弼自率拐子馬一萬五千騎逼郾城，飛令步兵持麻扎刀斫馬足，全軍奮擊，大破金軍。宗弼痛哭道，自從海上起兵，

全靠這馬取勝，現在完了！飛奏稱金人銳氣已挫，將棄輜重渡河北走，中原豪傑響應，本軍將士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秦檜正謀講和，知飛意堅不肯輕退，急令張俊、楊沂中、劉錡退回，使飛軍孤立失援。宗阿逃歸開封，飛進駐朱仙鎮，距開封四十五里。飛早先（紹興五年）派遣將官梁興渡河入絳州（山西新絳縣），號召太行兩河豪傑人民秘密輸送食糧助義軍，此時配合飛軍屢敗金兵，中原大震。金國將士如韓常等密約歸降，飛大喜，對部下說，『直抵黃龍府（遼寧開原縣）與諸君痛飲一場』。正準備渡河，高宗、秦檜藉口岳飛孤軍不可久留。勒令退兵。飛一天接到十二道金字牌（朱漆木牌上寫金字，日行五百餘里，有極緊急軍機，直接自御前發出）飛憤惜流涕，向東（高宗在杭州）哭拜道，十年苦功，一朝廢毀。下令退軍。民衆攔馬哭告：『我等頂香盆，運糧草，迎接宋兵，金人都知道，我們還能活麼？』飛悲泣道：『我不得擅留。』軍民號哭，聲動天地。飛軍退還武昌，穎昌、淮寧、蔡、鄭等地，又被金人奪去，中原豪傑從此對宋絕望。

高宗、秦檜解岳飛、韓世忠兵權。張俊深忌飛與劉錡善戰立大功，屢言岳飛藉

口缺糧，逗遛不進，劉琦作戰不力，秦檜令御史万俟卨、羅汝楫爭先奏攻岳飛不忠謀叛。宗弼給秦檜密書道：『你朝夜請和，不殺岳飛，我決不許和。』檜也知道岳飛不死，和議難成，自己的相位也難保，專力謀殺岳飛。令張俊逼飛部將王貴、王俊誣告張憲謀逆，檜捕岳飛及義子岳雲入獄。檜想加飛違抗命令，擁兵逗遛，圖謀反叛等大罪，絲毫尋不出證據，索性用『莫須有』（也許有）的罪名硬指岳飛叛逆。令獄官在獄中殺飛（紹興十一年十二月）。

岳飛死後，韓世忠閉門謝客，絕口不談兵事，幸得保全生命。其餘凡主戰及同情岳飛的官員，或編管（囚禁），或暗殺（如牛皋、邵隆），不留一人。紹興十二年正月和議成功，兩國劃定淮水中流爲界，高宗進誓表道：『臣構言：既蒙恩造，許備藩國，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金主）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金主封高宗爲宋國皇帝。高宗認秦檜有莫大的功績，封他做宰相兼樞密使，總管軍政大權。人民恨秦檜切骨，小軍官施全路上謀殺秦檜，被捕審問，施全大罵道，全國人民與金爲仇敵，你獨賣國投降，我不殺

你殺誰？槍怒，押全到市上凌遲處死，市人莫不流涕。

第三節 南宋的腐朽政治與道學的提倡

南宋整個統治階級在偏安的局面之下，始終過着淫侈腐朽的生活。因為它是北宋的繼續，北宋時代各種惡習，不僅絲毫沒有改革，反而盡量發揚起來。所以南宋的政治，比北宋更加惡劣，人民的生活，比北宋更加慘痛。

從皇帝到僧道訟師，大體是這樣生活着的。

皇帝——高宗在臨安府（杭州）大造宮殿，御花園多至四十餘所。又特置御前甲庫，搜集技藝精巧的百工，製造各種奢侈品。他年老退位，居德壽宮，孝宗借孝養名義，窮奢極侈，買他的喜歡，可是他並不滿足，還要求新立異，任性浪費。子孫繼承，奢侈成風，有增無減。例如皇帝生個兒子，要用羅二百匹，絹四千六百七十四匹，金二十四兩八錢七分四釐，銀四千四百四十兩。皇子每日食單，有珍肴數十種。土步魚止取兩腮（像圍棋子大），螾蟬（海蟹）止取兩螯，餘悉拋棄，認為

不堪食用。偶有人拾取，廚官笑罵道，你們真是狗兒，什麼都能喫。皇帝出宮，有儀仗隊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人。某次高宗到張俊家遊玩，張俊供奉精美食品數百種，進奉寶器古玩書畫數百件，金器一千兩，珍珠七萬顆，犒賞下級隨從用羅一千匹，錢三萬貫，肉三千斤，酒二千瓶，燒餅二萬個。宋末高斯得說，『當今兩大財蠹，第一是軍隊，第二是皇室』。凡是后妃閹宦宗室外戚等人，都靠着皇帝盡量浪費。

官吏——官吏不獻賄賂，不能得差遣。貢獻合格，無論怎樣貪污，被人控告，也決不懲罰。南宋大小官吏（中外文武官四萬三千員），對上行賄，對下暴斂，成爲定例，無需隱諱。陳自強做宰相，官員們上書，信封上必需寫明『並獻某物』，否則擱置不閱。行賄以外，還得獻媚。程松謀升官，買一美人取名松壽，獻給韓侂胄。侂胄問，怎麼與你同名。程松答，爲要賤名常達尊聽，侂胄歡喜，便給同知樞密院四川宣撫使的官職。許及之謀升官，跪在侂胄面前，哀求哭請，也得同知樞密院。侂胄做壽，許及之遲到一步，大門已閉，趕忙從門闌下爬進去，登壽堂行禮。某次侂胄帶着一批官員遊山莊，指竹籬茅舍說，這真是田野間氣象，可惜沒有鷄狗

聲。說話未了，忽聞草中有狗狂吠，仔細一看，原來是臨安府尹趙侍郎伏在那裏學狗叫。

軍隊——高宗獎勵軍隊腐敗，專用庸鶩貪污人做將帥。張俊，劉光世，楊沂中三大名將高爵厚祿，窮極富貴，安享淫樂，兵士從不訓練，或使爲工匠，或使爲商賈，或使爲奴僕，強令做不當做的事，又強奪應當得的糧餉。偶遇敵軍，照例奔潰。如李顯忠不戰退，奏稱獲捷立功，官兵五千二百零五人，都該受獎。高宗不待查核，一律加賞。劉光世沉迷酒色，聽人談恢復，立即動怒。楊沂中渾號鬻鬪（有鬚鬚的鬪官），指他善能奉迎，像個鬪人。這樣的大將，高宗才敢任用不疑。高宗以後，江、淮、荆、蜀等邊鎮，主帥私吞糧餉，兵額止存半數。

太學生——靖康時太學生陳東率衆數次伏闕上書，主持公論，大得人民的稱道。高宗殺陳東，歐陽澈。僞齊劉豫稱帝，首在歸德府（河南商邱縣，宋時稱南京）建陳東，歐陽澈廟，封東爲安義侯，澈爲全節侯，企圖收攬人心。高宗在杭州，也止得下悔過詔，封東爲朝奉郎，賜官田十頃，抵制劉豫的陰謀。他受了這個教

誦，對太學生採取利誘政策，不敢過度壓迫。此後權姦多利用太學生作攻擊政敵的工具，太學生也借議論朝政，製造虛名，做升官門徑。賈似道善能收買學生，懸賞格（官和錢）徵文，末等還得賞錢數百貫。學生們喜出望外，歌功頌德，說天下已經太平，賈相公功高無比，當時有這樣一首譏刺詩，『鞞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

僧道——朝廷立價出賣僧尼道士度牒（每度牒一張，約賣錢七百貫至一千貫）。收容數十萬（紹興二十七年道士一萬人，僧二十萬人，無度牒僧不在內）安閑坐食的僧道在寺觀裏。例如明州僧寺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縣一縣，城內有寺二十六，城外八十。天童寺日飯千僧，育王寺日飯七八百人，行（無度牒僧稱行童）僕（僧寺僕役）數略相等。天童歲收穀三萬五千斛，育王三萬斛，又多開設長生庫（當店），剝削窮民。富貴人家喪事，僱僧人唱降黃龍等曲，少年僧養長指爪，弄花鼓鎚，專討婦女的喜歡。

訟師——南宋訟師業特別發達。江西著名訟師多立訟學校，教授告訐（揭發陰

私)法，學生常數百人。浙江有業嘴社，專學詭辯，顛倒是非，欺壓鄉民。

朝廷對士大夫，一面利誘，一面禁止正直言論。高宗秦檜怕人誹謗和議，令各州郡所有刻板書籍，並用黃紙印一部，送秘書省查看。各郡試士文卷，高宗親自批閱。朝臣做詩文或言談，動被指爲誹謗。如范彥揮因作夏日久陰詩，芮燾因作牡丹花詩，賈子展因醉後有嘲笑語言，李孟堅因父李光撰野史失實等罪，流竄惡遠地方編管。

高宗知道單靠言論限制，還不能促使全國人民的思想陷入麻痺狀態，也就是自己的地位還不能看作鞏固無慮。他認定北宋程頤一派的儒學(理學、道學)最適合麻痺人民思想的用途。建炎二年，他逃到揚州，用楊時做工部侍郎。楊時年七十五歲，是程頤的得意學生，北宋末投蔡京門下，得秘書郎官職。他做官無聲無臭，不講時政是非，止講些大學中庸，天理性命，正心誠意，庸言庸行一類教人服從長上(不論長上怎樣惡劣)、奴顏婢膝的學問。紹興元年，追贈程頤爲龍圖閣直學士，下詔確定程頤是孔子嫡傳。宰相趙鼎尊程頤學，凡稱伊川(程頤)門人，不論真

假，都賞官做，因此程學大興，互相傳授，成求仕捷徑。

程頤學派傳到朱熹，號稱道學全盛時代。朱熹講正心誠意的道學，被認為登峯造極。他本人的行爲，並不與他口說符合，雖然他聲名大，徒弟多，經長時期的修飾隱諱，似乎裝成聖賢模樣，可是不能掩蓋的行跡，却依然流傳。如迷信風水，掘別人的墓地，葬自己的母親；娶尼姑二人作寵妾；標榜儉德，不讓老母吃好米（都是南宋人的記載）。

朱熹死後，他的門徒遍佈朝野，他的道學大被朝廷推崇獎勵，他的學說，成爲一種定型的社會意識形態。曲解的片面的忠孝節義等等封建倫理，灌輸給下層民衆，立即起了物質的力量，起義反抗的精神削弱了，腐朽的統治階級，得朱熹道學的助力，確實不小。

第四節 繼續發展中的南宋經濟

南宋領土不過北宋二分之一（北宋全國一千二百三十四縣，南宋七百三縣），

國家歲入却與北宋全盛時代約略相等（仁宗皇祐元年歲入一萬二千萬貫，英宗治平二年歲入一萬一千萬貫，南宋末年歲入一萬二千萬貫）。這說明南宋剝削的嚴重，同時也說明南宋經濟的發展。

一 土 地

北宋官田極少，南宋相反，朝廷所有官田，寧宗時每歲收入租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租錢一百三十一萬五千貫。權貴豪強，佔田無限，有的歲收租米多至一百萬石。農民耕種小塊土地（少至一二畝）被官吏百端誅求，想賣田還債，找不到受主，想棄田逃走，捨不得妻子（保甲法極嚴，全家逃走不可能），唯一出路止有將田地無代價獻給富貴人家，充當佃戶，托庇主人權勢，得免官稅和官役。照葉適說：『有田的不自耕，能耕的沒有田，對官府直接納稅和服役的農民，不及農民總數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以上是地主家的佃戶。』照洪邁說，佃戶耕豪富家田，對半分租，稱爲主客分。還有官吏恃勢奪田，成爲慣例。如溧陽縣官陸子適，取福賢鄉

圍田六千餘畝獻宰相史彌遠，彌遠賞錢每畝十千文。子適追田主索田契，激起反抗，派兵殺傷數十人，擒田主多人入獄，灌尿糞逼寫獻契，一錢不給，子適立成巨富。

公田——土地兼併這樣嚴重，某些統治階級中人，也不得不注意到補救的辦法。如朱熹行經界法，主張地主負擔租稅。他做漳州知州，奏稱『紹興時漳、泉、汀三州沒有經界田地，小民往往產失稅存，不勝冤苦。官吏豪強共同作奸，有田人家報稱逃亡，租稅令無田人均攤。止有進行經界法，才能公平』。朱熹因事革職，所請不得行。南宋末，賈似道行經界推排法，權貴僧道，仍多隱漏。

二 租 稅

田租——正稅以外，增課附稅，稅米一斛，附加到五六斛，稅錢一貫，附加到十八貫。朝廷盡取州縣所收租稅，不留贏餘，地方用費，州縣官不得不別立名目，巧取附稅。後來朝廷又盡取附稅，州縣官再設法附外加附，朝廷貪得無止境，人民

負擔加重也無止境。

雜稅——建炎二年，高宗初到揚州，不敢公然加田賦，別創所謂經制錢，包括添酒錢，添賣糟錢，增收一分稅錢，增添牙稅錢，頭子錢，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等等名目。紹興五年，改稱總制錢，名目更煩瑣，收入更增大。孝宗時歲收一千七百萬貫。寧宗時四川歲收九十萬貫，其他諸州共收七百八十餘萬貫。經制錢以外，紹興二年又創所謂月椿錢。就是朝廷不問錢從何處來，只問州縣官每月要錢供用。其中名目有麴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次訴訟不勝罰錢，勝訴歡喜錢等等。僅浙西一路，朝廷額收七十萬貫，官吏額外又多取一半，人民負擔在一百萬貫以上。月椿以外，又有所謂板帳錢，取錢方法更卑劣。人民納米要增收『耗剩』，交錢帛要多收『糜費』，陷害富人犯罪，得重科罰款，縱容胥吏妄爲，得抽取贓物，諸如此類，不可遍舉。月椿、板帳每縣定額數千貫至一萬貫。

差役——官戶，寺觀戶，太學生，曾應科舉士人，單丁戶，女戶（無夫無子的

女人，死後稱絕戶，財產入官），孤幼戶，都得免差役，其餘民戶都得充役。南宋役法，備極苛虐，比北宋加重一倍以上。

三 商 業

公賣——賣鹽收入最大。唐代宗大曆末年，歲收鹽利六百萬貫，佔全國總收入的半數。北宋哲宗元祐間，淮鹽與解池鹽歲收四百萬貫，比唐全國鹽利總數已達三分之二。高宗紹興末年，僅泰州（江蘇泰縣）一處收錢六七百萬貫，與唐鹽利總數相等。南宋全年鹽利收入約一千九百萬貫。賣酒歲收約六百九十餘萬貫，賣茶歲收約二百七十餘萬貫（每歲產茶一千五百九十餘萬斤）。香料公賣，南宋始盛，孝宗時每歲收入約二百餘萬貫。

國內商業——南宋都市人口集中率遠超過北宋。北宋徽宗時開封府戶數達二十六萬，南宋臨安府高宗時二十萬戶，度宗時三十九萬戶。上列數字，未必完全可信，但指出都市在發展中却無庸置疑。照古杭夢遊錄所記，杭城自五間樓北到官巷

南到御街，兩行多是上等金銀鈔引交易鋪（錢店），凡百餘家。門前陳列金銀現錢，叫做看塚錢。融和坊北有珠子市，買賣用萬貫計算。貴家富室多在珠子市居住。有大質庫（當舖）十餘處，非萬貫以上寶物不收當。又有大綵帛鋪，出售上細疋段，錦綺繡素都選最高品。和宰門外新路南北有早市，買賣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清河坊、洋囑頭、官巷口、衆安橋一帶，多是食物店鋪。夜市很多，中瓦前夜市最大，撲賣（競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晝市無異。其餘坊巷市街，多有酒樓歌館，直到四更才靜息，五更時趁賣早市的店鋪又起來開張。不論四季晝夜，繁盛如一。

外州縣城下至鄉村市鎮，商業也普遍發展。如明州鄞縣轄一鎮八市，建康府轄十四鎮二十餘市。這種市鎮的商稅額有的數千貫，有的一萬貫。兩浙坊場（鄉村市鎮）一千三百三十四處，歲收淨利錢八十四萬貫，平均一處抽稅六七百貫。

國外貿易——金宋間陸路貿易，主要是茶葉。海上交通自南洋羣島遠達阿剌伯。中國輸出品是絲織物、磁器、漆器、茶葉等，輸入品是各種香料、犀角、象

牙、玳瑁、珊瑚等。通商港口主要是廣州、明州、泉州三處。明州有日本高麗商船往來，廣泉二處專通南洋。管理通商的官府稱市舶司，有時也任用外國人。宋末做泉州市舶司三十七年，財產驚人的蒲壽庚，就是歸化中國的大食（阿剌伯）人。

四 工 業

各州郡多有手工業特產。如桂林造面具一副凡八百枚，老少美醜無一相似。長沙製茶具絕妙，最高價一副值黃金一千兩。臨安作坊尤盛，如篋刀作，腰帶作，金銀鍍作，鍛（音澀，飾金工）作等，凡日常用品都有作坊。手藝工匠各有行老（老師傅），行老每天坐茶店，工匠前去會聚，諸商行添僱工人，到茶店請行老介紹。照馬可波羅行紀說，『杭州城有十二種職業，各業有一萬二千戶，每戶至少有十人，中有若干戶多至二十人四十人不等。這種職業主人（工廠主）自己都不操作，只是指使工人作工。生產品供給附近許多城市消費』。這似乎已是家庭手工工場的組織了。

五 貨 幣

南宋每年鑄錢不多，現錢又悉被朝廷及富室收藏，國內公私買賣支給，全用楮幣。楮幣有會子，鈔引，川引，淮交，湖會等名目，會子票面分一貫，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四種，代替現錢行使。鈔引是商人取茶、鹽、香貨的憑證，川引、淮交、湖會是限在特定地區行用的楮幣。楮幣本錢有限，甚至不設本錢，任憑朝廷印發，無信用可言，如川引一貫曾跌價至一百文。南宋末年，國家歲入一萬二千萬貫，歲出二萬五千萬貫，朝廷全賴增發楮幣，來填補虧空。物價飛騰，楮價益落，人民生活陷入無可拯救的慘境。

六 戶 口

金人侵入中原，北方漢族大量向東南遷移。紹興三十年全國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人。寧宗時全國主客戶一千二百

六十七萬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萬八十五。平均一戶有兩口。浙東西、江東西四路，有口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佔全人口的半數。兩浙戶口率，十戶有口十五。四川戶口率，十戶有口二十。兩浙人口比四川繁盛，戶口率却比四川小，顯然隱漏甚大。元朝括江南戶口，平均一戶得四口半，照此計算，南宋人口當在六千萬左右。

第五節 金在黃河流域的統治與漢族的反抗鬥爭

一一一五年至一二三四年

北宋徽宗政和五年（一一一五），生女真酋長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是爲金太祖。太祖在位九年，盡奪遼地，遼主耶律延禧西奔夾山（綏遠五原縣西北）。太祖死，弟太宗吳乞買立，擒獲延禧，遼亡（一一二五）。金起兵滅遼凡十二年。金滅遼後，出兵伐宋，破開封，俘徽欽二帝，北宋亡（一一二七）。用兵凡十六個月。

金宣宗畏蒙古人進逼，遷都汴京。南宗，西夏合蒙古兵三面交攻，金北守黃

河，西守潼關，東守邳州（江蘇邳縣）。山東、河北、陝西盡被蒙古奪取。公元一二三四年蒙古、宋聯兵滅金。金立國凡一百二十年，（一一一五——一二三四）。

一 政 治

官制——金熙宗廢女真舊官號，採遼（南面官）宋舊制，頒行新官制。中央官制最高是尙書省，置尙書令一人，總管國政（職權同宰相）。下分六部。每部置尙書一人，侍郎一人或二人。又在重要地區設行臺尙書省，代中央行使職權，簡稱行臺或行省（地方大單位稱行省始此）。金章宗明昌四年，有官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員，內女真人四千七百五，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泰和七年，官數增至四萬七千餘員。內外官數，女真契丹漢人有一定的比例，某些專門技術官如翰林學士院（撰文辭）、司天臺（天文臺）等，漢人比女真契丹人多。收買契丹族，漢族上層分子，共同分配官職，協力鎮壓人民，這就是統治法的重要部分。

高級官多金人自做，中下級官漢人最多，契丹人較少。爲要更廣泛的收買漢

入，特創吏員（胥吏）也算正班官的制度。唐宋以來，吏員與隸役同看作賤職，士大夫自命清貴，寧死不肯做吏。金制進士及終場舉人（連考四次）補吏員缺，與官員同樣有班次（官階），俸給，升遷，調補，儼成一種低級官員。金世吏員出身升遷至宰相副相的，多至十餘人，因此士大夫做吏並不視為可恥。

地方下層組織——戶有數等。有物力（財產）稱課役戶，無物力稱不課役戶，女真人稱本戶，也稱猛安、謀克戶，漢人及契丹人稱雜戶。猛安、謀克的奴隸得放免為良，仍隸屬本部（稱為驅丁）稱正戶。良人被沒入官，隸屬宮籍監（掌皇室土地和奴隸）稱監戶，奴婢沒入官，隸屬太府監（掌皇室財用）稱官戶。寺院奴隸稱二稅戶。普通奴隸稱奴隸戶。每戶推年長人充戶主，五戶為鄰，五鄰為保，使互相檢察，一家藏匿姦細盜賊，全保連坐。京府州縣城廂置坊正，村社（鄉村）按住戶多少置里正（鄉長），村社三百戶以上設主首四人，二百以上三人，五十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主首佐里正檢察居民平日行動，又抽壯丁若干人佐主首巡捕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置寨使一人，職務同主首。寺觀置綱首。凡坊正、里正

由富民出錢僱強幹可信人充當。

軍制——女真族人民平時佃漁射獵，有事當兵出戰。部落長平時稱勃極烈，行軍時稱猛安（千夫長），謀克（百夫長），金太祖規定三百戶爲一謀克，十謀克爲一猛安。猛安、謀克本是女真族世襲的貴官，後來侵入遼宋，自知人少力弱，對異族人也賞給猛安、謀克名號，誘令出力。

爲鎮壓中國人民，金太宗天會十一年（紹興三年）徵發女真土人散居漢地，金熙宗天眷三年（紹興十年）創置屯田軍，徙女真、契丹、奚五六萬人，入居中原。此後猛安、謀克陸續遷入內地，奪民間良田做產業，官給耕牛，使儲糧食，習騎射，修武備，監視漢人。同時獎勵猛安、謀克戶與漢人通婚姻，希望漢人對金仇恨逐漸消失。金兵侵入中國，肆意虜掠，生活富裕，腐化不可用。金熙宗始創簽發漢軍的制度。每有征伐及邊警，下令簽軍，不問民家（不課役戶）丁壯老幼，悉被捉去當兵。

二 經 濟

奴隸——奴隸的來源是俘虜、罪人及欠債的窮人。女真族軍事勝利後，佔有大
量田地和奴隸，普通女真人（猛安、謀克戶）依田地牛具（牛三頭稱一具）奴婢數
目，作貧富標準。他們強奪民間田產，驅迫奴隸耕種（奴婢出力有功，主人賞給婚
配，算作獎勵），自己奢侈遊蕩，酗酒驕惰，並不許子弟務農，認為農耕是一種恥
辱。後來索性出賣奴隸，任令田地荒廢，或租給漢人，預借三二年租錢，供目前的
浪費。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尙書省統計，猛安二百二，謀克一千八百七十八，戶
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
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
頃，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平均一謀克有奴婢七百人以上。事實上謀克貧
富不均（新謀克富，舊謀克貧），有些謀克裏面，奴婢僅一二人，富的謀克幾乎擁
有奴婢的全數。

金朝皇帝是最大的奴隸主，宮籍監，太府監所屬奴婢數目，史無記載。金世宗自稱做公爵時，有奴隸一萬，畜產數千，其他貴族，可以類推。高等貴族占田無限，次等貴族如參政納合椿年占田八百頃，太師禱溫敦思忠等親屬計七十餘家，占田三千餘頃，落兀者與婆薩爭奪懿州（遼寧北鎮縣）地六萬頃。山西良田多被權貴侵佔，僅僅一口的小家，占田多至三十頃。大定二十三年尙書省統計，在京宗室貴族戶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一，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牛具三百四。每一名貴族平均擁有三十個奴隸。人民土地被奪，破產失業，不得不流亡或投官田充佃戶。佃戶納租每畝至少五斗，剝削佃戶的利益，比奴隸優厚，因此朝廷屢次釋奴爲良，增加佃戶的人數。

貨幣——金銀現錢被皇帝貴族官僚吸收儲藏，公私支付，專用交鈔。票面一貫至千貫稱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稱小鈔。朝廷濫發大鈔，幣制紊亂，信用喪失，物價騰踊，金章宗時，一萬貫鈔止買燒餅一枚。

中原地區在不斷括官田，括荒地，括牧地（荒地牧地都是民地），括粟（奪人

民糧食），以及各種苛重租稅、公賣（鹽、酒、麪、茶、醋、香、礬、丹、錫、鐵）等剝削下，人民經常食野菜活命。金宣宗時，河南軍民田總數一百九十七萬頃，實際耕田數止九十六萬頃，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田現數止九萬九千頃。這說明極大部分土地荒廢了。

三 漢族的反抗

宋高宗降金以後，北方忠義民兵在長期孤軍苦鬥中逐漸潰散，但他們對金人的仇恨，對祖國的懷念，永遠沒有消失。南宋使官樓鑰北行日錄記載路上遇見的北方漢人，雖然他們已經是長久處在金人統治下的人民，並不會親身經歷過金軍侵入時的殘暴行爲，可是他們始終認定誰是敵人。他們對樓鑰說，「我聽父母講，生計人口都被他（金人）壞了，我們只喚他是賊；所有河南北錢物都被搬向裏（內地），金稱上京爲內地）去，我們更存活不得。父母在世，時常囑咐我們說：「我是沒望的了，你們總會再見快活世界」。那知耽擱三四十年，還沒有官軍到來」。他們又說，「漢

人被簽發南伐，誰也不肯當眞出力，一遇王師（宋軍），假意呼喊，乘機潰散，如果眞出力，南兵如何敵得？符離戰役（孝宗北伐），東京（開封）守備空虛，我們天天盼望南兵來，好起兵接應，想不到南兵急遽退走。樓鑰所記的談話，正代表了北方漢族人民普遍的心情。

從金建國到滅亡，統治階級始終被漢族人民反抗着。史家稱爲小堯舜的金世宗，算是金朝政治最好的皇帝，他在位二十九年，規模較大的漢人起義，寫在本紀的就有十餘次。

第六節 蒙古（元）的興起與金宋的滅亡

一 蒙古國的建立

蒙古族金人稱爲韃靼，又稱達達兒，有白韃黑韃二部。白韃居瑣潢（熱河巴林）陰山以北，臚胸河（外蒙古克魯倫河）以東，分生熟二部。熟韃居近漢地，能耕種，金人稱爲紇族（古時奚族）。生韃遊牧爲生，金人稱爲沙陀，或稱阻

鞑。

黑韃鞑部祖先出自突厥族，會長姓孛斤氏，突厥語意爲灰色眼睛。因灰睛是貴種，衣服也貴灰暗色，黑韃鞑由此得名。最初遷居斡難河（黑龍江上游鄂嫩河）源不兒罕山（肯特山）下。傳至合不勒汗，殺金國使人。合不勒死，堂弟俺巴孩繼立爲汗。俺巴孩被塔塔兒部（游牧地在呼倫貝爾）捕獲獻給金國，金主完顏亶（熙宗）製木驢，釘俺巴孩在木驢背上。俺巴孩將死，告隨從人道，你回去告訴忽圖刺（合不勒第五子）替我報仇。忽圖刺糾合諸部，與塔塔兒部大戰十三次，又大敗金軍，與金結成世仇。

忽圖刺死，諸部會長爭汗位，各立部長，不相統屬，尼而倫部推也速該（合不勒汗的孫兒）爲部長，屢與金人及塔塔兒部戰，聲威頗振。也速該被塔塔兒人毒死，部衆多叛去。後來長子鐵木真長大，雄武善戰，諸部漸來歸附，一一八九年，衆推鐵木真爲汗。一二〇六年，鐵木真在斡難河源大會部衆，建九旂白旗，即皇帝位，國號大蒙古，羣臣共上尊號稱成吉思汗。（成吉斯譯義爲天賜，一說成是剛

強，吉斯是多數，意謂許多剛強者的大領袖。）

二 蒙古滅金

成吉思汗稱帝的第六年登克魯倫山祭天，立誓替俺巴孩汗報仇。三月，率兵渡大漠南下攻金，大破金將紇石烈胡沙虎、紇石烈九斤等軍四十萬，金國精兵猛將，幾乎全部消滅。蒙古軍前鋒哲伯乘勝入居庸關，游騎至中都（北平）城外。七年八年連破金軍，分兵抄掠兩河山東九十餘城，數千里間燒殺一空。九年，蒙古軍攻中都，金人用火砲守城，久攻不能下，蒙古許金講和，退兵出居庸關。金宣宗駭懼，貞祐二年（一一二四）遷都南京（開封）。

金人南遷後，完整的領土只剩河南一路，金宣宗決計侵略南宋、西夏，求些補償。南宋寧宗也正想乘金國危困，出兵北伐。一一一七年，宋，金從大散關到兩淮全邊境，開始了兒戲式的戰鬥。兩國連年用兵，直到金亡，沒有停止過。金，夏戰鬥也直到蒙古滅夏前二年才講和停止。（一一二七年蒙古滅西夏）

成吉思汗十二年自率大軍向西遠征，命木華黎統蒙古、亂、漢諸軍南伐。木華黎改變地不守的舊習慣，凡奪得重要城邑，設立行省，派官吏率兵駐守，遼西、遼東、山東、河北、山西及陝西一部，全入蒙古國版圖。成吉思汗十八年，木華黎死，戰事停頓。成吉思汗死，太宗（窩闊台）立。二年，親率蒙古主力軍伐金，金集重兵守潼關，蒙古軍分南北兩路，皇弟拖雷率南路軍攻入宋境，經大散關，饒風嶺（陝西洋縣）渡漢水，大破金兵。取金鄧州城。太宗率北路軍破河中府（山西永濟縣），由河清縣（河南孟津縣）白坡渡河攻破洛陽。南北兩路軍在鈞州（河南禹縣）會合，大破金步騎軍十五萬人，進圍汴京。太宗得病北歸，拖雷病死。蒙古大將速不台攻汴京，金哀宗逃蔡州（河南汝南縣）。蒙古遣使約宋出兵共滅金，許成功後給宋河南地。一二三三年，宋將孟珙帶兵二萬，糧三十萬石會蒙古兵圍蔡州。次年蔡州破。金哀宗自殺，金亡（一二三四年）。

三 元滅南宋

宋理宗端平元年，孟珙會蒙古滅金，蒙古劃陳（河南淮陽縣）蔡兩州東南地區給南宋。理宗等自認獲得莫大的勝利，驕矜不可一世，乘蒙古兵退歸河北，令趙葵、全子才等率兵六萬進奪三京（開封洛陽歸德），速不台還軍來救，宋軍不戰潰逃，死傷無數。蒙古和南宋四十六年的長期戰爭，從此開始。

蒙古圖宋大略可分為四個時期。蒙古太宗六年至十三年凡八年為第一期，這一期中蒙古軍主力西征，偏師南侵，無意滅宋。乃馬真后（太宗后）元年至憲宗六年凡十五年為第二期，這一期中蒙古先因內亂，後來憲宗專力西征，無意侵宋。憲宗七年至九年凡三年為第三期。這一期中蒙古主力伐宋，却因憲宗病死，戰事停頓。元世祖中統元年至元十六年凡二十年為第四期。這一期的前十年因元世祖與阿里不哥爭位苦戰，阿里不哥敗降，後又接着北方藩王海都等叛變，戰爭多年不能解決。元世祖全力對付內亂，無力大舉攻宋。至元五年，蒙古內亂已平，乃命征南

都元帥阿朮、都元帥劉整率兵圍襄陽，樊城，造戰艦五千艘，練水軍七萬人。襄陽守將呂文煥告急，宋丞相賈似道擱置不理，某次度宗問似道，「襄陽被圍三年，奈何！」似道說，「北兵早退，陛下從那裏聽來？」度宗道，「剛聽宮女說起。」似道借他事殺宮女。凡朝臣談及邊事，全被竄斥到外州縣去。至元十年，樊城破，元（至元八年，元世祖改國號爲元）兵用回回砲攻襄陽城，呂文煥降。元得襄陽，增兵十萬，大舉南伐。至元十一年，命伯顏都督諸軍，率阿朮、阿里海牙、呂文煥、劉整、塔出、董文炳、張宏範等分路並進。度宗病死，賈似道擁立四歲的趙昀（音顯）繼位。

至元十二年，賈似道抽諸路精兵十三萬出禦元軍。似道督後軍，駐魯港，夏貴率戰艦二千五百艘徧佈江中，孫虎臣將七萬餘人作前鋒，駐池州（安徽貴池縣）丁家洲。元水陸軍衝擊宋軍，孫虎臣、夏貴不戰潰逃，似道大驚，棄軍遁走揚州。七月，宋將張世傑、劉師勇、孫虎臣等大發戰艦萬餘艘泊焦山（江蘇鎮江縣）下抗元軍。阿朮用火箭燒宋船，張世傑等敗走。元軍分三路前進，約期會師臨安。十一

月，元軍破常州，屠城，僅七人伏橋下得免。進破獨松關。當時臨安有勤王義兵三四萬人，文天祥、張世傑議背城血戰，令淮軍（李庭芝，姜才正在堅守揚州）截元兵後路，萬一戰敗，退守閩廣。宰相陳宜中力主和議，說王師應該持重，文天祥議不可行。伯顏駐軍平江（江蘇吳縣），十二月，陳宜中遣陸秀夫等見伯顏，求尊大元皇帝爲伯父，伯顏不許，又求尊爲伯祖父，伯顏仍不許。次年正月，陳宜中請謝太后遣使奉表稱臣，尊大元皇帝爲仁明神武皇帝，歲貢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求封小國，保存祭祀。又爲伯顏拒絕。陳宜中計窮，請遷都避敵，謝太后不許。伯顏進駐皋亭山（臨安附近），偵騎至臨安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帝、后、全太后）入海，自願率衆死戰，陳宜中不許。宜中請謝太后遣使奉降表獻納境內現存州郡，伯顏受降表。三月，元軍入臨安，俘帝、后及謝全兩太后，宗室官吏，三學（太學文學武學）學生及秘書監圖書天文、地理、圖籍、戶口冊、祭器、樂器、儀仗、北歸大都（北平）。

度宗還有兩個幼子趙昞（音是），趙昞，臨安危急時，逃往溫州。陸秀夫、張

世傑，蘇劉義等擁昺二王入閩，據福州，尊趙昺爲宋帝，改德祐二年爲景炎元年（至元十三年）。文天祥從元軍逃來，率義軍進取江西。炎興三年（至元十五年）四月，趙昺在鬮州（廣東吳川縣南海島）病死。年十一歲。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擁趙昺爲帝，改元祥興。十二月，文天祥兵敗被擒。祥興二年（至元十六年）二月，元將張宏範，李恆進軍至厓山（廣東新會縣），大破張世傑海軍，陸秀夫負帝昺投海死。張世傑走海陵山（廣東陽江縣南海島）自溺死。南宋亡（一二七九年）。張宏範在厓山石上刻『鎮國上將軍張宏範滅宋於此』，表示自己的奇功。明朝陳獻章在紀功石上刻詩道，『勒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第六章 外族侵佔全國社會衰微時代——元

一二六〇年至一三六八年

第一節 元朝的政治和制度（上）

一 蒙古族的武功

在黑韃靼族中，有一個奇渥溫博爾濟錦部落，酋長也速該曾在戰爭中擒獲一個敵人，名叫『鐵木真』，在勝利時候生了一個男孩，爲着紀念戰功，取名爲『鐵木真』。這個孩子便是後來威震一世的蒙古太祖（元太祖）。

鐵木真幼年遭受許多苦難，鍛鍊成一個勇敢堅強的人，漸爲各部所信服，被推爲合汗，先後打敗許多強敵，在戰勝最大的敵人乃蠻部後，統一了內外蒙地區，於一二〇六年，大會各部於斡難河畔，被推爲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

從蒙古建國到一二五九年忽必烈（元世祖）兄弟爭位爲止的五十年中，除去南侵中國的金宋西夏外，在蒙古太祖，太宗（窩闊台），憲宗（蒙哥）三大汗統率下的蒙古騎兵，曾組織了三次向西方的大舉遠征，征服了亞洲回教各國的領土，攻下了回教共主哈利發的都城——報達，侵入俄羅斯的廣大原野，征服了斯拉夫族的許多王公。一直打到歐洲中部的波蘭匈牙利，奧大利等地。從裏海打到南歐的地中海上。在西方建立起察合台、窩闊台、欽察、伊兒四大汗國，作爲本部的藩屬。這一進攻，歐洲人稱爲『黃禍』。

元世祖爭奪帝位的內戰，雖然勉強打敗了他的對手，內部却因而分裂，西方各大汗國形成獨立，只存名義上的隸屬，元世祖便把他的侵略刀鋒轉來專對南宋，奪取了南中國，以補償西方分裂的損失。並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進一步向亞洲南部的安南、緬甸，占城等國以及海外的日本和南洋羣島等地進攻。可是蒙古騎兵此時已經衰弱了，中國人民正以無比的堅韌性進行反抗戰爭，元代的繼續南侵，正企圖把中國反抗者送到外國戰場上去，來緩和國內的動亂，這些被強迫送上戰場去的漢

人更不肯爲異族作戰。因此每次外侵，大都失敗，尤其對日之役，受到颶風侵襲，海船被毀，領兵的主將們棄軍而逃，把十多萬大軍遺棄在三島上，作了日本的俘虜，蒙古人對外侵略的武功，到這時候已經衰落了。

四汗國簡表

國名	領地	建都地	始祖	滅亡
欽察汗	東自吉利吉斯荒原西至匈牙利，據有歐洲東北部土地	薩萊（伏爾加河下游）	拔都（朮赤子）	明憲宗成化十六年爲俄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所滅。
察合台	阿母河以東至天山一帶土地	阿穆爾（新疆伊犁西）	察合台（鐵木眞子）	明太祖洪武三年爲賽馬爾汗國主鐵木耳所滅。
窩闊台	阿爾泰山一帶及新疆北部土地	葉密爾（新疆塔城縣境）	窩闊台（鐵木眞子）	國爲元所滅，領地併入察合台汗國。
伊而汗	俄屬中亞南部伊蘭高原西及小亞西亞一帶土地	瑪拉固阿（波斯西北烏羅米亞湖附近）	旭烈兀（拖雷子）	元末爲鐵木耳所滅。

二 忽烈而台制的廢除

蒙古舊俗，汗位傳給諸子中的一人，不專傳長子，更少傳授弟姪。被指定為繼位的人，仍待部眾集會推舉，公認他的地位。這種集會，稱為忽烈而台（大會議）。開會時推一人主議，預會人都有發言權，但事實上絕少別舉非指定的人。蒙古憲宗死於攻宋的軍中，皇弟忽必烈正率兵攻宋鄂州，忽烈而台推舉皇弟和林留守阿里不哥，忽必烈急回軍至開平府（察哈爾沽源縣北）自立為皇帝（元世祖），展開爭位的內戰。戰爭凡五年，阿里不哥敗降，蒙古忽烈而台制從此廢棄。

三 帝位的爭奪

元世祖破壞忽烈而台，引起諸藩王的武力反抗。阿里不哥敗後，窩闊台長孫海都（封地在和林北）聯合窩闊台、察合台、欽察三汗國，與元世祖進行大規模的長期戰爭，至成宗（鐵木耳）時代，海都死，察合台汗篤哇降，窩闊台汗國滅亡，戰

爭才得停止。世祖採漢制，生前立皇太子，希圖確定帝位繼承人，可是事實並不符合他的願望。

自武宗至順帝二十五年中凡立八帝，一帝平均在位三年。當時皇后皇族大臣間行施各種陰謀暴力，互相殺奪，這是元朝不能較久存在的原因之一。

四 世祖創立的制度

蒙古太祖、太宗相繼任用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草創了不少統治漢族的制度。世祖早年，就瞭解到統治中國，必需採用中國舊有的統治術，因此留心羅致儒生，如竇默、姚樞、許衡、劉秉忠一類人，都加優禮。這些儒生替他想了許多方法，元朝制度大體在世祖時代建立起來。

改國號——至元八年，依劉秉忠議，取易經『大哉乾元』的意義，改蒙古爲大元。改國號詔書裏說：『秦、漢、隋、唐原是一個小國的專名，作爲全中國通稱，未免不公。我現在做了萬邦的共主，一切人民都是大元人民，並不強令充當蒙古國

的人民。」

服裝——蒙古侵入中原，依契丹、女真舊法，不強迫漢人改換衣冠，雍髮打辮。庶民除不得服赭黃色衣，其餘全存舊俗。儒生祭孔子，得用欄帶唐巾行禮。

定都燕京——元世祖建都燕京，至元元年，改稱中都（開平稱上都），四年，中都東北築新城宮殿。九年，定名大都。城周圍六十里，城門十一座，比和林城大十倍，這就是現在的北平城。

製文字——蒙古本無文字，蒙古太祖借用畏兀兒字，世祖始命吐蕃僧八思巴造蒙古新字。凡四十一字母，製成字一千餘個，至元六年頒行全國，政府一切公文，限用新字作主體，各國文字作副體。定制中原官吏限用蒙古語，江浙官吏得用漢語。各路設蒙古字學，漢官子弟多入學讀蒙古文字。

定官制——蒙古太祖初起漠北，只有萬戶管軍政，達魯花赤（斷事官或掌印官）管民事。太宗依耶律楚材議，始立十路徵收課稅使。世祖命劉秉忠、許衡定官制，內官最高有中書省管政事（宰相），統領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樞密院管兵馬，

御史臺管糾察。外官有行省、行台、宣慰使、廉訪使，親民官有路府州縣四等。凡內外官的長官必需用蒙古人或色目人（西方人），次官得用漢人南人。五品以下官由行省自選，稱為省選。

行省——元世祖滅宋，統一中國，劃分地方行政區，中書省直轄河北、山東、山西地，稱為腹裏。此外行中書省（簡稱行省）凡十一，嶺北（治和林）、遼陽（治遼寧遼陽縣）、河南江北（治河南開封縣）、陝西（治陝西乾縣）、四川（治四川成都縣）、甘肅（治甘肅張掖縣）、雲南（治雲南昆明縣）、江浙（治浙江杭州縣）、江西（治江西南昌縣）、湖廣（治湖北武昌縣）、征東（治朝鮮京畿道）。每一行省中官吏機構與中央相同，作為中央政府代理機關，以便於鎮壓新征服地區。

五 宗教的利用

蒙古人向外侵略，與多種宗教接觸，他們很快懂得保存被征服國的宗教對於自

已非常有利，因此保護一切宗教，成爲蒙古傳統的政策。憲宗每逢各教慶節日，令基督教士盛裝替自己祝壽祝福，同樣也令回教教士、佛教大師替自己祝壽祝福。教士們欣欣自喜，以爲得大汗寵信。元世祖認全世界崇奉的預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說是耶穌基督，回教徒說是謨罕默德，猶太教徒說是摩西，佛教徒說是釋迦牟尼。他相信對這四人並致敬禮，在天上居最高位的神自然會保佑他。

元世祖征服吐蕃，利用當地盛行的喇嘛教來統治吐蕃人，尊大喇嘛八思巴爲帝師國師，號稱大寶法王西方佛子，京師特置宣政院，專管佛教。每帝將立，必先謁見帝師，受戒七次，才登大位。人民毆西僧（喇嘛），罪至截手；罵西僧，罪至斷舌。西僧任何罪行，不受通常法律制裁。

蒙古太祖出兵攻金，自率大軍西征，遣使召棲霞（山東棲霞縣）著名全真派道士邱處機往西域。大加優待，尊爲神仙，全真派道教自此盛行。至元十三年，世祖初平江南，召龍虎山道士張宗演（張道陵三十六代孫）至燕京，令朝官郊迎，客禮相待，賜真人名號，令總領江南道教。

第二節 元朝的政治和制度（下）

六 官吏的貪暴

蒙古征服中國，官吏多用蒙古人色目人，殘殺貪污，無惡不作。元世祖信用回人阿合馬，專事搜括、賄賂公行。阿合馬子呼遜做浙江行省平章政事（省長），被發覺的贓鈔八十一萬錠。其餘因獻妻女姊妹給阿合馬得官的一百三十三人，因獻財貨得官的五百八十一人，這七百十四人貪贓當與呼遜類似。阿合馬專權二十年死，又用盧世榮斂錢，搜括比阿合馬更兇。盧世榮死，又用畏吾兒人桑哥理財，公開出賣官職、刑獄，門庭如市。江南官價最高，江南受害也最慘，杭州、揚州兩地尤甚，人民嫁妻賣女納賦稅，無妻女可賣，窘迫自殺的動輒千百人。

桑哥與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伽合謀，發掘南宋諸帝后墳墓（在浙江紹興縣），諸帝后枯骨雜置牛馬枯骨中築白塔，用宋高宗所寫九經石刻作塔基，號鎮南塔。楊璉真伽凡發掘宋帝后大臣墳墓一百一所，得殉葬金寶無算。後因他事犯罪，被查出

的贓物有黃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金銀鈔數定多隱匿）。

元朝地方官制，與歷朝不同，縣有尹有令，府州有知府知州，路有總管，又各設達魯花赤一員監視。達魯花赤必需是蒙古或色目人，縣令等官得雜用漢人南人。達魯花赤無一人不貪暴，偶有清廉官吏，定被排斥，因之凡官吏無不貪暴。當時官吏向人討錢，都有名目。屬員首次參見稱拜見錢，無事白要稱撒花錢，賀節稱追節錢，賀生辰稱生日錢，向屬官分肥稱常例錢，送舊迎新稱人情錢，勒索犯人稱齋發錢，訴訟索賄稱公事錢，索得錢多稱得手，得富饒州縣稱好地分。京外各道設有所謂肅政廉訪使，掌糾察貪暴，救護冤苦，當時慣例送迎廉訪使用二聲鼓一聲鑼，起解強盜用一聲鼓一聲鑼，有人作詩道，『解賊一金並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不差多少）』。文宗時特分遣朝官爲諸道黜陟使，名義是考察官吏，救濟貧民，褒獎善良，優禮耆老，實際專爲搜括財物，人民大失望，作歌道，『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黜陟使）回』，又道，『官吏黑

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

七 民族的壓迫

女真族侵入中原，因本族人少，不得不分給漢族士大夫頗大部分的權利，聯合壓迫漢族平民，維持自己的政權。蒙古族侵入中國以前，先已征服西域諸國，因此色目人（西域降人）被利用來壓迫較後征服的漢族。爲了分化漢族團結，故意造出漢人南人的區別，政治上多少給北方漢族一些微小利益，使最後征服的南人怨恨北人，這樣，蒙古族的統治地位，獲得暫時的鞏固。

當時各種族依貴賤分爲四等。

蒙古族——有黑達達尼而倫派二十氏，塔立斤派九氏，白達達十五氏，野達達四氏。

色目人——有畏吾兒族（回鶻），唐兀族（西夏）、康里族、乃蠻族、欽察族、阿速族、烏思藏族、回回族等。

漢人——腹裏漢族及契丹女真通稱漢人。曾有漢人在蒙古太宗前演影戲，影中有各國人，其中有一老人被繫在馬尾。太宗問這是何等人。答道，是蒙古兵俘虜的回教徒。太宗即令停演，取波斯及漢地所產寶物示演戲人道：『你們漢人的寶物比不上回回，我國裏回教富人至少各有漢地奴婢數人，你們漢地貴人並無一人置有回教奴婢。你們應該知道成吉思汗政令，殺一回教徒罰黃金四十巴里失，殺一漢人僅罰驢一頭。你們怎配侮辱回教徒。』在蒙古統治者看來，色目人比漢人貴得多，漢人止當得一條驢。

南人——黃河以南及南宋遺民稱南人，受壓迫尤甚。南宋亡後，城鄉編二十家爲一甲，使北人爲甲主，衣服飲食由甲人供給，童男少女任甲主凌辱。婦女往往尋死，有的自動當舟妓，因舟人不設甲主，舟妓例不賣身。舉這一例，足見南人比漢人更賤。

此外對漢族壓迫，還有許多新法。

官職——元世祖定制，正官必需用蒙古人或色目人，次官才得用漢人南人。次

官如分左右，漢人不得居右（蒙古族貴右）。順帝時江淮農民紛紛起義，爲收買人心，始許南人得入中書省、樞密院、御史台任微職，可是遇有兵機秘要，仍令漢人南人退避，不得預聞。

法律——依種族貴賤，法律上待遇不平等：蒙古人犯死罪監禁，官司不得拷打；犯普通罪，官司不得拘繫。審囚官如把蒙古犯人刺面，罰杖七十七，革官，並令平去犯人面上刺字。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許還手，止許指出見證，告官申理。如還手，從重治罪。蒙古人因爭論及乘醉毆死漢人，止許從軍出征，並罰燒埋銀。

駐防——蒙古人男丁十五歲以上，七十歲以下，悉數當兵，號蒙古軍，非蒙古部族人當兵，號探馬赤軍，取中原後，僉發民兵號漢軍。滅南宋後得宋降兵號新附軍。元世祖定制，蒙古軍屯中原，探馬赤軍、漢軍屯江淮以至南海，新附軍雜屯其間。各路置萬戶府。各縣置千戶所，軍官世襲，多與當地富戶結黨作奸，奪小民田宅財物，干與民政。鎮守京師的宿衛軍，漢人、南人不得冒名投充，查出官兵一同

治罪。

禁藏武器——元世祖禁民家藏兵器，諸路置局造器械，民間私造處死刑，私藏不繳給官府與私造同罪。神廟儀仗止准用土木紙綵，不得用眞兵器。漢人不得田獵，不得學武藝，不得執持弓箭兵器（漢軍不禁），不得藏鐵尺，鐵骨朵，含刀，鐵柱杖。私藏鐵甲全副處死刑，不成副按多少治罪。私藏弓箭至十副（一弓三十箭爲一副）處死刑。

禁言論集會結社——凡妄撰詞曲，意圖犯上惡言，處死刑。凡亂製詞曲，譏議他人處流刑。凡妄談禁書處徒刑。凡寫匿名文書，如所言重處死刑，所言輕處流刑，凡假借名義聚衆結社或集衆鳴鑼作佛事，各按輕重治罪。

學蒙古文——元制凡詔令奏章及官府公文並用蒙古文字。法律規定蒙古字比各國字地位高。京師及各路立蒙古字學校，設漢人學生名額（上路三十名，下路二十五名），譯儒家經典及貞觀政要、通鑑節要、大學衍義等書作教課書。世祖時，江淮行省官員，竟無一人懂得漢文，直到亡國，元朝皇帝和大臣都不學漢文，漢人却

非學蒙古文不可。

庶民不許取名——元制無職庶民不許取名，止許用排行及父母年齡合計爲名。如明初功臣常遇春會祖名四三，祖名重五，父名六六；湯和會祖名五一，祖名六一，父名七一。

村社——世祖制定農村立社規條十五款，規定凡各縣所屬鄉村，五十家爲一社，擇紳耆爲社長，社內設義倉學校，一家遇疾病凶喪，他家合力助耕，一社遇災病，他社合力助耕。社民游手好閑，不遵父兄教訓，社長得報官罰充夫役。蒙古探馬赤軍人一體入社，立法原意在監視漢族農民。

第三節 元朝的經濟狀況（上）

蒙古太宗定中原，近臣別迭等獻計道，『漢人無用，不如悉數屠殺，空出田地來作牧場』。耶律楚材竭力勸阻，教太宗徵收地稅、商稅，及酒、醋、鹽、鐵等稅，果得銀絹，太宗喜出望外，誇獎楚材道：『你不曾離我左右，却能替我取來這』

樣多的財物，天下還有比你賢能的人麼？」即日命楚材做中書令（宰相）。在蒙古人看來，收稅與殺掠，止是名稱不同，實質無異。因此貪暴政治，比任何時代嚴重得多，不僅中國北方地區衰敝的經濟繼續破壞，就是南方正在發展的經濟，也遭遇強烈的摧毀，陷入停滯狀態。蒙古族統治中國，給與中國社會無比的災害。

一 土 地

金人括田養女真軍，南宋賈似道括買公田，金宋亡後，括得的田地連同皇室后妃貴戚大臣所有大量田產，都被元人沒收，設官管理，號稱官田。諸王公主駙馬大臣宦官寺觀，照例得分江南官田，如元武宗賜阿不剌平江田一千五百頃，仁宗賜丑驢答刺罕平江田一百頃，英宗賜拜珠平江田萬畝，文宗賜大龍翔集慶寺平江田五百頃。其他地區官田也分賜臣下，如安南降王陳益稷受漢陽田五百頃，李孟受孝感縣地二十八頃，大承天護聖寺受益都、般陽、寧海等縣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從最大的地主皇帝手中，分化出許多大地主，江南尤其是大地主集中地，他們任用土豪

姦吏充當莊頭，巧立名目，額外強取，摧租人員恃勢橫行，刻剝慘苦。大抵地主受賜江南官田，每畝歲繳官糧一斗五升至二斗（元七斗當宋一石），餘米稱私租，歸地主所有。武宗至大二年奪江南賜田一千二百三十頃，得租五十萬石作例，每畝租多至四石。

屯田——腹裏及各行省散佈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七十二萬戶，選擇田地屯墾，稱爲屯田。屯軍往往強奪民田。例如安西牧地的馬夫，恃勢冒奪民田十萬餘頃，其他地方可知。軍戶屯田遍佈全國，散居鄉村中，監視人民行動。蒙古、探馬赤軍得地最多。漢軍每戶也有三二十頃，設立莊園，用驅丁、貼戶耕種，不去親身勞動。

民田——民間土地兼併，非常劇烈。蒙古貴族隨意侵奪民田，往往多至千頃，荒蕪不耕，稱爲草場，專供畜牧狩獵。餘下土地。漢族豪富人家，勾結官吏，恃勢佔據，驅役佃戶千百家或至萬家，許多江南豪富，每年收租在五萬石以上。趙天麟曾奏請宗室王公限田數百頃，官員豪民限田數十頃，庶幾貧民得免餓死。限額大至

數百頃，數十頃，實際佔田數當然更大。

地主們霸佔着『鴉飛不過的田產』，開着油房、粉房、磨房、酒房、解典庫。『早路上有田，水路上有船，人頭上有錢』。他們看見『別人的東西，恨不得劈手奪將來』；若有問他要『一貫鈔』，就如『挑一條筋相似』。農民們『又無房舍又無田』，受這些『慳吝苦尅』的傢伙壓榨，弄到『吃了那早起的，無那晚夕的；每日燒地眠，炙地臥；衣不遮身，食不充口』。就是『與人家挑土築牆、和泥、托坯、擔水、運漿，做垆工生活』，也因為飢寒交迫，『氣力不加』，做到半工還得歇下來。從這一些元曲中所反映出來的當時生活情況，我們知道地主殘酷剝削和農民極端窮困的大概。

二 賦 稅

稅法——腹裏行丁稅、地稅法（做唐租庸調制），江南行秋稅、夏稅法（做唐宋兩稅制）。丁稅每一良丁歲納粟三石，驅丁歲納粟一石。地稅每畝納粟三升。一戶

如丁稅多，納丁稅不納地稅；地稅多，納地稅不納丁稅。秋稅納租米，夏稅納木棉布、絹、絲綿等物（得用錢代替）。政府歲入糧數，總計一千二百一萬餘石，內腹裏二百二十七萬餘石，行省九百八十四萬餘石。行省中江浙四百四十九萬餘石，佔全國糧數三分之一，行省糧數二分之一。

科差——分絲料、包銀、俸鈔三種。普通民戶每歲納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州縣徵收，往往私加數倍至十倍），俸鈔一兩。僧道儒生軍戶免納。

銅冶課——鑛冶、硝礬、竹木等稅據天曆元年統計，江浙省課稅最多，名目有金課、銀課、銅課、鐵課、鉛錫課、礬課、硝鑛課、竹木課等，共納金一百八十錠十五兩一錢，銀一百二十五錠三十九兩三錢，鈔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七錠。

鹽茶酒醋課——全國總收入，鹽利居十之八，兩淮鹽又獨當總鹽利的半數，全國出產二百五十六萬引，兩淮歲產鹽約一百萬引，每引四百斤（南宋每引三百斤），中統二年，每引定價中統鈔九貫，以後繼續增價，仁宗時每引值鈔一百五十貫。據文宗天曆三年統計，鹽產二百六十五萬四千餘引，課鈔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錠。酒

課凡四十六萬餘錠，內江浙佔十九萬餘錠。醋課凡二萬二千餘錠，內江浙佔一萬一千餘錠。茶課二十八萬九千錠。

額外課——商稅每年有定額，稱爲常課。常課以外，一切無定額的苛雜稅。稱額外課。額外課名目繁冗，大體承襲宋金舊制（其中官賣日曆一項，却是元朝新創）。天曆二年，總收入計中統鈔約十六萬錠。

三 商 業

海外貿易——西域方面因海都等多年叛亂，陸路交通阻滯，商旅不行，對外貿易，主要依靠海上交通。元世祖滅宋，首先設立泉州市舶司，又陸續添設上海、澠浦、杭州、慶元（寧波）、溫州、廣東等六處。此後歸併廢置不常，實際存在的商港，止有泉州、慶元、廣東三處。稅率按貨物粗細，規定細貨十分抽一，粗貨十五分抽一。出口土貨稅稱單抽，蕃貨進口稅加一倍稱雙抽。輸入多是香料、珠翠、犀角、象牙等物，輸出多是金、銀、銅、鐵、男女人口。這顯然由於國內工業衰落，

製造品不能抵補，只好用金、銀甚至男女去交換貴族奢侈品。

商稅——天曆二年，全國商稅收入七十六萬餘錠，江浙兩省佔二十六萬九千餘錠，這說明江浙是全國商業最發達的地區。

幹脫官錢——蒙古人起初不知經商，銀錢交幹脫人（猶太人 [Jude]），回回人經營高利貸業。一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總數又加一倍，本銀一錠，十年後得本息一千二十四錠，稱爲羊羔兒息。官民因借債破產出賣妻子，仍不能償還。至元八年，世祖設立幹脫所，官營高利貸，稱爲幹脫官錢，名義上規定三分取息。皇帝爲首，所有諸王、后妃、公主、貴臣、寺觀、軍官、猶太、回回地主豪強，無不經營幹脫業，債戶到期不償本利，妻女性畜多被拖走作抵。

四 工 業

燒酒——元朝始創制燒酒法，用濃酒和糟入甑，燒取蒸汽，冷卻後成酒，清白如水，味極峻烈。酸壞了的酒，仍可蒸取燒酒，在釀酒業上這是一個大進步。

棉織——元朝江南種棉織布，比宋朝更發展，木棉布已成夏稅繳納物的一種。至元二十四年，設浙東，江東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每歲徵收木棉布十萬匹。照馬可波羅所記，元初木棉布比絲絹價高，貧民還不能用它製衣服。至元二十四年，諸王薛徹都等所部災，牛羊多死，朝廷買棉布救濟，值鈔一萬四千六十七錠，足證市上已有大量棉布買賣。

官工業——皇帝擁有無數工業作坊，幾乎是一切工業皇帝全設局經營。諸王貴族也各利用所屬匠戶經營工業。集合全國工匠專為少數蒙古貴族生產消費品，成爲一種畸形發展。

第四節 元朝的經濟狀況（下）

五 科學的應用

元朝重用色目人，傳來天文學，數學，砲術，建築術，工藝，醫學等科學上的新知識，影響中國科學的發展（中國也傳給西方諸國羅盤針、木板銅板印刷術、算

盤等新知識)。郭守敬是當時最大的科學家，擅長水利學，曆數學，儀象製造學。世祖至元十三年，在大都設立司天臺（天文臺）。守敬利用他在數學上創見的堦積，招差，勾股，弧矢諸法，十七年，造授時曆，推步極密，為古代最精確的曆術。二十八年，世祖從守敬議，開鑿自杭州直達大都的大運河。

六 海 運

元世祖滅宋，南宋海盜朱清、張瑄曾替伯顏從海道搬運亡宋庫藏圖書到直沽（天津），熟悉上海、天津間海路，自稱能海運糧米，較河運省費。至元十九年，命上海總管羅璧使朱清、張瑄造海船六十艘，募水手運江南糧四萬六千石。從此海運逐年激增，二十七年，增至一百五十九萬石，武宗至大二年，增至二百四十六萬石，仁宗延祐六年，增至三百餘萬石，文宗天曆二年，增至三百五十二萬石。

七 鈔 法

元朝公私收付，悉用楮幣，民間不得私藏金銀，必須赴官庫倒換楮幣，才能行用，楮幣分交鈔、中統元寶鈔、至元寶鈔三種，中統鈔，至元鈔直到亡國，沿用不變。

交鈔——中統元年始造交鈔，指定絲料作本。交鈔一兩換絲鈔二十兩，諸物價值，全依絲價作標準。

中統元寶鈔——同年七月，又造中統元寶鈔，分十文、二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貫文、二貫文八等。每一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兩，赤金一錢。京城設燕京平準庫，各路設平準行用庫。滅宋後，收宋會子，每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

至元寶鈔——中統鈔行使不久，信用降落，不能維持原定金銀比價。至元二十四年，發行至元寶鈔，與中統鈔並用。至元鈔分十一等（自五文至二貫文）。一貫當中統鈔五貫，二貫當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此後至元鈔發行額每年一二百萬錠不等，中統鈔最高額不過十萬錠。至元三年，楊湜請鑄銀爲元寶，每錠五十兩，以後

鈔也用錠計算。

八 被壓迫的人戶

元朝統治中國，分漢族爲許多等級。庶民（有獨立戶籍的平民）以外，有下列各種名目：

奴隸——戶婚律規定凡蒙古、回回、契丹、女真、漢人在軍前俘獲人口，留養在家中供役使，稱爲奴婢（別居在外，另立戶籍就算良民）。奴已別居，如主人仍認作奴婢，官府沒收主人的財產。法律上主人姦奴妻無罪，奴姦主女處死刑。主人殺無罪奴婢，杖八十七，因醉誤殺，減罪一等。奴罵主人，主人受罵殺奴，免罪。奴殺主人，凌遲處死。

驅戶——驅在元朝數量極大。驅戶來源，一是蒙古軍侵入中國，虜掠人口（非軍前俘獲）作私戶（俘戶），稱爲撒花人口或投祥戶，攻南宋時大掠人口，號乾討虜，被掠人號乾討虜人。被掠人身體歸虜掠人所有，得自由出賣或留家供使役，二是

人口買賣，上都、大都設馬市、牛市、羊市、人市，人畜同樣買賣。江南人口販賣更盛，處處有人市，價分數等。童男童女，輾轉販賣，有的換主人數十次。奴與驅法律上待遇同等，沒有什麼區別，例如凡背主潛逃，捕獲後各杖七十七。習慣上在北方稱買來人爲驅口，在南方稱買來人爲奴婢（法令仍稱爲驅，如延祐二年禁南人典質妻子，販賣爲驅）。實際區別，奴不得自立門戶（立戶便算良人）。驅得自立門戶（但不得自由遷徙），對國家負丁稅（每歲納粟一石）的義務，對主人負耕田，供役，納貢賦，代主從軍出征的義務。無論出舍（別居）不出舍（居家），驅本人及子孫身體永遠屬主人所有，止有主人提不出實證，驅又充當軍站工匠等差役，才得免除隸屬關係。驅就是農奴，與奴隸的不同處是：奴隸生產物完全歸主人，驅生產物分作三部分，國家、主人、自己各得一部分。

貼軍戶——軍戶二三戶中出一人當正軍，稱正軍戶，餘戶出錢助正軍，稱貼軍戶（簡稱貼戶）。驅戶被釋放從良，法律規定仍需津貼本主軍役，也稱貼軍戶。貼軍戶家富丁多，得升充正軍。正軍戶、貼軍戶依財產丁口多少來區別，身份上沒有

隸屬的關係。朝廷爲增加自己的收入，設法奪驅爲良當貼軍戶，漢軍的驅戶多被奪去。

投下戶——蒙古皇族、貴戚、功臣都有封地，封地內民戶稱投下戶，又稱愛馬，每年納官賦以外，江北每戶增納絲六兩四錢，江南納鈔二貫文給封主。又人民不堪差役的壓迫，帶着土地產業投靠貴人門下，做投下戶。因爲投下戶得免雜色差役，農民、軍戶、匠戶以至富強人家，都願意充投下戶，朝廷屢次禁止，並不發生實效。封主又細分民戶給自己的子孫妻妾，一州一郡分成六七十個小封主，這些小封主或得一城，或得數村。

打捕戶——專供皇帝及高級貴族打獵捕魚，每歲繳納一定數量的物品。打捕戶多取析居（兄弟分居），放良（奴隸從良），還俗僧道，游手無賴及亡宋舊役等人充當，除納地稅、商稅，依例出軍等負擔外，免除一切差役。

匠戶——蒙古兵攻城屠殺，獨不殺工匠。工匠被俘，一部分分給各貴族，大部歸皇帝所有，稱爲匠戶。民間有良工或驅丁手藝精良，也歸入匠戶。皇帝和貴族各有

匠戶，生產多種物品供本主消費及出賣剩餘。匠戶分民匠、軍匠兩種：民匠製造普通用品，軍匠專造武器。各種官營工業主要是用匠戶工作。另一部分是奴隸（如至元十一年括諸路無主逃奴二千人隸工部）和怯憐口（如中統五年招集析居、放良、還俗僧道等戶習諸色匠藝，稱爲怯憐口），不過數量遠比匠戶少。

匠戶工作報酬，止是一些口糧。至元三十年，中書省奏稱上都工匠二千九百九十九戶，歲費官糧一萬五千二百餘石，匠戶一年僅得口糧五石。

佃戶——大量土地被官田、屯田、寺觀、豪富佔有，農民想耕田謀生，不得不忍受地主的虐待，充當佃戶。又有不少農民，爲逃避差役，帶田投靠權豪門下，藉得蔭庇，也稱佃戶。農民一充佃戶，對主人發生隸屬關係。佃戶生男，便供奴役，生女便爲婢妾。在法律上規定的權利是：『凡地主毆死佃客，杖一百七，徵燒埋銀五十兩，與良人因鬥毆殺他人奴同罰。』殺死自己的佃戶等於別人的奴隸科罪。這就是說，佃戶的身份比奴隸較高一級。

九 財政的紊亂

蒙古族統治中國，止知掠奪，不知理財，元世祖開國時代，每年收支已虧短甚巨。至元二十九年，歲入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支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不敷六十六萬餘錠。中期以後，稅收比世祖時增二十餘倍，包銀增十餘倍，但虧短更巨。

第五節 農民大起義

從元世祖滅宋起，直到亡國，漢族的反抗，始終沒有停止過。幾乎每年都有若干起起義的反抗鬥爭，規模從數萬人以至數十萬人之大，起義的主力多在江南。到元順帝的統治時候，皇室的奢侈荒淫達到了極點。人禍釀成天災，黃河泛濫，却無代價的強徵民夫去修築。無限制的濫發鈔票，物價飛漲，京城中米價一斗值鈔十錠（五百兩）。在這些天災人禍的壓迫下，成百萬人民無家可歸，無飯可吃，終於在

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二），從中原兩淮地區，掀起了空前規模大起義，來推翻蒙古族的腐朽的統治。

劉福通——永年縣（河北永年縣）人韓山童，借白蓮會（至大元年曾禁白蓮社，拆毀祠廟，令教徒歸還民籍）燒香聚眾，宣言天下當大亂，彌勒佛降生在河南淮泗間。信徒潁州人劉福通與徒黨羅文素、盛文郁、杜遵道、王顯忠、韓咬住等稱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孫，應當做中國君主。這是包含種族意義的有力號召，廣大人民即時圍繞在這個號召下，發生摧毀蒙古統治的力量。至正十一年五月，密謀發覺，山童被殺。劉福通等據潁州起事，攻破羅山、上蔡、真陽、確山等縣，進攻葉、舞陽、汝寧、光、息衆至十餘萬，元兵不能禦。同時徐壽輝起蕪黃，布王三、孟海馬起湖漢，芝麻李、趙君用、彭二即起豐沛，郭子興起濠州，響應劉福通。各軍都頭裹紅巾爲號，稱紅巾軍（簡稱紅軍），又稱香軍，十五年，福通尋得山童子韓林兒，迎歸亳州，稱皇帝，又稱小明王，國號宋，年號龍鳳。

十七年，福通遣將分路略地，李武，崔德破商州，入武關圖陝西，毛貴取山

東，福通自取汴梁。又分軍三路，一路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等攻晉冀，一路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攻陝西，一路毛貴由山東北攻，逼近大都。順帝大驚，議遷都避難。毛貴軍被元兵擊敗，退歸濟南，劉福通得汴梁，作爲韓林兒的都城，自己進兵攻略河北。關先生、破頭潘又分軍兩路，一路出絳州，一路出沁州，越太行山，攻保定，轉攻大同，出塞破上都，毀元諸宮殿，轉掠遼陽，入高麗國，十九年，破遼陽，殺懿州路總管呂震。李喜喜軍分路攻破寧夏，略靈武等邊地。

紅巾軍所至，元朝文武官吏聞風遁逃，但紅巾軍本身也由勝利轉到潰敗，因爲韓林兒僅擁空名，劉福通號令不行，諸將各自行動，兵無紀律，攻下城邑，多不能守，人民從實際經驗中感到失望，逐漸離心，聲勢浩大的紅巾軍，終於被察罕鐵木耳、李思齊、擴廓鐵木耳三人所率領的地主武裝擊破了。察罕鐵木耳是漢化的乃蠻人，改姓李氏，世居沈邱（河南沈邱縣），至正十二年，起鄉兵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漢人）合攻紅巾軍。十八年，陝西白不信，李喜喜兵敗逃入四川，改稱青

巾軍，歸降明玉珍。十九年，察罕鐵木耳、李思齊率大軍自陝西攻汴梁，劉福通兵敗，與韓林兒突圍走安豐（安徽壽縣西南）。毛貴據山東，諸將爭權，趙君用謀殺毛貴。二十一年，察罕鐵木耳乘機擊平山東。二十二年，察罕鐵木耳被紅巾降將田豐刺死，義子擴廓鐵木耳（本名王保保）統兵掃清紅巾餘衆，山東、河南、陝西又歸元朝所有。

郭子興——安徽定遠縣人。父郭翁，算命爲業。至正十二年，子興聚衆數千人襲據濠州（安徽鳳陽縣）。

徐壽輝——湖北羅田縣人。販繪布爲業。至正十一年，壽輝聚衆攻破蘄州、黃州，自稱皇帝，國號天完。將士用紅巾裹頭，與劉福通同稱紅巾軍，十二年，攻破武昌，分兵取江西、湖南地。十三年，自江西入浙西，破杭州。十六年，壽輝建都漢陽。

陳友諒——湖北沔陽縣人，父陳普才捕魚爲業，友諒幼年讀書，略通文義，在徐壽輝軍中，兇狡善陰謀，殺壽輝大將倪文俊、趙普勝，又殺壽輝，自稱皇帝，國

號大漢。

明玉珍——沔陽縣人，父祖相傳業農，玉珍始爲該村中土豪。至正十一年，聚衆降徐壽輝。十七年，入蜀攻取重慶，十八年取成都，佔有四川全境。二十二年，自稱皇帝，國號大夏，建都重慶。玉珍略知政治，禁軍士劫掠，廢僧道（止奉彌勒佛一神），賦稅十分取一，免徵力役，頗得四川人民的擁護。

張士誠——江北泰州人，販私鹽爲業。至正十三年，士誠聚鹽丁萬餘人，攻泰州。受知府李齊招降，不久又叛去，破興化、高郵。十四年，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旗幟用赤色。十五年，攻下蘇州城，得錢穀器械無數。朱元璋取集慶，又取鎮江，與士誠湖常二州接壤。十六年，朱元璋攻破常州，士誠兵敗降元。二十三年，取杭州，改稱吳王。士誠佔地南至紹興，北至濟寧，西接汝、潁、濠、泗，東臨大海，在同時割據羣雄中，最稱富強。

方國珍——浙東黃巖縣人，販私鹽爲業。至正八年，入海爲盜，十二年降元，十三年，據台、溫、慶元三路地。

順帝時代，農民起義的時機完全成熟，上述幾個首領，止是乘勢利用，滿足個人的野心，人民利益，種族大義，在他們心目中，是不甚重視的。由於這些首領們據地稱雄，互相殘殺，不能協力同心，驅逐蒙古，竟使垂亡的蒙古統治者，又一度大規模摧殘中國人民的生計。據元人自己說，將帥無不貪暴怯懦，紀律喪盡，戰敗報功，軍潰求賞，經過地方，虜掠人財，雞犬一空。探聞民軍在南，急引兵向北，民軍到西，急引兵向東，不幸遭遇民軍，急飛奔潰逃。收復城邑，悉成荒墟，河南全省三千餘里，僅存封邱、延津、登封、偃師等三四縣。兩淮南北，大河內（北）外（南），燕、趙、齊、魯舊境，一望荒涼，人煙斷絕。關陝地區保全無幾。

第七章 封建制度更高發展時代——明

一三六九年至一六四四年

第一節 朱元璋怎樣建立明朝

一 統一江南

朱元璋（明太祖）濠州人，祖與父都是貧農。至正四年，元璋年十七，父母兄弟相繼疫死，孤貧不能生活，入皇覺寺當遊方僧，乞食河南安徽等地。至正十二年，土豪郭子興據濠州起事，元璋投子興軍。子興死，元璋代統餘衆，兵益強。巢湖水寨首領俞通海、廖永忠等降，得船千艘。至正十六年，渡江擊破元大將蠻子海牙軍，克集慶路（南京），改稱應天府。元璋自稱吳國公，名義上奉韓林兒爲宗主，實際已成爲一個獨立的強國。

當時劉福通紅巾軍縱橫中原，聲勢正盛，徐壽輝據漢陽，張士誠據蘇州。朱元璋不斷與張士誠徐壽輝爭地戰鬥，頗獲勝利，但主要兵力是用在奪取防禦力薄弱的元朝州縣。三四年間，吳成爲江南大國。

至正二十年，陳友諒據江州（江西九江縣），大舉攻破太平（安徽當塗縣），殺守將朱文遜（元璋義子）、花雲，約張士誠合攻應天。元璋集中所有兵力，襲擊友諒軍，友諒大敗逃回江州，元璋乘勝收復太平，又進取安慶。二十一年，元璋率水軍攻江州，友諒奔歸武昌，這是吳漢決定興亡的第一次大戰。

至正二十三年，陳友諒軍號稱六十萬，攻南昌。朱元璋親督徐達常遇春諸將率師二十萬往救。兩軍會戰鄱陽湖中康郎山下水面。漢軍大敗，友諒中流矢死，餘衆潰散。友諒子陳理遁歸武昌稱帝。元璋自率諸將攻陳理，圍城凡六月，二十四年，陳理降。江西、湖南、湖北地盡歸元璋所有。

二十七年，吳軍合圍蘇州，張士誠敗滅，元璋遣湯和攻慶元，方國珍降，江南平定。次年正月，元璋稱皇帝，國號明，年號洪武。死後被尊爲明朝開國的太祖。

二 驅逐蒙古

明太祖武力統一江南的時候，北方紅巾軍已被消滅，地主武裝首領擴廓鐵木耳據太原，李思齊據關中，彼此猜忌，結仇互攻，兵力分散。元順帝衆叛親離，號令不行，無力維持統治。明太祖召諸將商議，進攻北方，決定先取山東，轉取河南，堵塞潼關，北上取大都，最後取山西、陝西。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命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率兵二十五萬長驅北進。元順帝率后妃皇子夜開建德門（大都北門）逃往上都。八月，徐達率大軍入大都（改稱北平府）。轉攻山西，大破擴廓鐵木耳，克太原。明年進克陝西、甘肅，降李思齊。又明年北上克元上都，北方平定。

與北伐同時，太祖又分命諸將，分道入福建、廣東、廣西，洪武元年各路告捷。四年進兵取四川。十五年平雲南。統一中國。

三 創立制度

屠殺功臣——明太祖依靠諸功臣出死力，取得天下，等到天下大定，自己年已五六十歲，皇太子朱標性情柔和，朱標死，皇太孫朱允熉更孱弱無能，太祖深怕將來功臣跋扈叛逆。決計興大獄，一網打盡。洪武十三年，加左丞相胡惟庸謀逆及私通日本、蒙古等罪，凌遲處死，家屬僚友坐奸黨罪，無一得免。士人有仇怨互相報復，止要告發某人是胡黨，立即捕殺。二十六年，又興藍黨大獄，指大將軍藍玉謀爲不軌，凌遲處死，凡宗族文武大員下至舊部士卒，坐藍黨罪被殺約二萬人。御製逆臣錄布告天下。經兩次大獄。文武功臣全部冤死，得善終的僅湯和一人。

嚴懲貪污——明太祖親見元朝官吏士紳貪污無恥，想用嚴刑來禁阻。命刑部蒐輯官紳犯罪事狀，製成大誥三篇，其中羅列凌遲梟示（梟首示衆）滅族等罪千百條，斬首以下罪萬餘條。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貪贓罪發覺，窮究作弊徒黨，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內外官吏被殺數萬人，追贓款七百萬兩。民間中等人家因寄贓借贓

（當是借貪官高利貸錢）的罪名，破產無數。太祖允許人民赴京控告貪官污吏，贓滿六十兩，梟首示衆，並剝皮塞草。府州縣衛公署旁特立一廟，稱爲皮場廟（剝皮處）。

改定官制——洪武十三年殺左丞相胡惟庸，從此廢除丞相制度。政權軍權分割成許多部分，由皇帝一人總掌全權。文官廢中書省，不設丞相。武官廢大都督府，分爲中軍、左軍、右軍、前軍、後軍五都督府。政府由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組成，所有軍政大權，統歸皇帝直接掌握。這是秦漢以來中央集權制度更進一步的發展，也是政治上一個大的改革。政府組成的主要各衙門，職掌簡列如下：

五都督府分掌兵籍（如左軍都督府轄在京八衛，在外浙江、遼東、山東三都司），但無調發權。

六部每部設尙書一人，左右侍郎各一人。吏部掌選授文武官吏。戶部掌全國田賦財政。禮部掌科舉禮儀祭祀。兵部掌軍官選授，軍隊調遣及訓練。刑部掌刑獄。

工部掌營造和水利。

都察院掌糾劾內外百官，分京外爲十三道，各置監察御史，監視地方官吏的行動。

通政司掌收受內外臣民的奏章。無論何人有陳情、建言、申訴冤屈或告不法等事，得經由通政司直接奏達御前。

大理寺掌審核刑獄。凡刑部都察院推問獄訟定罪，連同案卷罪犯送大理寺覆審，覆審後，始由刑部具奏行刑。

以上各官職，吏戶兵三部權較重。吏部掌用人大權，地位尤在各部上。皇帝自總庶政，特置殿閣大學士（如華蓋殿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大學士官僅五品，無權處理政事。

封建諸王——凡皇子到達一定年齡，必需分封京外各地，免有留京奪嫡的禍亂。帝位規定由嫡長子孫繼承，其他皇子封親王，親王諸子封郡王，王位都由嫡長子孫世襲。親王歲祿一萬石，另有莊田牧地，又有衛兵三千人至一萬九千人。郡王

以下，歲祿依次遞減，統歸朝廷撥給。

衛所兵制——天子親兵稱上十二衛，駐京城。自京城至外省府縣各立衛所。一府設所，數府設衛。一百十二人稱百戶所，一千一百二十人稱千戶所，五千六百人稱衛。大小聯比，合成一軍，歸五軍都督府統率，每省設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統率本省各衛所，分隸各都督府。全國共有都司二十一，內外衛四百九十三，千戶所三百五十九。兵卒來源有三種，一從征（諸將攻取土地，留兵戍守），二歸附（降兵），三謫發（罪人充軍）。兵卒子孫永遠稱軍戶，不得冒入民籍。國家有戰事，兵部調發衛所兵，皇帝任命將軍為總兵官，率軍出征。事畢，將軍奏還官印，兵各回衛所。

嚴刑酷罰——明太祖自稱用重典（法）治亂世，斷獄不按法律，官吏略有觸犯，立被誅戮。當時京官每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日暮無事，互相慶賀說，又得多活一天。有些犯官不及送獄治罪，就在朝廷上杖死，稱為廷杖。有些犯官怕刑部按律治罪，不够嚴刻，特交錦衣衛用惡刑拷打（錦衣衛附設鎮撫司，專管詔獄，有

權直接奏請皇帝裁決），稱爲下詔獄。

強迫同化——大明律規定，凡雜居內地的蒙古人、色目人，止准與中國人通婚姻，不許本類自相嫁娶。違禁的兩家主婚人各杖八十，嫁娶的男女沒入官，男爲奴，女爲婢，律文註解說，胡元入主中國，族類散居天下，不易滅絕，所以禁止蒙古色目人自相嫁娶，免得人口繁衍。

八股取士——明太祖定學制，學校中置臥碑，揭示禁規，內有禁生員議時事律，犯者罰杖除名。又與劉基定八股文程式，規定在朱熹注四子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及宋元人注五經（易經、書經、詩經、春秋、禮記）中出題，依題義揣摩古人語氣，代替說話，絕對不許發揮自己的意見。這是禁止文人自由思想，迫使在一定的程式下說話，思想完全脫離現實社會，比唐宋詩賦取士，確是更加惡毒了。

防女禍——明太祖嚴防后妃干預政事。他曾說如果人不是母親生的，天下女人都可以殺掉。洪武元年，命儒臣編一本書叫做女誡。三年，制定宮內禁令，皇后止

准治內事，宮門外事不得預聞。后妃概從民間採選，不許臣下獻進美女。皇帝死，妃妾照例從死殉葬。（這種慘酷制度到英宗時才廢除。）

防閹宦——又嚴防閹宦干政。洪武元年，禁宦官預政領兵。六年，定內官（閹宦）不許識字的禁令。十七年，鑄鐵牌置宮門中，上刻『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

第二節 明朝的政治

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死，嫡長孫建文帝繼立。建文帝用齊泰、黃子澄、方孝儒等爲輔佐。密謀削諸王藩封，先廢朱櫛等五王爲庶人，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據北平起兵反，號稱靖難。在朝謀士武將，早被太祖殺完，朱棣率兵來攻，沒有人能抵禦。三年六月，南京城陷，建文帝生死不明，朱棣自稱皇帝（明成祖）。

建文舊臣齊泰等數十人不肯降服。成祖大怒，滅方孝孺十族（朋友學生也算一族），凡殺八百七十三人，油煎鐵鉉，活剝景清皮裝草。其餘如陳迪、齊泰、黃子

澄等均凌遲處死。共滅族數十，殺人數萬，妻女發浣衣局、教坊司（官妓）親友發配到邊地充軍。罪人轉相攀連，稱爲『瓜蔓抄』，無數人因此破家。

成祖起兵時，收買建文左右閹宦做間諜，認爲他們對自己忠實，稱帝後，大加信任。設立東廠，令親信閹人管理。專門緝訪所謂謀逆妖言（誹謗）大奸惡等罪，陷害好人，無惡不作。

成祖知道人心不服，發動對外侵略，來提高自己的威望。派閹宦鄭和和李舟師二萬人出使西洋（南洋羣島）諸國，前後出使凡六次，用意在（一）探尋建文蹤跡，（二）壓迫和招誘番人來中國朝貢。遣張輔率兵八十萬，滅安南國，改置郡縣（安南人民猛烈反抗，宣宗時明兵敗退，安南復國）。發大軍攻蒙古，前後親征凡五次，軍民死傷極衆，所得止是幾個蒙古王歸降。遷都北京，改京師爲南京，北京爲京師。南京除了五都督府不設，其餘衙門自六部至欽天監、太醫院，與北京同樣設置。

成祖在位二十二年死，以後凡傳十三個皇帝。明朝的政治愈演愈腐敗。皇帝居

深宮，往往一二十年不見朝臣。明朝皇帝與宰相的見面次數，約略可數，皇帝獨裁權，由閣官代理。

閣官——閣官是皇帝的代理人，是實際掌握政權的人，他們有龐大的組織，分十二監、四司、八局，稱爲二十四衙門。此外還有提督東廠、提督西廠等衙門。又鎮守邊地，統率京營，經理倉場，提督營造，採珠開礦，市舶織造，凡有權有利的職事，無不歸閣官掌管。羣閣中司禮監權最大，設掌印太監一人，提督太監一人，秉筆太監無定額。掌印管理內外奏章，提督管理皇城內一切禮儀等事，秉筆管理批硃（皇帝用硃筆批示臣下）。司禮監掌印，名義上地位等於內閣的元輔（首相），提督東廠等於都察院，秉筆等於內閣次相。在外各省設鎮守太監，軍隊出征設監軍太監，地位等於總督、巡撫、將軍等官。實際權力却遠在任何官員的上面。

廠衛——閣官權力主要在掌握廠衛，用酷刑鎮壓異己的官民。太祖設錦衣衛（用武官主管）掌緝訪叛逆。成祖時又設東廠（用閣官主管），和錦衣衛同爲特務機關。憲宗添設西廠，緹騎（特務人員）比東廠加倍。兩廠員役布滿全國，到處偵

事，冤死官民無數。

東廠組織，司禮監太監稱宗主，掌廠太監稱督主，下設掌刑千戶、理刑百戶各一人，番子（偵事人）無定額，挑選錦衣衛中最兇狡人充當。番子頭領稱樁頭，戴尖帽，著皮靴，專管偵察。番子稱幹事。每一樁頭領番子若干人，每一番子又各有地方痞棍若干人當爪牙。痞棍探得一事，番子密報樁頭，按事件大小先給賞錢，稱事件爲起數，賞錢爲買起數。樁頭得報後。率番子至犯事家附近坐守，稱爲打樁。番子突入犯事家搜索，得賄滿意，即退去，少不如意，用刑拷打，痛苦十倍官刑，稱爲乾榨酒，又稱搬罾（魚網）兒。這令犯事人誣攀有錢人家，有錢人趕快送厚賂，得免株連，否則奏請下鎮撫司獄，一定慘死。番子到刑部、都察院、鎮撫司監視審案，稱爲聽記。到各官府各城門訪緝，稱爲坐記。某官作某事，某城門獲某奸，報告到廠，稱爲打事件。督主連夜轉報皇帝，甚至民間夫婦口角也報進宮去，供皇帝太監們作笑談資料。錦衣衛辦案與東廠同，不過要繕寫正式奏本，沒有東廠報告那樣迅速，所以衛不及廠得寵，成爲廠的附屬機關。

閹官借收稅名義，殘害人民，礦鹽稅監布滿全國。兩淮又有鹽監，廣東又有珠監（採珠），大小閹官，極意敲剝。例如馬堂作天津稅監，養無賴小偷數百人，白晝奪人財物，遠近罷市，民衆萬餘，放火燒馬堂稅署，殺稅役三十七人。陳奉收荊州稅兼採興國州礦砂，率惡黨鞭笞官吏，搶劫商旅，奸淫婦女，虜人勒贖，激起人民公憤，聚衆萬餘人，願與陳奉同死，地方大官力救得免。陳奉作惡更無忌憚，激起漢口、黃州、襄陽、寶慶、德安、湘潭等處民變凡十起，武昌人民怨恨切齒，誓必殺奉，奉逃匿楚王府，衆擒惡黨十六人投長江，燒稅署轅門。楊榮監雲南稅，百姓恨榮入骨，焚稅廠，榮怒，杖殺百姓數千人，抽樊高明筋示衆。冤民萬人燒榮住宅，殺榮投火中，並殺惡黨二百餘人。神宗得報，哀悼楊榮，幾天不吃飯。當時民不聊生，到處激起叛變，朝廷都用最殘暴的屠殺鎮壓下去。

內閣——太祖廢丞相制，別設殿閣大學士顧問。宣宗時，大學士楊士奇等權漸重。世宗信任嚴嵩，大學士權同真宰相。因避宰相名號，改稱內閣。皇帝口說政令，司禮監秉筆太監用硃筆記錄，稱爲批紅，將批紅交給內閣首輔（首相）擬成詔

諭，稱爲擬票或票擬，再經皇帝核准頒布。內閣首輔必須仰承閣官的意旨，否則定被斥逐。

官僚——官吏貪污，並不因太祖的慘殺有所做懼。成祖時鄒緝奏稱『貪官污吏，徧布天下，朝廷每遣使人出去考察，此人就得發財機會。使官所到，地方官公行賄賂，惟恐不足。』梁廷棟也奏稱『巡按御史號稱盤查訪緝，每到一處，官員贈送多至二三萬兩，國家增一巡按御史，人民負擔加重百萬』。成祖時代已經如此，以後更不待說了。

鄉紳——明朝不止是地方官私派橫征，民不堪命，在鄉紳士，倚勢恃強，與官府狼狽作奸，上下相護，害民也極兇暴。任意奪產，受貧弱人獻田並令充當佃戶，強奪及收受無賴所獻別人的田產，都是鄉紳『應有的權利』。秀才一中鄉舉（舉人），便可列爲鄉紳，就有權包攬親戚門生故舊鄰居的田畝，歸入本人名下。如包攬田幾千畝，收錢糧幾百兩，實際繳納給官府八九成，憑空得一二成的利益。進士權力更大，包攬田畝更多，本家子姪及內親（妻族）也恃勢包攬，通常鄉紳一人，

每年有一二千兩的收入。

封建——藩王徧布全國，奪民間田產婦女，隨意殺人，庇護盜賊，無惡不作，朝廷從不究問。神宗時有親王四五十人（每人歲祿一萬石），郡王二百五十一人（每人歲祿二千石）。鎮國（歲祿一千石）、輔國（歲祿八百石）、奉國（歲祿六百石）等將軍七千一百人。鎮國（歲祿四百石）、輔國（歲祿三百石）、奉國（歲祿二百石）等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人。郡主（親王女，歲祿八百石，婚稱儀賓，歲祿數同）、縣主（與儀賓歲祿各六百石）、郡君（與儀賓歲祿各四百石）、縣君（與儀賓歲祿各三百石），七千七十三人。庶人（庶人及妻女每月各米六石）六百二十人，共二萬三千餘人。世宗時全國每年供京師米四百萬石，宗藩歲祿多至八百五十萬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萬石，兩省支給宗室祿米五百四萬石，政府及各省每歲收入糧米，不夠宗室歲祿的半數。

第三節 農民土地問題與賦稅制度

一 農民與土地

甲 農業逐漸恢復

開墾荒田——洪武元年，令州縣人民開墾荒田，不論有無原主，都歸墾荒人所
有，作為永業。三年，責成地方官召誘未登戶籍的流民，官給耕牛種籽，按墾田
多少，定官吏賞罰條例。五年，令四方流民，各歸田里，丁多田少的，官給附近荒
田，按丁撥付。十三年，詔陝西、河南、山東、北平、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田
許民儘量開墾，官府毋得起科（租）。這些法令以外，又特設司農司，專掌中原墾
荒事，派官到廣東買耕牛，分給農戶。遷山西澤潞等地無田農民墾河南、河北田，
又遷蘇、松、嘉、湖、杭、溫、台等地無田農民往鳳陽濠和一帶耕田，官給牛種，
耕地作為世業。北方近城地多荒廢，召民耕種，每人給田十五畝，菜地二畝，免租
三年。各州縣每年新墾畝數少或數千，多或二十餘萬。洪武二十六年，全國田畝總
數達八百五十萬頃，荒地大體墾成熟田了。

軍民屯田——分軍屯民屯兩種（明初有商屯，募鹽商到邊地開墾，弘治中廢壞）軍中歸衛所長官管理，每一軍人受田五十畝，稱爲一分，官給耕牛農具。邊地軍人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明初屯田總額二十九萬三千五百八十二頃，約佔田畝總數二十九分之一。民屯歸地方官管理，狹鄉的貧戶，無戶籍的流人，犯罪的官民（犯官多罰徙鳳陽屯田），被指定往某地墾荒，稱爲屯民。洪武時軍民屯田總數八十九萬三千餘頃，約佔田畝總數十分之一強。

興修水利——太祖初建國，就設立營田司，命元帥康茂才爲都水營田使，管理全國水利，修築各處隄防。並令地方長官，凡人民條陳水利，即時奏上。洪武元年，修銅城堰開周圍二百餘里，就是採取和州人民的建議。二十七年，特諭工部修治陂塘湖堰，遣國子監學生分路督修全國水利。二十八年冬，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乙 大地主的產生

明太祖驅逐元朝大地主，留下的土地，換了一批新的主人。他們土地佔有的規模，比元朝更大。明朝土田制分官田民田兩類。官田包括宋元相傳入官田地及還官田（繳還賜田）、沒官田（沒收罪人田產）、斷入官田、學田、皇莊、牧馬草場、城墻（音軟。城邊田地）、苜蓿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諸王公主、勳戚、大臣、內監、寺觀賜（賞給）乞（請求）莊田、百官職田、邊臣養廉田、軍民商屯田，這些通稱爲官田，其餘稱民田。官田中最重要的是有下列幾種：

官田——蘇州松江一帶田地，南宋時多括爲公田，張士誠時數量更擴大，太祖滅士誠，凡士誠部下文武親戚及富民所有田產，一律沒收作爲官田，據宣德實錄所載蘇州知府況鍾的奏章說，『蘇田如按十六分計算，十五分是官田，一分是民田』。據弘治十五年統計，全國土田總數中官田佔七分之一。

皇莊——英宗天順八年撥太監曹吉祥抄沒地一處（在河北順義縣安樂里柏橋村）作爲宮中莊田，數年間，侵佔民田超過原額十倍。憲宗正式成立皇莊名目。孝宗時單是畿內皇莊就有五處，共地一萬二千八百餘頃，後來逐漸擴大，多至三萬七千五

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皇莊有管莊太監，有旗校（武官）每處約三四十人，招集土豪流氓，或稱莊頭，或稱伴當，互相作惡。

藩王莊田——太祖定制，親王莊田一千頃，實際頃數遠在定制上。英宗子德王就藩德州，賜東昌、兗州田及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世宗子景王就藩德安，賜莊田湖陂數萬頃。神宗弟潞王就封衛輝，賜田四萬頃；子福王就藩洛陽，賜田四萬頃，中原腴地不足，取山東、湖廣良田湊足數目。熹宗時桂、瑞、惠三王及遂平、寧國二公主各有莊田一萬頃。諸王府官及闈官丈量土地，徵收租稅。畜養奴僕無賴多至數千或萬人，四出奔馳，勒索錢物，毆殺佃戶，連朝廷某些官員，也說『慘毒不忍聞』。

權貴莊田——勳臣、外戚、闈官強占官私田地，或反誣民私占官田，斷令還官，實歸己有。孝宗時勳戚、闈官有莊田三百三十二處，共地三萬三千餘頃。

二 賦役制度

戶籍——洪武十四年，編全國賦役黃冊（戶籍冊，用黃紙作封面）鄉村一百一十戶爲一里，推丁糧較多人家十戶爲里長，餘百戶分十甲，每甲推出十人。官府按年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管一里一甲的公事。十年輪役一遍，稱爲排年。城內稱坊，近城稱廂，鄉村稱里。戶分民、軍、匠三等。按各人職業編籍，每十年重造黃冊一次。大抵洪武時代曾經編造，以後僅存空文（祭天地時，祭壇下陳列黃冊，祭畢收藏）。官府徵稅派役，另有底本，稱爲白冊（白冊在書吏手中，營私舞弊，無可查究）。

田籍——洪武二十年丈量全國田畝，按字號編排，寫明田主姓名及地形土質面積四至，稱爲魚鱗冊。

田賦——明初定賦稅制，號稱十分取一，實際參差不齊，輕重懸殊。大抵官田每畝收租五升以上，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以上，沒官田一斗二升。元末，蘇、松、嘉、湖四府官紳豪民會助張士誠堅守不降，太祖怒，按私人租簿作租額，每畝收糧最高額竟至二三石，表示懲罰的意思。因此全國田賦蘇最重，嘉、湖較次，杭

州又較次。洪武十三年，命戶部酌量減輕江南租額，蘇州一府秋糧仍多至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其中民糧僅十五萬石。

洪武時田賦分夏稅秋糧兩等，夏稅包括米麥、錢鈔、絹三種，秋糧包括米、錢鈔、絹三種。大體米麥爲主，錢鈔絲絹爲輔。明初兩稅每歲收入麥四百七十餘萬石，米二千四百七十餘萬石，鈔四萬五千五百餘錠，絹二十八萬八千五百餘匹。

差役——丁分成丁、未成丁兩等。男子十六歲以前稱未成丁，十六歲至六十歲稱成丁，服官役。六十以外免役。役分里甲、均徭、雜泛三等，按戶服役稱甲役（里甲）按丁服役稱徭役（均徭），臨時應官府呼喚服役稱雜役（雜泛）。以上三役各有力役（出人）僱役（出銀）的分別。

一條鞭法——所謂一條鞭，就是清丈地畝，按畝徵銀，令田主繳納一定數量的銀，所有田賦差役各種雜費包括在內，官募人充役，不再攤派。這種辦法，對無田貧民確有利益。神宗萬曆九年，朝廷採用一條鞭法，作爲全國通行的制度。

加賦——明朝前半期戶部常年歲入銀二百萬兩，照舊制七分作經費。三分作存

積。世宗時，邊境軍費、建築宮殿費、禱祀求仙費（招道士求長生藥）驟增不止。嘉靖三十年，歲出銀五百九十五萬兩，爲彌補虧短，增江南、浙江等州縣田賦銀一百二十萬兩，稱爲加派。神宗萬曆四十六年。遼東用兵，軍餉激增至三百萬兩，宮內藏銀無數，神宗不肯動用，戶部援嘉靖加派例，全國（除京畿八府及貴州一省）田賦每畝加徵銀三釐五毫，得銀二百萬兩。次年又加三釐五毫，次年又加二釐，前後共增九釐，從此作爲定額，每歲得銀五百二十萬兩。崇禎三年，又增田賦三釐，得銀一百六十五萬兩。十年，又增賦，得銀二百八十萬兩，舊額田租外每畝增收六合，每石折銀八錢。又每畝加徵一分四釐九絲，稱爲剿餉（剿農民起義軍）。十二年，每畝又加徵一分，得銀七百三十萬兩，稱爲練餉（練兵）。大學士蔣德璟對崇禎帝說，『現在既有舊餉五百餘萬，新餉九百餘萬，又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兵馬並不練，止是害苦人民』。

第四節 工商業

一 工 業

棉織——明太祖初立國，卽下令凡民有田五畝至十畝，必需栽種桑麻木棉（草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種。江北中原廣大地區，普遍種植木棉，棉布代替絲麻，成爲人民主要的衣料。隨着棉布生產的增加，彈花紡綫等技術也就日益講究，技術比元朝進步。

印刷——士大夫富貴以後，多喜刊刻古書，表示自己的風雅，因此刻書業在明朝很發達。又科場盛行懷挾（私帶小本書進考場），書塾盛行闢墨（本科取中的文章，供士人傳誦揣摩），這種書本，隨科場風尚，臨時大量發行，書店謀利在出書迅速，活字板最適合這種需要。嘉靖時毘陵（江蘇丹徒縣）人開始用鉛鑄活字印書，用力省，出書快，比木版巧便得多。鉛字質軟，容易模糊，後來蘇州人改用木刻活字印書。崇禎十一年，邸報也用活字排印。

漆器磁器——明朝漆工業發達，漆器有髹漆、屈輪、堆朱、存星、沉金、螺鈿、乾漆、餓漆、鑽漆諸作法，次第盛行。磁器首推永樂、宣德兩朝製品。永樂磁器用針刻細紋，裝填黑漆。宣德磁器用刀刻紋，裝填金屑，這都是宋元兩代所未有。磁業中心地景德鎮，面積十方公里，人口近百萬，官窯民窯約三千所，晝間白煙蔽空，夜間紅焰薰天。

造船——隨着工商業，漕運，海外貿易及海防的需要，明朝造船業也成爲工業中重要部門。

作坊——民間工業除了家內工業及獨立的手藝匠人，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地存在着手工作坊。據課稅名目有油房、磨房、甄瓦窰、木植場、糖坊、麵坊、粉坊、茶食鋪等。作坊僱傭工人多少不等，例如糖坊製糖先削去蔗皮，次剉塊如錢大，兩人削供一人剉。削剉工約一二十人。

二 商 業

市場——在全國中，大商業都市有三十三處。北京南京以外，江蘇有蘇州、松江、鎮江、淮安、常州、揚州、儀真，浙江有杭州、嘉興、湖州，福建有福州、建寧，湖廣有武昌、荊州，江西有南昌、吉安、臨江、清江，廣東有廣州，河南有開封，山東有濟南、濟寧、德州、臨清，廣西有桂林，山西有太原、平陽、蒲州，四川有成都、重慶、瀘州。三十三處貿易中心地，止有四分之一在北方，江浙兩省却佔三分之一。運河爲南北交通的大動脈，沿河城市如漣縣（河北通縣南四十五里，後移至河西務）、德州、臨清、東昌、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等處，都是著名大商埠。

鹽——太祖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人販賣，抽稅二十分之一。通常每年收入鹽稅一百萬三千餘兩。大產鹽地六處（兩淮、兩浙、長蘆、山東、福建、河東），小產鹽地七處（廣東、海北、四川、雲南等地），又陝西雲州一處。各處產鹽，朝廷

指定行銷地界，出界販賣，依私鹽論罪。

商稅——明朝商稅，起初三十取一。凡橋梁道路關津各置收稅官。萬曆時改稅率，派閩官監稅，遍滿全國，名義上十分取一，實際並無定章，土豪無賴，賄閩官得指揮、千戶等名號，各據水陸通路，每隔數十里，立旗設廠（稅卡），搜索旅客行李，任意掠奪。又窮鄉僻村，米鹽鷄豕等小貿易，稱爲土商，一律課稅。商稅收入，萬曆時崇文門河西務等八鈔關每年額定銀四十萬七千兩。崇禎初年，關稅每兩增收一錢，八關共得銀五萬兩。三年，又增二錢。十三年，又增二十萬兩。八關增稅如此，其他地方可以類推。

對外貿易——寧波、泉州、廣州是對外貿易的港口。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南洋西洋諸國。明世倭寇不斷侵擾，中日兩國間沒有正常的商務。泉州也比不上宋元時代那樣繁盛。止有廣州一港，貿易額最大，抽分（商稅）成爲政府重要的收入。

三 礦 業

金銀礦——明朝礦業概歸官辦，諸礦中尤重金銀礦。洪武末年，開福建尤溪縣，浙江麗水、平陽等七縣銀礦，兩省各課銀二千餘兩。永樂時開陝西商縣、福建浦城縣，雲南大理縣等地銀礦，貴州太平溪，交趾宜光鎮金礦。礦課累增，至宣宗時，福建每歲銀四萬餘兩，浙江九萬餘兩。英宗停止開礦，仍令各地照定額進課銀。此後時停時開，天順四年，派閩官往浙江、雲南、福建、四川開礦，定福建歲課銀二萬餘兩，浙江四萬餘兩，四川一萬三千兩，雲南十萬餘兩，總十八萬三千兩。憲宗開湖南武陵等十二縣金礦，拘民夫五十五萬人充礦工，勞苦疾病，死亡無數，僅採得金五十三兩。武宗令大臣督促屬員，到處尋訪礦苗，強迫民夫充工役，全國騷動。神宗更藉開礦搜括民財，派閩官多人至各省監收礦稅。閩官恃勢兇橫，招集無賴，設立稅局，誣指富戶盜（私開）礦，良田美宅，硬說地下有礦脈，必待索賄滿足，才得無事。各地有礦必開，不問產量多少，任意規定產額，勒令人民包

賠虧短，自萬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閩共進礦稅三百萬兩，民間損失，數倍於此。

四 貨 幣

銅錢——元朝用鈔不用錢。明太祖初立國，京城設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稱帝後，各省設寶泉局，鑄洪武通寶錢，分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遞減至當一錢重一錢。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兩種通寶錢爲小錢。

成祖永樂九年鑄永樂錢，宣宗宣德九年鑄宣德錢，當時朝廷濫發鈔幣搜括民財，並不重視鑄錢，洪武、永樂、宣德錢多積儲不用。世宗時開始大規模鑄錢，嘉靖六年，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三分。三十二年補鑄洪武至正德九朝錢，每朝一百萬錠（一錠五千文），鑄嘉靖錢一千萬錠，又發內庫積藏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不論新舊好壞，規定七文當銀一分（市價濫惡錢三四十文當銀一分，最壞錢六七十文

當銀一分），官府購買物品，按定價抑勒商民。

鈔——明初商賈沿元朝舊習，多用鈔不用錢。洪武七年，太祖設寶鈔提舉司。八年，造大明寶鈔，分一貫文、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六等。每鈔一貫當錢千文或銀一兩，四貫當黃金一兩。禁民間不得用現金銀物貨交易。一百文以下限用銅錢。商稅兼收錢鈔，錢三鈔七。二十六年，鈔價大跌，兩浙、江西、閩、廣民重錢輕鈔，錢一百六十文抵折鈔一貫，物價翔貴，鈔法益壞。三十年，嚴申交易用金銀的禁令。成祖加重刑罰，下令民間敢用金銀，按姦惡治罪。鈔輕原因在朝廷貪利濫發，重刑並不能提高鈔價。成祖從羣臣議，行戶口食鹽法，令軍民計口納鈔，大口每月納鈔一貫，領鹽一斤，小口減半。每年收回巨額鈔幣（據立法時預計，可收回五千萬錠），但濫發數遠比收回數大，鈔價跌至洪武初年定價的十分之一。憲宗時，鈔一貫，值錢不到一文。孝宗時公私收付全改用銀（小交易用錢），鈔廢不行。

銀——明初交易已多用銀，朝廷發鈔鑄錢，都按銀價作標準。英宗正統時，田

賦米麥一石，折收銀二錢五分，南畿（江蘇）、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米麥共四百餘萬石，折銀一百餘萬兩，稱爲金花銀，從此田賦改徵白銀。當時公私收付用銀，民間小交易用錢。孝宗時京城稅課及順天、山東、河南戶口食鹽全改折白銀。武宗時發放官俸，十分中錢一銀九。世宗時稅課收銀不收錢，國家收付一律用銀。

金銀比價——金一兩，洪武八年定價換銀四兩。洪武十八年以後，換銀五兩。永樂十一年，換銀七兩五錢，萬曆時約換銀七八兩。崇禎時換銀十兩。

銀錢比價——銀一錢，洪武八年定價當錢一百文，弘治時當錢七十文。嘉靖時定價當上等錢七十文，下等錢二百一十文，實際市價，濫惡錢三四百文，尤濫惡錢六七百文當銀一錢。

第五節 對外侵略與邊患(上)

一 蒙古

甲 韃靼

太祖洪武五年，大將軍徐達率大軍出塞攻和林，被元將王保保所敗，明軍死數萬人。太祖認定蒙古殘部，必為邊患，非掃平漠北，不能安心。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三年，出兵凡十餘次，先後擊破元主力軍。元人被明軍繼續壓迫，部落潰散，明收得降人二十萬以上，牲畜十萬。太祖封燕王朱棣、晉王朱綱為鎮邊大藩，督邊兵屯田防守。每年派大將出塞，燒草數百里，使敵騎不能走近邊地。

洪武十一年，元主愛猶識理達臘死，後嗣互相殺奪，二十餘年間，稱元帝的凡六人。最後一人名坤帖木兒，被鬼力赤（非元主後裔）殺死。鬼力赤索性去國號（元），改稱韃靼，去帝號，改稱可汗。

成祖繼續對北邊用兵，曾進行了五次親征，每次用兵數十萬，徵發民夫至少與軍士同數。例如第三次（永樂二十年）出兵，用驢三十四萬匹，車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共運糧三十七萬石，五次出兵，耗損民力不可數計，不僅軍民怨苦，就是朝廷大臣如戶部尚書夏原吉也不得不說『連年出兵無功，軍儲喪失十之八九，天災民變（如永樂十九年，山東蒲台縣女英雄唐賽兒起義），內外交困』，請求成祖息兵安民了。

乙 瓦 剌

瓦剌也稱斡亦剌惕部，元初遊牧貝加爾湖西南方面，後南徙，居住蒙古西北部，到元末兵力漸強，與東方的韃靼部仇殺不休。成祖利用瓦剌制韃靼，封大酋麻哈木等三人爲王。十一年，瓦剌佔據和林。十四年，麻哈木死，子脫歡嗣位，仍受明順寧王爵號，吞併諸部，逐漸統一內外蒙古。脫歡死，子也先繼位，正當明英宗正統時代。也先攻掠四方，有地西起中央亞細亞，東抵朝鮮（明屬國），北接西伯

利亞南端，南鄰明邊境，造成元朝以後最大的蒙古國。正統十四年，也先大舉分四路侵邊，也先攻大同，脫脫不花攻遼東，阿剌攻宣府，別一軍攻甘州。英宗寵任閹官王振，振勸英宗親征，七月十七日，率大軍出發。八月二日到大同，覺得形勢不好，退回北京。十五日，退到土木堡（察哈爾懷來縣西），也先輕騎追襲，明軍全部潰滅，將士死數十萬人，隨行大臣張輔以下死數百人，喪失騾馬二十餘萬頭，衣甲器械輜重無數。英宗被虜獲北去，這次大敗，明史稱爲『土木之變』。

敗報傳到北京，舉朝大震，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鈺監國。九月卽皇帝位（景泰帝）。當時羣臣分和戰兩派。主和派太監馬順（王振同黨），侍講徐理，大同參將許貴等爲首；主戰派兵部尙書于謙，大同總兵官郭登等爲首。皇太后與景泰帝動搖在兩派之間，皇太后主張搜括大量財寶，向也先贖取英宗；景泰帝爲保持帝位，相當信任于謙。十月，也先挾英宗破紫荆關（河北易縣西），將進攻北京，朝臣洵，各謀逃避。徐理聲稱，『我考驗天象，知道大命已去，請皇帝駕往南京』。于謙上書抗言『京師是天下的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庫藏、倉儲全

在京師，御駕一動，大勢盡去，南宋的故事，可作鑒戒』。景泰帝聽從于謙的建議，下令道，『要死君臣同死，誰敢妄言遷都，立即斬首』。于謙爲首的主戰派得勢，急整軍備，調援兵，嚴陣待敵，也先長驅至北京西北關外，于謙親督大軍二十萬出戰，也先兵敗，死萬餘人，逃出居庸關。

也先挾英宗誘和，同時寇掠邊境，于謙力排衆議，令各邊將堅守要塞，寇來即擊，不許談和議。也先計窮，景泰元年八月，送英宗還北京。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英宗入宮奪取帝位，捕兵部尙書于謙下錦衣衛獄，按謀逆罪拷問。謙笑道，『要我死就是了，還問什麼？』下獄後第六天殺于謙。抄謙家，寒素如書生。妻子發邊地充軍。列舉于謙罪狀及奸黨（主戰派）姓名，鏤板示天下，大賞主和派及奪門（擁英宗復位，當時稱爲「奪門之變」）功臣三千餘人。

丙 套 寇

河套三面環黃河，土地肥沃，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約二千里，

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離河遠處八九百里，近處二三百里。英宗復位，主和派得勢，君臣昏亂，邊防廢弛，天順六年，韃靼部開始侵入河套，殺掠連續八九十年，明史稱爲套寇。

丁 達延汗與順義王俺答汗

孝宗弘治時代，韃靼部出了一個強大的可汗，號稱達延汗。達延汗牧地在今察哈爾錫林郭勒盟，武力統一內蒙古（綏遠察哈爾熱河）。

嘉靖初年，達延汗死，嫡裔相繼繼承汗位，傳至俺答汗，以勇健善戰著名。嘉靖中期以後，俺答常大舉內犯，不僅蹂躪河北、山西、陝西各邊境，並經常深入內地，甚至圍攻北京（二十九年）。明朝君臣畏懼，希望議和。偶因一件小事發生，居然促成了兩國的和議。

俺答的外孫女三娘子，是他孫兒把漢那吉的未婚婦，俺答見她豔麗，奪來給自已當小妻。把漢那吉大怒降明，俺答恐懼，積極求降，穆宗隆慶四年，和議成。五

年，俺答受封爲順義王，所居城改稱歸化城。後來三娘子繼續做了三世順義王（俺答及子黃台吉孫扯力克）的夫人，掌握兵權，主張與明保持和平，明封她爲忠義夫人。

二 回回及藏番

明西方邊境有回藏（番）蒙三族居住。回在新疆，藏在青海西藏，是原來的住民。元朝蒙古族統治西域，明朝中期蒙古族先有亦不剌部（正德四年，被達延汗驅逐，逃入青海），後有俺答部相繼侵入青海，三族鬥爭不休，明朝從中操縱。常佔優勢。

三 西南諸蠻族

西南諸蠻，種類繁雜，各有大姓（酋長）統率部衆。大姓與中國統治者交相利用，中國賞給大姓官號，令蠻人應差徭聽調遣，大姓得官號，恃勢殘虐部衆，更有

保障。明太祖承元制，凡西南蠻酋降附，即授原來官號（元時所授），有宣慰司、宣撫司、招討司、安撫司、長官司、知府、知州、知縣等名目，子孫世襲，總稱土司或土官。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等省土司最多。土司被流官（地方官）刻剝過甚，往往叛變，在武力壓迫下，又往往降服。

以上邊境諸族，蒙古最強，回回較弱，番與諸蠻最弱。

明建都北京，三面近塞。英宗正統以後，蒙古侵擾漸多，歷朝特重邊防，增設重鎮，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綿互萬里。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蘭州三鎮，又太原總兵駐偏頭關，三邊制府（總督）駐固原，總稱九邊。屯大軍防守，歲費巨款，但不能阻止蒙古的侵入。

第六節 對外侵略與邊患（下）

四 倭 寇

元世祖東征日本失敗後，日本禁止本國人與中國交通。可是私人經商，依然進

行。日本商船往來中國及朝鮮海岸，兼做海盜事業，大肆殺掠。日本南北朝時代（一三三三——一三九二年）私商漸盛，等到南朝衰亡，南朝的遺民武士結合那些商人海盜，組成一個強大的力量，向大陸沿海侵擾。他們起先多在朝鮮海岸活動，後來轉入中國海面，佔據小島嶼居住。

方國珍、張士誠被明太祖擊滅，一部分部屬亡命海外，勾結島人（居小島中倭人）進犯山東沿海州縣，並轉擾浙江福建。太祖大造戰船，出海追捕，陸上自山東至福建，依地勢築七十餘城，置衛所防守。由於明初社會內部暫時的安定，以及軍備的相當整飭，倭寇不敢深入為害。

太祖允許日本國王正式入貢（通商），設寧波市舶提舉司，管理貢務。

明朝爲了日本貢使禮貌不恭，想停止貿易，迫令恭順。世宗撤廢市舶司。嘉靖二十六年，因沿海日本商船出沒無常，命朱執巡撫浙江，兼管福建軍務。朱執嚴申禁令，不許商民通番下海，不許造兩桅以上大船，凡私自交通倭人，不問權貴，一律斬首。浙閩大姓豪紳向來靠私通倭商獲厚利，恨朱執刺骨，福建人巡按御史周亮

奏攻朱紉，在朝同黨合力陷害，朱紉得罪自殺，海禁廢弛。大姓豪紳藉口嚴禁通番，奪取中國商人私下交易的利益，並欺壓倭商，欠貨價不償，倭商追索欠款，就教地方官派兵驅逐。倭商破產流落，不能歸國，與中國失業奸商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據海島，聚眾攻掠內地。

甲 第一次戰爭

明宣宗以後，國力漸就衰落，蒙古內侵，使明朝君臣專重陸路邊防，沿海軍備，無人留意。衛所空虛，戰船破敗，一遇寇來，臨時招募漁船，糾合民丁，號稱防守，實際止是兒戲。嘉靖三十二年，汪直等勾引各島倭人，大舉入寇，戰船數百艘，分路並進，浙東西，江南北，沿海數千里，同時告警。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穴，中國失職官吏，不得志儒生多投倭作謀士或嚮導，號召無賴流氓，著倭服，挂倭旗，四出殺掠，縱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大抵真倭不過十中三四，中國奸人却佔大多數。世宗時奸相嚴嵩使私黨趙文華督察軍情，文華顛倒功罪，忌主剿派總督

張經擊倭有功，誣奏經『養寇失機』，下獄處死。官軍益解體，倭勢更蔓延，江浙州縣無不遭蹂躪。各島倭人見有利可圖，紛紛來中國，登岸劫掠，毒焰愈張。

嘉靖三十七年，新倭大至，攻掠浙東諸郡，轉入福建，自福寧至漳泉千餘里，盡成賊巢，蔓延至廣東潮州一帶。四十二年，主剿派譚綸巡撫福建，與名將戚繼光、俞大猷、劉顯合力痛擊。四十四年，福建、廣東倭寇悉數殲滅。

剿滅倭寇，主要依靠民兵的力量。剿倭第一名將戚繼光，見衛所官軍不堪作戰，自募金華、義烏民兵三千人，紀律極嚴，訓練特精，戚家軍名聞天下。

倭寇蹂躪山東、江南北、浙東西、福建、廣東，破府州縣衛所百餘處，掠奪人口財物不可數計，軍民死傷不下十餘萬，全國財富地區，大遭破毀。

乙 第二次戰爭

嘉靖時代的倭寇，明朝應負激成禍亂的主要責任。神宗萬曆二十年到二十六年，朝鮮戰役，明朝完全是正義的，却因主和派在朝得勢，正義戰爭竟得到可恥的失

敗。

久經內亂的日本國，當織田信長任關白（最貴官）時開始統一，到豐臣秀吉繼任時完成了統一事業。豐臣秀吉威脅琉球、呂宋等國，使向日本入朝奉貢，大治兵甲，造戰船，謀攻滅明朝。他的計劃是一路攻北京，用朝鮮人做嚮導，一路攻浙閩海岸，用汪直餘黨做嚮導。同安人陳甲在琉球經商，聽得秀吉的陰謀，急請琉球貢使向明朝告密，陳甲親歸福建，見巡撫趙參魯陳述所聞。神宗得報，轉告朝鮮王李暉。李暉荒淫酒色，自辯並不知情，明朝也就不作戒備。萬曆二十年（一五九二）四月，豐臣秀吉發兵十三萬七千人，戰船數百艘，令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先鋒，由對馬島渡海，攻入朝鮮。朝鮮兵望風潰敗，李暉棄王京（京城）逃義州，寇軍渡大同江，繞出平壤界，朝鮮全國陷沒。李暉率羣臣奔愛州，遣使向明朝告急。

當時朝臣公議『朝鮮是中國的藩籬，勢在必爭』，主張派大軍出援，兵部尙書石星却一意主和，神宗搖動不定，大體偏重主戰。十二月，經略宋應昌、征東提督李如松率兵四萬分三路趨遼陽。二十一年正月，進攻平壤，大破日本守軍。收復黃

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進軍距王京七十里。三月，如松走間道燒寇龍山積糧，寇乏食，四月十八日，寇棄王京逃遁。宋應昌、李如松整軍入城，分路追襲，收復漢江以南千餘里。寇軍窮促，退保釜山浦，如松調海軍分佈釜山海口，斷寇交通。

六月，寇使小西飛等自釜山來議和，石星急求和議成功，待寇使禮極隆重。石星用同黨顧養謙爲遼左總督。十月，顧養謙奏請撤兵，神宗令明軍盡撤歸國。朝臣羣起抗爭，悉置不顧。

原來秀吉借講和誘明軍撤退，乘機準備新的進攻，明朝屈辱的條款，他並不滿意。神宗却深信秀吉降服，命李宗城、楊方亨爲冊封正副使，往日本授秀吉日本王金印。秀吉不受，和議破裂。二十五年二月，石星通倭賣國陰謀敗露，神宗大怒，命兵部尚書邢玠爲薊遼總督，麻貴爲備倭大將軍，楊鎬駐天津警備海路，第二次戰爭復起。五月，麻貴率軍一萬七千人渡鴨綠江，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人繼進。

邢玠受神宗『陽戰陰和，陽剿陰撫』八字密命，督軍至朝鮮，進攻不力，各路

潰敗，無法收拾。二十六年七月，豐臣秀吉死，寇軍退走，明軍自稱大勝，收兵歸國。

第七節 南洋諸國與華僑

一 明以前中國與南洋諸國的通商

中國與南洋諸國通商，西漢時代開始有簡略的記載。當時番禺（廣州）是國際貿易的都會，從海外輸入犀角、象牙、璚瑁、珠（圓）、璣（不圓）、銀、銅、果品、細布等貨物，中國商賈運到內地，往往致富。

孫吳、東晉、宋、齊、梁立國南方，人力財力都不能抗衡中原，勢必發展海外貿易來補充本國經濟的缺陷。孫權遣朱應、康泰通南海諸國，所經歷及傳聞凡百數十國。至梁武帝時，交通尤盛。

隋唐南方海上交通繼續發展，自廣州至波斯灣，中國商船獨佔運輸業的霸權。南洋羣島土人稱中國為唐人，明朝時候，真臘國還行着『番人殺唐人，處死刑，唐

人獲番人，罰金』的法律，想見唐朝威望的廣大。因國際貿易的發展，特設市舶司（最早的記載見開元二年）管理商務。波斯、師子、崑崙的船舶屯聚廣州城下。外國商人及傳教士多至十餘萬人。外國人居住地稱蕃坊，立蕃長管理蕃人。蕃船入口，有船脚、進奉、收市等名目。船脚是進口稅，進奉是貢品，收市是宮廷收買所需貨物。收市以後，才准一般商人自由買賣。

到了宋朝，朝廷獨占大部分國際貿易的利益，在廣州、明州、杭州、泉州、置市舶司，掌管徵收關稅及處理一切商務。蕃商帶來香藥、犀角、象牙、眞珠、龍腦等貴貨，由政府全部收買，稱爲和買。和買的貨物送京師權易院，高價賣出。禁止民間私販，犯禁罪至死刑。禁權以外的貨物，抽分（抽稅）以後，經舶牙（貨主購主間評定貨價的中間人）評定貨價，由商人購入，得在市上發賣。

元朝承宋舊制，在廣州、上海、慶元、澉浦、泉州置市舶司。

二 洪武時代招諭南洋諸國進貢

明太祖統一中國後，派使官招諭四鄰各國，要求它們向明朝進貢。招諭蒙古和日本，都獲得不愉快的答覆，獨南洋諸國應招入貢的不少。太祖招得的諸蕃有安南、琉球、呂宋、占城（即占婆）、真臘（柬埔寨）、暹羅、爪哇、三佛齊（即干陀利）、憐泥（在婆羅洲）、西洋瑣里（在南印度）等國。

洪武初年，設廣州，泉州，寧波三處市舶司，專管貢船，認貢船爲合法的貿易。洪武七年，因防倭寇，撤廢市舶司，止許琉球、真臘、暹羅少數恭順小國進貢。商船貿易絕對禁止，人民通蕃下海，私行交易，罪至斬首。朝廷與少數蕃國用朝貢（賣）賞賜（買）形式獨占全部國際貿易，進出口貨物數量微小，遠不合社會實際的需要。例如暹羅進貢蘇木最多不過一萬斤，占城國沒收海商張汝厚、林福私運蘇木多至七萬斤，這說明商船貿易比貢船佔着極大的優勢。而且重利所在，沿海各省文武官吏大姓豪紳，或自己經營商船，或保護中外商人，從中取利，太祖「寸

板不許下海』的禁令事實上成了空文，不能發生什麼效力。

三 永樂時代的國營貿易

成祖奪得帝位以後，想在政治上增高威望，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外國朝貢自然也是增高威望的一種方法。同時中國社會經洪武時代長期休息以後，也需要擴大合法的對外貿易，來交易有無。永樂元年恢復三處市舶司。定抽分制，凡貢船附來番貨（私物），官抽買六分，餘物免徵關稅。蕃商（不用朝貢名義的私商）運來貨物，船到口岸，抽重稅後，聽自由貿易。高稅率含有壓抑私人商業的意義，閉關政策，却因此廢除，不能不說是對商人的讓步。

成祖廢除了閉關政策，新創一種國營對外貿易政策，奪取商人的利益。他利用政府的力量，自備船隻武器貨物，派遣強大武裝艦隊到南海諸國去招諭和貿易。統率這個大艦隊的首領，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探險家鄭和。

鄭和是雲南回教徒，本姓馬，太祖平雲南，鄭和被闖入宮，當太監。他有軍事

和外交的才能，率艦隊前後遠航凡七次。現代人所稱的南洋，明朝稱爲東西洋。西洋指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蘇門答臘、爪哇及婆羅洲西南海岸諸國，東洋指菲律賓羣島、摩鹿加羣島及婆羅洲北岸文萊國（文萊國是東西洋交界處）。鄭和七次航行都在西洋海面，民間流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的故事，確是中國古代史上一件動人的壯舉。

鄭和七次出使，招諭三十餘國，航路取劉家港作起點，首達占城，航暹羅灣，循馬來半島南下至星加坡，繞蘇門答臘及爪哇各一週，航孟加拉灣，北至恆河口，南至錫蘭島，再航阿剌伯海，入波斯灣，沿東岸北行，至底格里斯河口，再循西岸南行，至亞丁。越亞丁灣，入紅海，北至麥加，循非洲東岸南行，至莫三鼻給海峽，掠馬達加斯加島的南端向東回航。鄭和末次航行正當公元一四三〇——三三年，其時，葡萄牙人也正開始作海上活動，繼續試航數十年，終於開闢歐亞交通的大航路。歐洲人航海是適應當時商業資本發展的需要，含有進步意義，鄭和航海，主要是求滿足皇帝『萬國朝貢』的侈心，所得奇貨重寶，如二錢重的大塊貓睛石，二尺

高的珊瑚樹、麒麟、獅子、花福鹿、金錢豹、駝蹄鷄、白鳩等類，僅供朝廷一時的賞玩。去交換的物品如黃金、錦綺、紗羅、綾絹、紵絲、磁器，那些不是中國人民的脂膏血汗？所以歐洲因航海通商，收得社會向上發展的效果，中國航海通商，反招致民窮財盡的怨聲。

四 宣德以後的南洋通商

朝貢必需查驗一定格式的貢表和一定數量的方物（規定的物品），貢使必須從廣州到北京朝見皇帝，沿途貨物的折耗，內外官吏的勒索，雖然得些賞賜，未必能補償損失。鄭和死後，朝貢逐漸減少，私人貿易逐漸增長，到武宗正德時代，顧不得講什麼貢期貢制。正要商船來到，官府抽取貨物獻給朝廷，餘物聽自由交易，成『番舶不絕於海濱，蠻人雜處於州城（廣州城）』的現象，私營商業完全取得優勢了。此後互市稅收，更被朝廷和廣東地方政府重視（廣東文武官吏月俸發給蕃貨代銀米），當作歲入的重要部分，商民販賣蕃貨，也有不少人因此致富。

五 南洋羣島的華僑

南海諸國經濟落後，需要中國的工業品。大抵中國輸出多是絲織物、布匹、磁器，輸入多是香料、藥物、珠寶。

因為朝廷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華商冒死出洋，多留居不敢回國。歐洲人沒有侵入以前，南洋羣島的華僑，不僅在商業上佔絕對優勢，政治上也取得不可侮的地位，人口總數約略計算，當在十萬以上。等到歐洲人侵入南洋，華僑得不到祖國的援助，情況漸趨惡劣，止憑自己的力量，在海外作堅強的奮鬥。

第八節 西洋人東來

一 元朝對西方陸上交通

蒙古人西侵歐洲，開闢了中西陸路交通，再加上意大利等地商業資本的開始發展，東來的歐洲人士漸漸增多起來。這些歐洲人中最著名的是威尼斯人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居留中國十七年，頗得元世祖的信任，曾出使雲南、緬甸、占城、印度等地，熟悉東方尤其是中國的情形。歸國後敘述見聞，成遊記一部。他竭力誇張中國及東方各國的繁華富庶，稱日本爲黃金國，南洋羣島爲香料島，至於忽必烈大汗的威武，汗八里城（北平），蠻子城（杭州）的壯麗，簡直描寫成天宮天神了。他這部名著，鼓舞着歐洲人東遊的勇氣，可是元朝衰亡了，回教國土耳其滅東羅馬帝國（一四五三），雄據中央亞細亞，掌握了中西陸路交通的孔道，那些渴想東遊致富的人們被阻止了。

二 歐亞航路的尋得

歐洲自從蒙古軍西侵以及前後七次十字軍東征以後，傳入了不少的東方新事物。這些新事物中，最有重要意義的是印刷術、紙、火藥和羅盤四樣。

十五世紀時，歐洲諸國獎勵航海事業，葡萄牙國尤爲熱心。憲宗成化二十三年，葡萄牙人地亞士發見好望角。孝宗弘治十年，葡萄牙人華士噶德伽馬遠航東

方，繞好望角至印度加里略達（明史稱古里），這就復興了歐亞的交通。武宗正德十一年，葡萄牙人斐斯特羅到中國。歐洲與中國海上交通從此開始。

三 佛郎機（葡萄牙）據澳門

明朝稱葡萄牙為佛郎機（明史外國滿刺加傳），萬曆時代，西班牙人佔據呂宋，殺害華僑，明朝也稱爲佛郎機（明史外國呂宋傳）。大概止看他們長身、高鼻、貓睛、鷹嘴、拳（卷）髮、赤鬚、形狀相似，就認作同一個國家，不再查問。

正德時代，葡萄牙人佔據滿刺加。正德十三年，遣使人加必丹來進貢（明人稱爲進貢）。世宗嘉靖二年，葡人寇新會縣西草灣，明兵接戰，奪得大礮，因稱大礮爲佛郎機。葡人據壕鏡（澳門）爲商場，築城造房，明朝並不干涉。嘉靖十四年，指揮官黃慶受葡人巨賄，代請上官准許，移電白縣商場（暹羅、占城、爪哇、淨泥諸國互市處）到壕鏡，每歲繳租銀二萬兩。這是中國最早的租界地，幾個貪官污吏，輕輕地把國土送掉了。

四 佛郎機（西班牙）帶來墨西哥銀圓

西班牙繼葡萄牙稱雄海上，弘治五年科命布奉西班牙王命從海道尋求東方通道，無意中發現了美洲。正德十三年西班牙人麥哲倫決心航行地球一週，十六年發見菲律賓羣島。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人占據菲律賓濱，繼續侵略呂宋島。萬曆二年，海寇（海寇多含有華僑武裝的性質）首領林鳳攻襲呂宋，與西班牙人大戰，林軍敗退。林軍有戰艦六十二艘，水手二千人，兵二千人，婦女一千五百人。萬曆四年，明軍追海寇林道乾至呂宋，呂宋助戰有功，明允呂宋朝貢，不久西班牙滅呂宋，仍用呂宋名號，與中國通商，這樣，海澄港（廈門）便成了兩國通商的口岸，墨西哥和西班牙銀幣也就開始流入中國。

五 荷蘭佔據臺灣

在西歐繼葡、西稱霸海上的國家是荷蘭。明朝依他們的形狀（深目、長鼻、髮

眉鬚全是赤色），稱爲紅毛番。萬曆天啓時代，屢來廣州要求通商，都被葡萄牙人阻止。萬曆四十七年荷人在爪哇建立巴達維亞首府。又侵奪臺灣，築室耕田，久留不去。荷蘭巨船大礮遠勝葡西兩國。船長三十丈，寬六丈，厚二尺餘，有五桅，船後有三層樓。樓旁設小窗，置銅礮，桅下置二丈大鐵礮，能擊破石城，明人稱爲紅夷礮。

六 英吉利最後到中國

最後興起與葡、西、荷爭海上霸權的是英國。英國戰敗西班牙，驅逐葡萄牙在印度的勢力，爲了要求通商會礮擊虎門，正當明朝將亡的時候，沒有引起大交涉。

七 葡西兩國與中國通商的情況

據葡萄牙人的記載，當時歐洲與東方的貿易，全歸葡人獨佔。每年用大帆船與圓形船結成艦隊，航行至里斯本，滿載毛織物，玻璃精製品，英國及佛蘭德出產的

鐘表以及葡萄牙的葡萄酒，到其他各地海港上換取多種物品。船從哥亞航行至愛琴，得到香料與寶石。自愛琴至麻刺甲更得到香料與白檀。帶這些物品到澳門換取絲織品，轉往日本換取金銀塊，可獲二三倍的利潤。回到澳門滯留幾個月，滿載金、銀、麝香、珍珠、象牙精製品、細工木器、漆器、磁器回到歐洲。澳門一地，葡人每年收得絲織物五萬三千箱，重十二盎斯的金條三千二百條。轉販到日本的中國絲織物（明與日本不通商），每年可獲銀二百三十五萬兩。

西班牙人對中國的貿易，是用毛織物交換絲織物，不平衡時用銀來填補。他們運中國絲織物到美洲及歐洲，獲利極厚。明朝中期以後，正鬧着銀荒，因此異常歡迎墨西哥銀圓的輸入。

八 天主教士來華傳教

萬曆九年意大利人利瑪竇到廣東傳天主教。二十九年，入京師，走閣官馬堂的門路，獻上聖經、天主像、聖母圖、自鳴鐘、萬國圖。利瑪竇自稱大西洋人，禮部

查會典（記載各種制度書），止有西洋（南洋）瑣里，沒有大西洋，疑利瑪竇來歷不明，奏請斥逐。神宗不聽，優給費用食物，使留居京師。利瑪竇通中國文字，譯四書寄回本國。中國士大夫與利瑪竇交接，得聞教理和科學，極爲尊信，徐光啓、李之藻等先後入教，天主教從此流傳起來。

利瑪竇傳教成功，歐洲教士接連來中國，明末清初，著名的有依西把尼亞國（西班牙）人龐迪我，意大利國人龍華民、畢方濟、艾儒略、熊三拔、羅雅谷、王豐肅，波而都瓦爾國（葡萄牙）人陽瑪諾、熱而瑪尼國（日耳曼）人鄧玉函、湯若望等九十餘人。王豐肅、陽瑪諾等在南京傳教，信徒多至一萬人。

九 傳教士介紹西學來中國

利瑪竇東來，正值明朝的末年，一方面倭寇勢盛，一方面滿洲興起，遼東的邊患竟成爲明朝的致命傷。那時候軍隊腐朽，器械破爛，國家財政又極困難。怎樣能夠開發財源，怎樣能夠改善兵器，這都是統治階級願意考求的。利瑪竇諸人到中國

來傳教，看清楚了這一點。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上表陳情，就提出西洋的奇器、天文、輿地學有益實用的意見。神宗對他優待，召入便殿，詢問外國風國政等事，大概也希望從他得些致富強的方法。利瑪竇通知本國教士們多多的輸入繪畫、玻璃、器皿、麻布、鐘表、地圖、火器等物。

熊三拔繼利瑪竇在北京掌教，著泰西水法一書，說明幾種水利器具的原理，意在興水利以救中國的貧乏。徐光啓著農政全書，其中水法一卷，全採熊三拔所說。王徵從鄧玉函學西法，譯奇器圖說四卷，講水利器具，遠比水法進步。

第九節 東林黨與閹黨

明朝皇帝照例一二十年不見朝臣，一切政令，由司禮太監批硃，交內閣首輔擬票，次輔數人止能共同商議，無權擬票，必須首輔退位，次輔才得依次遞補。凡內閣大學士，一定是老進士，他們周圍各有一羣同年（同科考取的進士）門生（本人主考時錄取的進士）同鄉等關係的官員，希望首輔權位鞏固或次輔陞充首輔。入閣

資格，是六部尙書或品級相等的大官，經過廷推（朝臣共同推舉）的程序，皇帝選定其中一人，就算入閣拜相。同年、門生、同鄉在廷推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閣臣要酬謝他們，使他們陞官致富。大學士多數是貪污腐朽的老官僚，其中自然也偶有公正清廉人，這樣，擁護人中除同年門生同鄉關係外，又加上邪正的分類。兩派各立門戶，各擁徒屬，互相攻擊，主要目標是奪取內閣的大學士。

兩派互攻的題目，大致有下列幾個。

爭國本——神宗萬曆十年生子朱常洛，十四年生子朱常洵。常洛母王恭妃無寵，常洵母鄭貴妃謀奪常洛長子繼位權。內閣大學士申時行、王錫爵、王家屏請早立常洛爲皇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再三推延不肯立常洛。一部分朝臣疑內閣順從神宗，不敢力爭，羣起責難。沈一貫（浙江寧波人）有才能，善於迎合神宗，得入內閣。一貫糾集浙江京官，號稱浙黨，與反對派首領顧憲成爲敵。憲成革官回家（江蘇無錫縣），在東林書院講學，組成東林黨，對抗浙黨。當時皇帝、內閣、朝臣、浙黨、東林黨相互間大起紛擾，神宗想立常洵，朝臣公意想立常洛，內閣一派朝臣

主緩爭，東林一派朝臣主急爭。主急爭一派自稱爭國本，主緩爭一派認爲多事，有意壓抑，兩派怨仇愈結愈深，政見的爭鬥轉成私人意氣的爭鬥。

李三才——萬曆二十七年，漕運總督鳳陽諸府巡撫李三才奏陳礦稅的弊害道，『陛下知愛珠玉，百姓也知求溫飽，陛下知愛子孫，百姓也知戀妻兒，爲什麼陛下要厚聚財寶，却不讓小民有升斗的享受，陛下要富貴萬年，却不讓小民得暫時的樂趣？從古沒有政治敗壞如此，還能免禍亂的。現在弊政太多，歸根由於陛下貪財嗜利。臣請陛下大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稅，貪心一去，才能談到政治的改善』。神宗得奏不理。三才又奏稱，『陛下每有徵求，總說內庫（宮內庫藏）匱乏。其實內庫如果真匱乏，那是國家莫大的福利，一人瘦，天下肥，豈不很好。可惜陛下所謂匱乏，止是黃金還沒鋪遍地，珠玉還沒碰到天罷了。小民糟糠不飽，仍被暴斂，牢獄人滿，無處求命，一朝變亂發生，小民都成敵國，陛下獨坐宮中，即使黃金滿庫，明珠塞屋，誰替陛下守護』。顧憲成深信三才，東林黨想推三才入內閣，邪黨羣起攻擊，僞造三才大奸大詐罪狀，三才憤怒自辯，請求派官查勘，神宗不理，兩方辯

駁劇烈，三才怒極，辭官歸家。

東林黨——東林與邪黨爭論國本和李三才問題，同時東林這個名號，也成了爭論的問題。東林的起原是顧憲成力爭國本，大學士王錫爵對憲成說，『對於朝廷的所是所非，民間一定要反過來，真是怪事』。憲成說『我止見對於民間的所是所非，朝廷一定要反過來』，錫爵大怒。萬曆二十二年憲成革官回無錫，修南宋楊時講道的東林書院，聚會失官歸隱的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等人講程朱派道學。一時政治上不得志的士大夫爭着進書院聽講，多至宿舍不能容。憲成標示講學宗旨道，『當京官不忠心事主，當地方官不留心民生，隱居鄉里不講求正義，不配稱君子』。因此書院誦習古書以外，兼議論時政，批評人物，成全國輿論的中心地。在朝一部分官員，與東林通聲氣，依輿論力量對抗邪黨。當時邪黨分齊、楚、浙三黨。齊黨元詩教等爲首，楚黨宮應震等爲首，浙黨劉廷元等爲首。凡主持正義愛惜名譽的士大夫，不論在野在朝，一概指爲東林黨人，斥責不遺餘力，在邪黨看來，東林二字就是犯罪的代名詞，給政敵加上東林名號，就可借題攻擊。雖然有些人不承認自己

是東林黨，有些人却求挂名東林黨，自以為榮幸，講學議政的東林，事實上確成爲有力的政黨了。東林黨人多重名輕利，往往被人誣陷，發怒辭官，邪黨中人酷愛官位，寧死不退。萬曆末年，邪黨得勢，吏治邊防全不過問，專着重禁道學（東林）一事。

神宗死，熹宗繼位。異常昏愚，政權全委閣官魏忠賢管理，忠賢結合熹宗的乳母客氏，玩弄皇帝如同嬰兒一樣。邪黨顧秉謙、魏廣微、崔呈秀等見忠賢掌權，相率投靠門下，得入內閣或掌部院要職。東林黨副都御史楊漣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忠賢恐懼，秉謙、廣微等教忠賢盡殺諸正人，造縉紳便覽一冊，如葉向高、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等一百餘人稱爲邪黨，霍維華、阮大鍼等六十餘人稱爲正人，請忠賢按名賞罰。忠賢門下大奸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各大奸徒門下又有無數小奸徒，除了少數正人，其餘內外文武官員，幾乎全部加入閹黨。五虎首領崔呈秀起初見東林名大，求入黨，東林人惡呈秀貪污無恥，拒絕不納。呈秀贓罪被吏部尙書趙南星揭發，大窘，夜見魏忠賢叩頭涕泣，哀求充當

義兒，忠賢正想招收朝臣合力殺逐在朝東林正人，得呈秀大喜，令與霍維華同爲謀主，參與機密。呈秀造天鑒錄，內列邪黨一百二人姓名，分真心爲國，不附東林，橫被排斥，久抑林野（被東林革逐），冷局外轉（被東林斥逐出朝當外官）等名目。又造同志錄，內列東林二百四十五人姓名。閹黨王紹徽造點將錄，仿水滸傳天罡地煞星數，分配東林諸人姓名。又一閹黨阮大鍼造百官圖，詳敘某人該殺，某人該逐，先後次序，布置分明。魏忠賢依據這些名冊，殺害東林，無一人得免。

五彪首領田爾耕掌錦衣衛，又一首領許顯純掌鎮撫司，廣布偵卒（特務），毒刑鍛鍊冤獄，慘殺東林黨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等十餘人，每一人死，剔取喉骨裝小匣獻給忠賢，表示功績。

東林黨人經多年殺逐，得生存的寥寥無幾。太倉人張溥集本郡文人標榜復興古學，號稱復社，繼東林馳名全國。奸黨羣起誣攻，指張溥結黨議政。神宗將興大獄，幸張溥病死，得免殺戮。此後東南名士，多是復社中人，邪黨概指爲東林，合力對他們攻擊。

夏允彝幸存錄評論東林黨與閹黨，有些話說得還公平。他說，『兩黨對國事都不能說無罪，但平心說來，東林黨領袖最初爲顧憲成、鄒元標，繼爲楊漣、左光斗，又繼爲文震孟、姚希孟，最後爲張溥、馬世奇，這些人學問氣節，確有不可及的地方。攻東林的首領最初爲沈一貫（浙黨），繼爲元詩教（齊黨），繼爲魏忠賢、崔呈秀，繼爲周延儒、溫體仁，最後爲馬士英、阮大鍼，全是天下共棄的奸邪。東林中也有不少敗類，攻東林的也偶有清廉，兩黨領袖却相差太遠了。東林人好發高論，但對籌邊防寇，頗求實效，攻東林的止知爭奪權位，從想不到防禦外患。東林中敗類還知畏懼清議，不敢公然行賄，攻東林的酷愛財帛，明目張膽，不以爲恥，反以爲榮。東林人絕少交結閹官，攻東林的竟拜魏忠賢爲父爲祖爲九千歲，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至於東林嫉惡太甚，雙方怨仇愈結愈深，造成亡國破家的慘禍，東林也不能說全沒有責任』。

第十節 農民大起義

一 明代末期的農民生活

明朝末年，政治腐敗，閹黨專橫，外患日迫，加派無已，致使農民普遍破產，西北陝甘等省，破敗尤甚。天啓時高推陳報遼餉苦累難支的奏章裏說：『臣在路上見民衆伏地攔轎哀告道，遼餉苦，遼餉苦，再不減，民衆都要餓死。臣問餓死的原由。答稱，山地荒薄，三分不抵平地一分，好年景一畝所得不過五斗，沒有遼餉時，一半納糧，一半餬口，有了遼餉，一半納糧，一半充餉，人民只好空腹等死。臣問你們既沒糧食，何以還能生活。民衆哭告道，夏秋間樹葉水草可以充飢，冬春水凍草枯，存儲的野菜，吃完就無法活命。臣至鞏昌，見附郭鄉村，門塞窗閉，人民散走，一望荒涼。臣至狄道、金城，百里內人煙斷絕，官府就現存民戶，催逼糧餉，富戶變成窮戶，也棄家逃亡。』

崇禎二年，給事中馬懋才奏陳陝西飢荒情狀說：『臣是陝西安塞人。臣見諸臣

說各省人民窮苦，有父母棄子、丈夫賣妻、食草木根或白石粉等情事，比臣故鄉延安府，却還不算最苦。延安府已一年不下雨，八九月間，人民食山中蓬草，到十月，改食樹皮。年底樹皮剝盡，改食石粉，幾天後，腹脹下墜，必不能活。安塞城西一帶，每天有棄兒數人，呼喚父母，餓極拾糞吞咽，第二天棄兒失蹤，被飢民抱去煮食了。城中人不敢單身出城，一出城門，便被捕食。飢民食人，不出數日，面目紅腫，發燒病死。各縣城外掘大土坑，每坑埋葬數百人。總之，慶陽，延安以北，飢荒十分嚴重，盜賊搶掠，反成小事，西安，漢中以南，盜賊十分嚴重，飢荒比陝北輕些。』

在農村大破壞的陝北，土地全部荒廢，農民已無路可走，祇有起來反抗，此外還有幾個力量，助成農民大起義在陝北發動起來。

叛兵——欠餉的飢軍。崇禎元年，陝西守邊軍欠餉一百三十八萬兩，兵士窮困，相率叛變。

逃兵——犯法潛逃，投奔起義軍。

驛夫——驛夫多山陝窮民，崇禎二年，裁驛夫，責令人民充當驛站夫役。驛夫失業，羣聚爲盜。

二 農民大起義的開始

天啓末年，閹黨喬應甲爲陝西巡撫，朱童蒙爲延綏巡撫，搜括財物，民不堪命。崇禎元年，固原兵變，劫奪庫銀，白水（陝西白水縣）民王二、府谷民王嘉胤、宜川民王左掛、飛山虎、大紅狼等同時並起，安塞響馬高迎祥與飢民王大梁聚衆響應。迎祥自稱闖王，大梁自稱大梁王。滿清軍入寇，京師戒嚴，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勤王，飢兵索餉不得，潰歸山西，延綏、甘肅勤王兵相繼譁變，與起義軍聯合，聲勢大振，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攻掠山西。總督洪承疇等擊敗山西境內起義軍，餘衆流入河南、河北境，遭明軍阻遏，自河南流入湖北境，自湖北又轉入四川。

三 李自成推翻明朝

米脂縣人李自成，幼年在本縣大戶艾家當牧童，年長善騎射，充銀川驛夫，犯法逃匿，作屠夫謀生。舅父高迎祥起義，自成投軍，號稱闖將。崇禎七年，自成與姪李過結合李雙喜、顧君恩、高傑等部自立一軍，李過、高傑善戰，顧君恩善謀，李自成聲名漸著。八年，十三家首領大會蔡陽，自成提出堅決抵抗和分路攻戰的建議，得衆家同意，此後自成地位得與張獻忠並列。九年，高迎祥敗死，自成被推爲闖王，十三年，明軍圍自成，部將多出降，劉宗敏獨殺兩妻，誓死從自成，軍中壯士也殺妻子願決死戰，自成焚輜重，輕騎由鄖、均（湖北鄖縣均縣）走河南，收飢民數萬人，自南陽進破偃師縣。

杞縣舉人李巖，盧氏舉人牛金星投自成，自成大喜。李巖說，『取天下首先要得民心，請勿殺人，收天下心』。又勸自成散所掠財物救濟飢民。巖又造童謠道『迎闖王，不納糧』。自成軍以『均田』爲號召，紀律又極嚴肅，提出『殺一人如

殺我父，淫一婦如淫我母』的口號，人民聞自成軍來，相率出城遠迎，稱爲『仁義之師』。十四年，攻破洛陽，殺福王常洵，發王府金銀散給貧民。轉攻開封，大敗明各路援軍。

自成據襄陽，自稱新順王，稱襄陽爲襄京，禹州（河南禹縣）爲均平府。從牛金星議，立標營及先後左右共五大營，二十二將軍，又置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六部）侍郎等官，重要地方設防禦使、知府、知州、知縣改稱尹、牧、令。河南、湖廣、江北各起義軍悉聽自成號令。

崇禎十六年，自成大會文武官議用兵方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攻北京。楊永裕請先取南京，顧君恩請先取關中，自山西攻取北京。自成從顧君恩議。率大軍入河南，大破孫傳庭軍。十月，陷潼關，長驅入西安，分兵取寧夏甘肅。十七年正月，自成自稱大順王，改元永昌，任牛金星爲天佑殿大學士，增設六政府尙書，定軍制，有步兵四十萬，馬兵六十萬，開科取士，廢八股，改用策論。二月，自成渡河攻下太原、大同、入居庸關。三月十三日，破昌平，先鋒至北京平則門。十七

日，城中發覺自成軍到，崇禎帝急召羣臣問計，君臣相對涕泣，束手無策，城外明軍三大營兵變，守城軍放空礮，不肯接戰。十八日，守軍開城門迎自成。十九日，崇禎帝登煤山自縊死（一六四四年）。

自成入北京，首先釋放刑部錦衣衛囚人。明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率文武百官著素衣入朝慶賀，自成不出見。陳演等上表頌功德，請自成登帝位，自成不理。自成召諸降官聽命，按次呼名，分三等處分：四品以下官仍任原職，四品以上官止用侯恂一人，其餘勳戚文武大官周奎、朱純臣、陳演、魏藻德等八百餘人，送劉宗敏等營中拷打追贓，查究過去罪惡處刑。

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聞北京陷，正猶豫不定，自成令三桂父吳襄去信招降，三桂決計降順。回至灤州，聞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劫去，大怒，奔回山海關，引滿清兵入關，報奪妾大仇。自成率兵二十萬往擊，四月二十二日，與清兵對陣。三桂兵在右翼末端，死鬥許久，清兵從陣右突出衝擊，萬馬奔騰，箭如雨下，天大風，砂石飛走，自成軍目迷不能戰，大潰，奔退四十里，死傷無數。自成棄北京西走。五

月二日，三桂引清兵追擊。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年），清兵攻破潼關，自成棄西安由龍駒寨走襄陽，又走武昌，清兵兩路進擊，自成兵敗，退至通城九宮山，單騎登山，爲地主武裝刺死。李過改名李錦，與諸將領奉自成妻高氏聯合明總督何騰蛟，繼續與清兵戰鬥，至死不肯屈服。唐王賜錦名赤心，封高氏爲忠義夫人，號李赤心營爲忠貞營。桂王時封赤心爲興國侯。

四 張獻忠佔據四川

延安縣柳樹澗人張獻忠，起初在延綏鎮當兵，犯法將斬，得軍官陳洪範救免，逃走爲民。崇禎三年，陝西起義軍大發動，獻忠據米脂十八寨，自號八大王。四年，獻忠、羅汝才軍戰敗，降明總督洪承疇。不久，叛走山西，轉掠河北，渡河入河南境。八年，十三家大會祭陽，議定獻忠與高迎祥、李自成東進。破鳳陽府，迎祥、自成歸陝西，獻忠攻取江北各地。九年，獻忠入湖廣。當時河南、湖廣起義軍凡十五家，獻忠一家最稱強大。十七年，獻忠率軍入四川，破成都，自稱大西國

王。

獻忠在四川，大殺官吏儒生富商豪紳。曾一日殺屬官二百餘人，或言太甚，獻忠道：『文官怕沒有人做麼？』順治三年，獻忠焚成都宮殿，率衆出川北，所部川軍將領劉進忠叛降清軍，引清軍自漢中進襲獻忠，獻忠受傷死。義子李定國等率餘衆入川南，殺曾英、李乾德等，歸降明桂王。李定國力抗清兵，戰敗後保護桂王走入緬甸，桂王被緬甸人縛獻清軍，定國憂憤病死。

第八章 外族統治，嚴格閉關，社會停滯，西洋資

本主義侵入時代——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

一六四四年至一八四〇年

第一節 入關以前的滿族（一六四四年以前）

一 打牲（漁獵）部落時代

女真部落散居在長白山黑龍江一帶地方，明朝分爲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使互相仇殺，勢力消散，不能侵擾邊境。建州諸部中有斡朵里部。據清朝人記載，吉林寧古塔西南三百餘里斡朵里城，有三姓人爭會長位，忽來一男子，自稱天女佛古倫吞朱果所生，姓愛新覺羅氏，名布庫里雍順，受天命來作會長。三姓人驚異，推雍順爲貝勒。下傳數世，有猛哥帖木耳居赫圖阿拉（興京。遼寧新賓縣），受明

官職，稱建州左衛指揮。傳至叫場，叫場生子塔失。明神宗萬曆十一年，明將李成梁攻建州右衛指揮王杲，命叫場塔失充嚮導，成梁殺王杲，恐叫場父子強盛，並殺二人。塔失長子努兒哈赤收拾餘衆，立誓報仇，建立金國，清朝稱他爲開國創業的太祖。

自布庫里雍順至努兒哈赤，據傳說約有十世。

二 努兒哈赤開始統一女真諸部建立金國

塔失長子努兒哈赤十歲喪母，十九歲因繼母暴虐，與同母弟二人離父母自立謀生。努兒哈赤上山採人參松子等物，到撫順市出賣。撫順商業繁盛，有直隸、山東、江南各地商人，努兒哈赤往來市上，交結漢人，通中國文字，愛讀三國演義、水滸傳，學得用兵知識。萬曆十一年，努兒哈赤年二十五，祖叫場父塔失被明將李成梁所殺，努兒哈赤得塔失遺甲十三副，招集少數歸附人，祭天立誓，要替父祖報仇。先起兵擊敗仇人尼堪外蘭（尼堪助明殺叫場、塔失），獲甲三十副，兵一百

入。十二年，攻克兆嘉城、馬爾墩城，部下步騎增至五百人。十四年，又擊敗尼堪外蘭，尼堪逃撫順，求明保護，明人畏事不納，努兒哈赤捕殺尼堪，威名漸盛。二十一年，扈倫四大部（葉赫、哈達、輝發、烏拉）、蒙古三大部（科爾沁、錫伯、卦勒察）、長白二大部（珠舍里、訥殷）、九部兵三萬來侵，努兒哈赤迎戰大勝，斬首四千，獲馬三千，甲冑一千，軍威大振。二十七年，扈倫四部來降，建州竟成東北新興的強國。

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努兒哈赤登可汗位，國號金，建元天命，建都興寧。天命三年（萬曆四十六年）四月，率步騎二萬人伐明。臨行列舉七大恨告天誓衆，乘明不備，攻取撫順城，明總兵官張承胤全軍敗沒，神宗下詔征奴（努兒哈赤），令楊鎬爲遼東經略，李如柏、馬林、杜松、劉綎四人爲大將。當時兵餉兩缺，邊防軍僅存空名，止好南自福建、浙江，西自四川、甘肅，勉強調集八萬八千五百餘人，號稱四十萬，第二年二月，陸續出關。劉綎臨行祭旗，屠牛三刀才殺死，刀鈍可知。又令軍士試馬，武器紛紛墜地，平時無訓練可知。楊鎬率烏合軍進

駐瀋陽，李如柏等分四路進攻。努兒哈赤得報說，憑你幾路來，我止一路去。集中八旗（一旗七千五百人）兵六萬人先擊破薩爾滸山（撫順關外約七八十里）明主力杜松軍三萬，殺杜松。再破尙間崖馬林軍，急歸興京，迎擊南路從寬甸來的劉綎軍，殺劉綎。經略楊鎬在瀋陽聞三路大敗，急令清河路李如柏軍退回。努兒哈赤乘勝取開原鐵嶺，又破蒙古喀爾喀部，滅葉赫部，明邊外藩屬全部消滅。

明金兩國賭興亡的薩爾滸大戰，前後五天，明全軍潰敗，將領陣亡三百十餘名，兵士陣亡四萬五千八百九十餘名，金軍止受傷數百人，正鬧黨爭的明朝諸臣，也感到國勢危急，羣跪文華門外請求神宗增兵發餉，神宗照例不答，朝臣又跪求出見羣臣議事，神宗又照例不答。

薩爾滸敗後，神宗命熊廷弼爲遼東經略，駐遼陽安撫軍民。廷弼整飭軍紀，誅逃將三人，籌備火器戰車弓箭被服等軍資，守禦漸固。努兒哈赤知廷弼難侮，不敢進攻。光宗泰昌元年十月廷弼被閹黨攻擊，革官回家，袁應泰代爲經略。熹宗天啓元年：努兒哈赤破遼陽，殺袁應泰。明朝得報大驚，急起用熊廷弼爲經略，又用關

黨王化貞爲巡撫，各賜尙方寶劍，有專斷大權（對不聽命將官，得先斬後奏）。王化貞自恃得魏忠賢庇護，輕侮熊廷弼，事事與廷弼爲難。朝廷信化貞，令不必受廷弼節制，化貞擁兵十餘萬，廷弼止有兵士數千，天啓二年（天命七年）努兒哈赤渡遼河，明防河兵逃散，王化貞不戰兵潰，棄廣寧逃入山海關，熊廷弼不能立足，護難民入關，魏忠賢殺熊廷弼。

廣寧失守後，明朝大震動，君臣不知爲計。天啓三年，兵部尙書孫承宗出鎮山海關，用袁崇煥議，築寧遠城（遼寧興城縣），掩護山海關。崇煥率大將滿桂等堅守。又置水師覺華島（寧遠城西南海中）積屯糧食，與山東、朝鮮通聲氣。

三 皇太極時代對明的進攻

天啓六年（天命十一年）努兒哈赤第四子皇太極繼承金國汗位。次年改元天聰（一六二七）。皇太極立志滅明，朝鮮助明牽制後路。天聰元年正月，皇太極起八旗兵攻朝鮮，朝鮮大敗求和，約定尊金國爲兄，開中江會寧兩處互市場，歲貢金銀衣

糧等必需品，不再助明仇金。五月，皇太極親率兩黃旗兩白旗軍攻寧遠。袁崇煥發紅夷大礮，金軍死傷甚重。十年來明兵不敢與金軍合馬交鋒，經袁崇煥整頓武備，鼓舞士氣，這次戰爭中。居然一刀一槍，敢下城拚命，金軍大敗退去。

崇禎二年（天聰三年）十月，皇太極用蒙古哈喇沁部降人充嚮導繞過寧遠，自龍井關、大安口、洪山口入長城，會兵遵化，進攻通州。袁崇煥率錦州總兵官祖大壽等自山海關入援。金軍圍北京，崇煥督戰廣渠門外。皇太極利用崇禎帝猜忌輕躁，行反間計，說崇煥與金有密約，崇禎帝縛崇煥下獄，凌遲處死。

皇太極設計殺袁崇煥，知明不足畏，轉兵西向攻蒙古，天聰九年（崇禎八年），內蒙古喀爾喀、哈喇沁、插漢諸部，陸續降附金國。天聰十年，皇太極自稱皇帝，改國號爲大清，改天聰十年爲崇德元年。

皇太極既稱皇帝，要求朝鮮變更兄弟名義，改結君臣新關係，朝鮮不從，清兵十萬大舉侵入朝鮮。崇德二年，朝鮮王李保戰敗請降，承認清國的宗主權，與明朝完全絕交，崇德六年，皇太極大舉進攻山海關，崇禎帝命薊遼總督洪承疇率吳三桂

等八總兵官領步兵十三萬騎兵四萬往援，承疇軍至松山（錦州西南一里餘）遇清軍不戰潰敗，明兵死五萬餘人，清兵僅昏夜中誤傷十餘人。承疇守松山，崇德七年，軍破被擒，薙髮投降，錦州、塔山、杏山相繼陷落，明山海關外止存寧遠等五城。

四 努兒哈赤皇太極時代的政治設施

軍制——滿洲舊俗，凡出兵或狩獵，不論人數多寡，各按家族村寨組成隊伍，每人出箭一支，十人中擇一人爲首領，號牛彖章京。天命建元前二年（萬曆四十二年）努兒哈赤創立八旗軍制（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每三百人編一佐領（牛彖章京），五佐領設一參領（甲喇章京）領一千五百人。五參領設一都統（固山章京），領七千五百人。每一都統下設左右副都統（梅勒章京）。努兒哈赤時代，有滿洲佐領三百零八，蒙古佐領七十六，漢軍佐領十六，共四百佐領，凡六萬人（每一佐領編壯丁一百五十人），天聰九年，另立蒙古八旗，兵數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人。崇德七年，又立漢軍八旗，兵數二萬四千五十人。

滿蒙漢八旗官員平時管民政，戰時任將領。凡旗民子孫永遠領餉當兵。

文化——女真人沒有文字，偶用文書，必須翻成蒙古字，萬曆二十七年，努兒哈赤命額爾德尼巴克什創製女真字，用蒙古字母拼女真語言。皇太極命達海改造，在十二個字頭（字母）旁添加圈點，使同形異言的文字有所區別，滿洲文字自此確定。

第二節 滿族侵入與漢族反抗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破北京，崇禎帝自縊死。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降自成，行至灤州，聞寵妾陳圓圓被劉宗敏奪去，三桂大怒，奔歸山海關，降清乞援。四月二十三日，清攝政王多爾袞率兵至關下，三桂開關迎入，合力擊敗李自成軍，乘勝追擊，五月初一日，清軍抵北京，明文武百官出城五里拜降。十月初一日，順治帝（年六歲）入北京，在大批漢大臣（漢奸）擁護下，數量極少的滿族，居然做了統治中國的皇帝。

滿族入關，合滿、蒙、漢八旗兵不過二十萬，絕無統治中國的力量。可是努兒哈赤、皇太極一貫利用漢奸，尤其在皇太極時代，范文程、孔有德、洪承疇以及其他人大小漢奸，都得到寵任，給關內明官一種很好的暗示。多爾袞用漢奸的獻計，頒佈下列各種政令，收買士大夫：

(一) 葬崇禎帝后，令臣民帶孝三天，追諡爲懷宗端皇帝，墓號思陵。

(二) 降附官吏，各升級任用。明朝革職官吏及山林隱士（不曾取得官職的失意士人）一概錄用。

(三) 定鄉會試年份，會試（進士考試）定在辰戌丑未年，各直（直隸）省（行省）鄉試（舉人考試）定在子午卯酉年，凡被黜革的舉人，仍准會試。

(四) 文臣衣冠，暫用明制，薙髮命令，暫緩實行。

(五) 地畝錢糧，按照明朝會計錄（萬曆初年張居正所定租稅簿）租稅額，從順治元年五月一日起按畝徵收。清兵經過地方，減收一半，未經過地方，免去三分之一，正額以外，一切加派如遼餉、練餉、剿餉概行蠲免（范文程建議）。

以上各條，都對官吏地主士人有利，因此明朝統治階級全部投順新主人（不投的止是少數例外）。

正當統治者無恥投敵，認賊作父的時候，中國廣大人民大眾，却向敵人作着英勇壯烈的鬥爭，許多人孤軍苦鬥，支持二十多年，直到康熙初年，表面上才算被壓服下去了。

在大漢奸吳三桂引狼入室，使滿清佔領北中國的時候，明朝南京的大官們擁立福王由崧爲帝，年號弘光，這個小朝廷中的君臣，全不以北方的世仇強敵——滿清爲意，仍然過着黨爭內鬪，荒淫無恥的生活，更作着妄想，派人去聯絡滿清，希望借他們的兵力來屠殺人民起義軍。可是迷夢未醒，清兵已長驅南下，破南京，擄弘光，這個短命的小朝廷，僅僅一年，便覆沒了。

弘光朝傾覆後，真正起來抵抗侵略的力量有三種來源：一，人民起義軍的大順、大西兩部勢力；二，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所組織的力量；三，下層人民自發的抵抗。在地域上，可分爲西南川、滇、黔、粵、桂、湘等省和東南閩、浙、臺灣

沿海各地。在西南，以人民起義軍作主力，東南的抗敵，多為愛國知識分子所領導。

一 西南的抗敵鬥爭

大順軍自李自成死後，大部歸他的姪兒李過（又名李錦）和高必正所統帥。高李看到民族災難的嚴重，便放棄前嫌，主動的和明朝抗敵官吏何騰蛟相聯合，在湖南、廣西對敵展開反攻，收復了廣大領土；號召了曾被滿清重用的降將金聲桓、李成棟反正殺敵，使江西、廣東兩省土地重歸祖國。可是在被他們推奉為主的明宗室桂王由榔的小朝廷中，也和弘光朝一樣，鬧着激烈的黨爭內鬨，那些貴族官僚們，一面不信任大順軍，裁減他們的軍額，限制他們的防地；却一面又積極想把他們拉到內閩裏面來參加內戰。後面這個企圖，遭到高李的嚴正拒絕，因而大順軍所受到的排擠也更加重。當權的昏庸官吏，不但排斥起義軍，同樣也排斥有民族氣節，忠心愛國的官吏何騰蛟等。在內部牽制，強敵外壓的形勢下，反攻的勝利形勢很快消

失，走向慘敗的結局，高李二人在內憂外患的逼迫下相繼病死，舊部歸李過、義子 李來亨所統帥。來亨看穿了和昏庸的統治者無法合作，便離開他們，到川、鄂邊山地、房縣、竹山地區堅持抗滿游擊戰爭。直到康熙二年，滿清發動三省兵力對他『會剿』，在絕對優勢的進攻下，來亨率全軍血戰，給敵人很大殺傷後，全軍戰死。這支力量，在滿清入關後一直堅持了二十一年。

另一支人民起義軍是大西軍。大西軍在其領袖張獻忠戰死川北後便歸他的義子李定國、孫可望等所統率。李孫等也和高李以同樣的理由投歸桂王。定國是個全心抗敵的民族英雄，可望却是個貪圖富貴的無恥小人。歸明之後，李定國率軍入湖南反攻，直搗廣西、桂林，擊殺叛將清定南王 孔有德及清援軍 定遠大將軍 尼堪，另一支入川軍也擊敗漢奸 吳三桂大軍，廣西、湖南、四川大部地區被收復。可是在這勝利進展的關頭，孫可望忌定國成功，攻襲他的後路。在兩面夾攻下，定國退保柳州，許多收回的祖國領土又重淪敵手。可望破壞了定國的進兵，自己却被清兵打得大敗而逃。桂王的小朝廷寄食在可望境內，受到百般苛待，暗中使人求救於定國，定國奉

桂王入據雲南，可望率全軍入滇追擊定國。將士全是張獻忠的舊部，大家都歸心定國，臨戰解甲，投歸晉王（明朝給定國的封號）。可望率親軍千人逃降清軍，作了敵人的嚮導，進攻雲南，在內奸和強敵的壓迫下雲南無法立足，定國主張入川北，攻敵空虛，桂王和他的朝臣們沒有膽量來接受這個勇敢而正確的建議，堅主逃入緬甸。結果在清兵大軍威脅下，緬甸縛獻桂王於清軍，定國也憂憤而死。

二 東南沿海的抗敵鬥爭

在沿海一帶有組織的堅持力量可分為兩大支，一支是張名振、張煌言以舟山島為根據地的力量，另一支是鄭成功以廈門島為根據地的力量。名振是明朝的總兵，煌言是學者（被稱為蒼水先生），他們擁魯王以海為監國。成功的父親鄭芝龍本是海盜，投降明朝做了武將，他們父子推奉唐王聿鍵為帝。後來芝龍叛降滿清，成功却拒絕了他父親的招降，起義抗敵。唐王失敗後，他又遵奉遠在西南的桂王由榔為主，桂王封成功為延平郡王。這兩支力量雖有聯絡，因推奉的宗主不同，關係却不

十分密切。

名振等屢率兵船自長江入口，攻達鎮江一帶。成功也屢次攻取福建沿海州縣。他們最大的一次進攻，是在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爲着牽制清軍對雲南的桂王的壓迫，成功、煌言（名振已病死）聯合大舉沿長江進攻，打下了鎮江，佔領了蘇皖一帶四府、三州、二十四個縣城。因爲戰略上處置不當，又受了敵人詐降的緩兵計，等到敵援兵大集之後，終於被逼退回海外。

煌言的根據地舟山爲敵所奪，兵散勢敗，被執後慷慨就義於杭州（一六六四）。成功感到廈門勢孤，滿清又把沿海幾十里內民房焚毀，嚴禁大陸上糧食出海。這逼使成功不得不另找可以立足的根據地，一六六一年（順治十八年）他渡海驅逐荷蘭人恢復臺灣作根據地。鄭氏在海外堅持反抗滿清二十多年，傳了三代，直到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才被滿清所滅。

其餘人民自發的反抗和明朝忠臣志士所發動的起義，真是數不勝數。最壯烈的是江陰人民反抗剃髮，據城抗滿，堅持三個多月，城破後十幾萬人被屠殺或自盡，

無一人降敵，全城僅剩下五十三個人逃出虎口，留得性命。

第三節 清朝的制度與政治

滿清入關，獲得明朝統治階級的擁護，同時也繼承了明朝的全部制度。它是少數的落後的外來民族，對人口衆多文化程度較高的漢族（包括漢族統治階級和廣大民衆）始終懷着疑忌歧視的心情，不能不在舊制度上增加懷柔（欺騙）鎮壓的新成分，建立階級的民族的雙重壓迫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略述在下面。

一 中央官制

內閣——內閣大學士滿、漢各二人。雍正時，添設協辦大學士，滿、漢各一人。雍正以前，內閣外又有議政王大臣數人（滿洲貴族），軍國大事，悉交議政大臣會議具奏，內閣並無實權。雍正時別立軍機處，選大學士及尙書、侍郎有才幹人充軍機大臣，參預機密重務，從此中央實權全歸軍機處，內閣止存空名。這個制度

直到清末承用不改。

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設尙書，滿、漢各一人，左右侍郎，滿、漢各一人。

院寺——都察院（御史、掌諫議糾劾）、大理寺（掌審核判案、都察院、大理寺與刑部合稱三法司）、理藩院（掌外藩事）、翰林院（儲備人才）、太僕寺（掌養馬），在各院寺中職掌較重，官員大致滿、漢平分。理藩院專用滿、蒙人，無漢員。

二 地方官制

行省——普通行政區分四級，最高一級稱省。省下分道、府、縣三級。（與府並行有直隸廳、直隸州，與縣並行有廳、州）省數凡十八（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陝西、甘肅、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每省設總督、巡撫（或有巡撫無總督，或有總督無巡撫一省或

兩三省設一總督不等，)、布政(掌財政民政)、按察(掌獄訟)、提督學政(掌學校、科舉)、道員(有督糧道、鹽法道、河工道等)等官。

特別行政區——分順天府(長官稱府尹，掌京師及近畿地方行政)，盛京(陪都)、吉林、黑龍江(滿清發祥地，光緒時改爲行省)，藩部(新疆、蒙古、西藩。新疆天山北路稱準部，南路稱回部，光緒時改省。蒙古分內蒙古、外蒙古，西藩分青海、西藏)，土司(苗人居住區)四類。

清朝標榜『滿、漢一體，滿、漢不歧視』，企圖掩飾『滿厚漢薄，滿、漢歧視』的實質，可是事實上表現，止能證明滿、漢兩族政治地位的懸殊。漢人不得在本省內做官，稱爲迴避。某些官職，指定爲專缺，區別極嚴。專缺分滿缺、蒙古缺、漢軍缺、漢缺四等。例如各衙門掌銀錢的官員，大多數是滿缺，尤其是國家金庫性質的戶部所屬銀庫、緞匹庫、顏料庫三庫(掌銀幣、物料、解納、收支)及工部所屬火藥局，全部屬滿缺，漢人不得染指。大抵滿族專缺，蒙古人或一部分漢軍，還可偶然通融補授，漢人却絕對不許。京外地方官，蒙古人得補滿缺，滿、蒙

人得補漢缺，漢人却絕對不許補滿蒙缺。

三軍制

滿、蒙、漢八旗——滿洲入關，八旗兵額約二十萬人。乾隆時京師滿洲佐領六百八十一，蒙古佐領二百零四，漢軍佐領二百六十六，駐防佐領八百四十，共合二千佐領。每佐領僉兵（抽丁）至多不過八九十名，其餘男子都充當文武官員。

八旗駐防地分北京、近畿、省外三種。據嘉慶十七年戶部統計，京師八旗及各省駐防滿洲兵丁人數二十二萬二千九百六十八名，八旗蒙古兵丁人數五萬五千六百三十九名，漢軍並內務府及五旗包衣（世僕）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四名，滿洲、蒙古家人（奴）五萬零一百六十三名。合其他人口，共計約五十萬人。外省各地駐防兵少或一二百人，多或四五千人，江浙人民反滿思想特盛，駐防兵額也最多。

八旗兵餉，前鋒、親軍、護軍、領催、弓匠長每人月支銀四兩，驍騎、銅匠、弓匠每人月支銀三兩，每年各支米四十八石。步軍領催，每人月支銀二兩，步軍

每人月支銀一兩五錢，每年各支米二十四石。礮手每人月支銀二兩，年支米三十六石。

綠營——漢兵用綠旗，號稱綠旗營，又稱綠營。兵種分馬兵、步兵。步兵有戰兵、守兵，馬兵有額外、外委。綠營組織有督標（總督）、撫標（巡撫）、提標（提督）、鎮標（總兵）四種。標下有營。本標（督、撫、提、鎮直轄部隊）最多不過四營，少或兩營（另外有城守營、分防營）。中下級軍官有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等名目，統歸總督、巡撫、提督節制。又有河標、漕標、受河道總督、漕運總督節制。全國綠營兵共有六十六萬餘名。

綠營兵餉，馬兵月餉銀二兩，步兵（戰兵）一兩五錢，守兵一兩，每月各支米三斗。大抵滿兵一人，糧餉比綠營兵高三倍。

從兵士升武職，滿、漢相差懸殊。綠營兵士先補坐糧，服役若干年進補步糧，再進補馬糧，再進補外委，再進補經制，再進補把總，兵士升軍官，困難如此。八旗人六歲以下稱半口，減半給糧，七歲以上，即食全餉。經服役後得升領催，漸次

升任武職，不怕沒有大官做。

四 刑 法

順治三年頒布大清律。乾隆時重修條例，製成大清律例。

旗、漢人在法律上地位不平等，旗人獄訟，不論在京在外，各有特定的審判機關。在京普通旗人，歸步軍統領衙門審判，內務府所管旗人，歸內務府慎刑司審判。外省旗人，歸將軍及副都統審判。漢人審判機關，不得受理旗人案件，反之，步軍統領衙門得審判漢人。

旗人犯罪不入普通監獄，宗人府、內務府、理事同知衙門各有特設監獄，犯人待遇比普通監獄良好。旗人又有一種特權，稱爲換刑，笞杖刑可換鞭責，徒流刑可換枷號。

旗人在法律上享受許多特權，憑藉權勢和地位，攘奪漢人的土地房屋，霸佔漢人的妻妾子女，蹂躪漢人的墳墓，鞭打漢人的官長，種種橫暴行爲，東華錄、十朝

聖訓裏層見疊出。漢人在異族高壓下，只好忍辱受屈，免得招致更大的災禍。

第四節 削平三藩與對外用兵（上）

一 削平三藩

吳三桂殺桂王由榔，雲、貴、兩廣歸入清朝版圖。當時滿洲兵力有限，不能直接統治這樣偏遠的廣大地區，最好的辦法是暫時封給得力漢奸，替滿洲殘殺漢族義士。

順治封吳三桂爲平西王，經略四川、雲南，孔有德爲定南王，經略廣西，尚可喜爲平南王，耿仲明爲靖南王，經略廣東。桂王死，康熙令吳三桂、王雲南、尚可喜、王廣東、耿繼茂（仲明嗣子）、王福建（孔有德先在桂林敗死，無子爵除），號稱三藩。吳三桂部下有四鎮十營，兵約十萬，在三藩中最強悍，清朝對他也特別寬容。康熙十二年，令尚可喜撤藩北還，吳三桂恐懼自危，明義士查如龍寫血書勸三桂起兵恢復中原，血書被清官吏搜得，三桂疑懼更甚。十一月，三桂拒絕撤藩令，據雲、貴叛清，自稱總統天下水陸大元帥，與明討虜大將軍，說是擁護朱三太子。

(並無其人)，北伐胡虜，恢復明朝。三桂遣大將王家屏攻四川，大將馬寶攻湖南。十三年，廣西將軍孫延齡（孔有德女婿，鎮廣西），四川巡撫羅森，靖南王耿精忠（繼茂嗣子）相繼叛清，數月中清失雲南、貴州、湖南、廣西、福建、四川六省。三桂親至湖南督師，令諸將不得北進，希望清朝割地議和，劃長江爲國界。康熙決心用兵，分路迎擊。主力軍是岳樂一路，企圖由袁州直取長沙，長沙破後，乘叛軍動搖，可用荊州大軍乘勢進攻，在湖南消滅吳三桂。

十二月，陝西提督王輔臣（三桂義子）舉兵反，陝、甘震動，三桂留兵守湖南，自率大軍謀取道川，陝，合輔臣軍進攻北京。十五年，尚可喜子尚之信降三桂。十六年，清反攻得勢，大學士圖海擊王輔臣，輔臣降。耿精忠、尚之信叛三桂降清，三桂失勢，窮困無聊，十七年三月，在衡州自稱皇帝。八月，三桂死。部將迎三桂孫吳世璠，自雲南來衡州繼承帝位。十月，世璠迎樞歸雲南，清軍各路進擊，二十年，攻破昆明，吳世璠自殺。十九年，殺尚之信，二十一年殺耿精忠，三藩平。

二 對外用兵

甲 外蒙古及新疆天山北路（準部）

清初西域分準部、回部兩大部。

外蒙古以西，天山以北一帶地方，有厄魯特蒙古人（明朝稱爲瓦拉）居住遊牧。厄魯特分四部：（一）和碩特部（居烏魯木齊附近，明末侵入青海），（二）準噶爾部（居伊犁），（三）杜爾伯特部（居額爾齊斯河流域），（四）土爾扈特部（居塔爾巴哈台）。康熙十六年，準噶爾汗噶爾丹統一厄魯特四部。十七年，噶爾丹征服天山南路回部，勢力漸盛。

元亡後，蒙古分三大部。漠南蒙古（內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外蒙古），兩部酋長，都是成吉思汗的後裔。居西域的厄魯特蒙古，酋長系出脫歡太師及也先可汗，與內外蒙古不同祖。噶爾丹攻喀爾喀土謝圖、車臣、札薩克圖三汗，並劫掠大喇嘛哲卜尊丹巴胡圖克圖（外蒙古活佛）的財產。喀爾喀三部數十萬人，分路投

漠南請降。康熙二十八年，令噶爾丹罷兵，歸還喀爾喀侵地。二十九年，噶爾丹侵入內蒙古烏珠穆沁境。康熙藉口調停戰禍，親率大軍出古北口、喜峯口，大敗噶爾丹軍，噶爾丹逃回科布多，損失人馬數萬。三十年，康熙出張家口，至多倫諾爾，受喀爾喀諸酋朝拜，分喀爾喀爲左右中三路，共三十旗，廢濟農（副王）、諾顏（長官）等舊名號，改授王、貝勒以下爵位。從此外蒙古三十旗，與內蒙古四十九旗同爲清朝的藩屬。

噶爾丹與清軍久戰，姪子策妄阿拉布坦據伊犁，遣使至北京，訂約夾攻噶爾丹。康熙三十六年，噶爾丹窮困自殺。策妄侵略附近諸部。五十六年，攻入西藏拉薩，殺拉薩汗（西藏政治首領），拘囚達賴喇嘛（西藏宗教首領），西藏大亂。五十九年，康熙令都統延信自青海，都統噶爾弼自打箭爐兩路入藏，策妄軍敗歸伊犁。雍正五年，策妄死，子噶爾丹策零繼位。

雍正七年，命大將軍傅爾丹率八旗兵屯阿爾泰山，自北路進，大將軍岳鍾琪率綠營兵屯巴里坤（新疆鎮西縣），自西路進，定明年會攻伊犁。策零擊傅爾丹，清

北路軍大敗，滿兵生還僅二千人。策零追擊清軍至三音諾顏（土謝圖汗屬部），郡王策凌大破策零軍。雍正獎策凌戰功，令三音諾顏與土謝圖、車臣、札薩克圖並列爲外蒙古四部。

八旗兵在戰爭中，完全暴露了不堪一擊的醜形。自康熙五十六年與策妄構兵，十餘年來，靡餉七千餘萬兩，國庫漸感艱難，雍正十二年，許策零議和。

乾隆十年，策零死，準部內亂。乾隆用降酋阿睦爾撒納爲嚮導，二十年，清兵分西北兩路出擊，殺準部大會達瓦齊。二十一年，阿睦爾撒納據準部叛。二十二年，清將軍成袞札布從北路（烏里雅蘇台）、將軍兆惠從西路（巴里坤），乘準部內亂，諸部離散，長驅進佔伊犁，阿睦爾撒納逃入俄羅斯境，病死。清軍屠殺準部人，深山荒野，無地不搜，小部落數十百戶，也不讓一人生存。準部盛時有戶二十餘萬，人口六十餘萬，戰敗後，清軍屠殺約十之五，疫死約十之二，逃入俄境約十之三。

乙 新疆天山南路（回部）

天山南路居民信奉回教，因稱爲回部。清軍佔領準部，將軍兆惠遣使招降諸回會。回民數十萬戶擁會長博羅尼都（大和卓木）、霍集占（小和卓木）抗清，止有庫車、拜城、阿克蘇三城的阿奇木伯克（官名）鄂對等走伊犁降兆惠。乾隆二十三年，兆惠率鄂對等攻回部。二十五年，兆惠軍由烏什向喀什噶爾，富德軍由和闐向葉爾羌，大小和卓木棄兩城越葱嶺西走，死。清盡有天山南北兩路，稱爲新疆。設伊犁、塔爾巴哈台、烏魯木齊、喀什噶爾四鎮，將軍駐伊犁。

清朝承認回民的宗教風俗，徵收租稅，依準噶爾舊額取二十分之一。更巧妙的統治術是禁止辮髮，止有四品以上回官，才允許薙頭，作爲一種恩典。

第五節 削平三藩與對外用兵（下）

丙 西 藏

西藏在唐朝稱爲吐蕃，唐太宗貞觀時代，贊普（王）弄贊篤信佛教，自印度迎僧侶入國都拉薩傳教，用印度字製國文，全藏成佛教國。僧侶稱喇嘛，吐蕃語無上的意思。元世祖忽必烈尊吐蕃僧八思巴爲國師，封大寶法王，掌全藏政教大權。法王得娶妻（普通喇嘛不得娶妻），後嗣稱薩迦（釋迦）胡圖克圖（轉生、再世）。衣帽本印度舊式，色赤。明初，西寧僧宗喀巴創新教，禁娶妻，衣帽用黃色。因此喇嘛有紅教、黃教兩派。黃教在前藏盛行。紅教據後藏與黃教對抗。明憲宗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年），宗喀巴死，有兩大弟子並居拉薩，一名達賴喇嘛（自稱觀音化身），一名班禪喇嘛（自稱金剛化身），繼嗣宗喀巴教法，爲黃教徒宗主，黃教禁娶妻生子，別創一嗣續法，聲稱達賴、班禪兩喇嘛永遠不死，示寂（死）後仍呼畢爾罕（轉世、化身），任世濟度衆生。達賴三世名鎖南嘉穆錯，漸得蒙古諸部尊信，俺答汗迎鎖南嘉穆錯至青海，黃教大行。漠北諸部，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的後身爲大胡圖克圖，居庫倫，總管蒙古教務。

清初，達賴五世用親信人桑結爲第巴（代達賴管政治），招青海和碩特部固始

汗擊殺後藏紅教護法會長藏巴汗，紅教徒逃往不丹及尼泊爾，班禪喇嘛自拉薩徙居札什倫布，統治後藏，自此達賴、班禪分主兩藏。桑結又密約準噶爾部噶爾丹汗，攻入青海，和碩特駐軍退出西藏，桑結得握全藏政權。康熙二十一年，達賴五世死，桑結權力更大，助噶爾丹反抗清朝的侵略。康熙五十九年，清兵入藏，驅逐準部策妄回新疆，立噶爾藏嘉穆錯爲第六世達賴。雍正三年，派駐藏大臣帶四川，陝西兵二千鎮壓藏民。乾隆十二年，廢西藏貴族汗、王、貝子等稱號，設四個噶爾布倫，分管政事，又增加駐防兵一千五百名。五十六年，又增駐防兵四千。駐藏大臣掌握西藏政權，與達賴、班禪立在對等的地位，凡任免噶爾布倫及土官，審查財政收支，春秋二季巡閱國境，都要駐藏大臣會同辦理。

丁 青 海

明末，和碩特部固始汗自烏魯木齊侵佔青海。順治十三年，固始汗死，子孫分兩支，一支駐西藏，稱拉藏汗，一支駐青海及河套西部，稱鄂齊圖汗及阿拉善王。

噶爾丹破青海及套西，阿拉善王和羅理降清。康熙三十七年，封達什巴圖爾（固始汗第十子）為親王，餘酋各授貝勒貝子公等爵號，青海成清外藩。達什巴圖爾死，子羅卜藏丹津繼位，雍正元年糾合各部反清，與準部策妄阿拉布坦聯盟，攻西寧城。雍正命川陝總督年羹堯、四川提督岳鍾琪駐西寧，伺機進擊。二年，岳鍾琪率精兵五千，馬一萬，襲羅卜藏丹津，大破丹津軍，殺八萬餘人，俘數萬人，丹津著婦女衣裝，逃歸準噶爾。清軍平青海，分厄魯特蒙古降人為二十九旗，令喀爾喀、土爾扈特、輝特各自為部，不得與厄魯特合併。又有西寧番人（吐蕃），凡二三百部，不相統屬，清採土司制，設番目，令受地方官管轄。從此青海成為清朝的領土。

戊苗疆

貴州東南境，有苗族居住的一大地區，周圍數千餘里，稱為苗疆。雍正四年，雲貴總督鄂爾泰奏請改土歸流。所謂改土歸流，就是廢除世襲的土司，苗民歸清朝

地方官（流官）管理，也就是取消苗族的『自治權』，要苗民完全同化在滿族裏。雍正自然准奏，令鄂爾泰做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全權辦理侵苗事宜。鄂爾泰令遊擊哈元生經略烏蒙（雲南昭通縣）、鎮雄（雲南鎮雄縣）一帶，令總兵石禮哈侵佔貴州東西南三面邊境生苗二千餘寨，令知府張廣泗誘脅古州（貴州榕江縣）苗民，自四年至九年，凡開苗疆二三千裡，約當貴州全省的一半。

己 大小金川

乾隆十二年，命張廣泗侵奪四川西邊大金川地，大金川土司（吐蕃族）莎羅奔堅守戰礪，廣泗軍失利。十三年，起用革職將軍岳鍾琪，逮張廣泗至京斬首。

乾隆三十一年，令四川總督阿爾泰召集小金川等九土司兵攻大金川，三十六年，兩金川合兵擊敗清軍。乾隆殺阿爾泰，命溫福、阿桂領兵進攻。三十七年，溫福戰死，全軍殲滅。阿桂軍攻破小金川，分兵三路擊大金川。四十一年，金川全境平。大小金川，戶不滿三萬，地不過千里，清朝不惜用兵七八萬人，費銀七千萬兩，求

得區區的勝利。

庚 緬甸安南暹羅

乾隆三十二年，命明德爲雲貴總督兼征緬將軍，調滿洲兵三千，雲、貴兵二三十萬侵略緬甸，三十三年，明德深入無援，大敗自殺。乾隆命大學士傅恆爲經略，阿里衮、阿桂爲副將軍，大舉侵緬，緬王奏請息兵朝貢，乾隆不許。三十四年，傅恆調集滿漢精兵五六萬，分水陸三路進軍。清軍雖然取得三路大勝，但緬兵堅守不屈，清軍疫死無數，不能久留，與緬王孟駁訂和約退軍。

乾隆四十一年，金川平，命阿桂往雲南，籌備攻具，準備繼續對緬用兵，當時緬甸王室爭位內亂，國勢漸衰，財力大困。鄰敵暹羅又朝貢中國，受封爲王，緬甸益懼。五十三年，遣使入朝謝罪請和，五十五年，緬王孟雲受清敕封，緬甸成爲清朝的朝貢國。

乾隆五十三年，安南國內亂，國王黎維祁失位，竄匿民間，乾隆藉口百餘年

來，黎氏朝貢不絕，應受天朝保護，出兵三路攻安南，篡奪人阮文惠。廣西巡撫孫士毅、提督許世亨率兩廣兵一萬長驅直入，大破安南軍，攻克國都河內（東京），黎維祁及黎氏宗族遺民出迎路旁，乾隆封黎維祁爲安南國王。

阮文惠逃歸富春城，假稱求降，孫士毅驕滿不設備，乾隆五十四年元旦，軍中飲酒演戲，阮文惠忽驅象載大礮夜間衝營，清軍倉猝應戰，自相踐踏，許世亨戰死，孫士毅逃歸鎮南關，將士生還僅數千人，黎維祁又棄位竄匿。阮文惠得東京，畏清軍報復，改名阮光平，遣使朝貢謝罪，五十五年，阮光平親到北京受封，安南成爲清朝的朝貢國。

與阮光平對立的廣南王阮福映，失國逃往暹羅，請法國傳教士百多祿悲柔求法。蘭西王路易十六出兵援救，願給法國許多特權。乾隆五十九年，悲柔與法國軍官等助阮福映攻阮光平，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年）陷河內，阮福映統一安南全境。九年遣使至北京求封，嘉慶封阮福映爲越南王。

乾隆三十六年，緬甸王孟駁乘暹羅內亂，攻陷國都猶地亞。華僑鄭昭起兵逐緬

甸守軍，四十三年，收復猶地亞，遷都盤谷；衆推爲暹羅王。鄭昭遣使來北京朝貢，願充外藩，四十五年，昭被仇家謀殺，養子鄭華平亂繼位，號稱索由提耶王，五十一年入貢中國，得封爲暹羅國王。

辛 廓爾喀

乾隆三十二年，原居克什米爾的廓爾喀族酋長布刺蘇伊那拉因侵入尼泊爾國，自稱國王，尼泊爾在後藏極西邊境，居民業農商，與西藏、印度通商貿易。五十三年，廓爾喀侵後藏，駐藏大臣保泰倉皇遁走，廓爾喀大掠札什倫布。乾隆命福康安爲將軍，海蘭察爲參贊。五十七年，福康安率軍由青海入後藏，大舉追擊，深入尼泊爾國境七百餘里，距國都加德滿都止一天路程。福康安氣浮意驕，儼然自命爲諸葛孔明復生，揮軍輕進，被襲擊大敗。清軍恐冬季大雪封路，不敢久留，許尼泊爾請和，急退軍歸西藏，此後尼泊爾成爲清朝的朝貢國。

第六節 反滿運動的繼續發展

一 臺灣起義

臺灣孤懸福建海外，是清朝統治力量比較薄弱的地方。康熙六十年四月，朱一貴、黃殿、李勇、吳外聚眾數百人，據岡山（離臺灣府城三十里）起義。一貴本福建長泰縣人，家貧，喜交結朋友，被鄉人排斥，流寓臺灣，畜鴨爲業。一貴編鴨成隊，朝晚出入，像部勒兵士，遠近居民大敬異。黃殿等因一貴姓朱，共推爲首領，稱大元帥朱，用農具當兵器，擊破清軍，前後七天，佔領臺灣全部，清官員軍隊紛紛逃歸福建，一貴有兵三十萬，自稱中興王，年號永和，大封功臣。朱一貴嚴禁軍士淫掠，部將杜君英不服命令，率眾數萬、搶奪婦女財物，與一貴軍戰。清水師提督施世驄，總督覺羅滿保乘臺灣內亂，六月，攻殺朱一貴。

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天地會首領林爽文起義，攻破彰化諸羅兩縣，乾隆命福康安、海蘭察率大軍救臺灣，破滅起義軍。

臺灣居民多從福建泉州二州及廣東遷來，官吏利用民間鄉土姓族的成見，任令械鬥互殺，結成深仇，藉以削弱漢族團結的力量。這種辦法，自然也收一些功效，可是從康熙二十二年起，至光緒十四年止，大小起義仍多至二十二次。這說明明末閩粵義民響應鄭成功號召，遷居臺灣，父子相傳，始終保持反滿反壓迫的精神。

二 白蓮教起義

元朝民間有白蓮社（白蓮是佛教的慣用名詞），元末，白蓮教徒劉福通起紅巾軍（朱元璋最初也屬紅巾軍），摧毀蒙古的統治。明末，白蓮會蔓延山東、直隸、山西、河南、陝西、四川等省。乾隆四十年，教主安徽人劉松被捕流甘肅充軍。教徒劉之協、宋之清等秘密傳教，陝西、四川、湖南等省徒黨甚衆。劉之協等宣言劫運到來，清朝將滅，共推鹿邑（河南鹿邑縣）人王發生爲主，冒稱宋明後代，號召民衆。五十六年，事露，劉之協等遁匿。乾隆命地方官嚴密搜索，河南、安徽、湖

北三省官吏借端侵害人民，株連羅織，無故受禍。當時川、鄂、黔、粵等省，因攻伐苗族，捐稅苛重，又禁販私鹽，人民生計窮困，無不仇恨官吏，等待機會起事。

嘉慶元年正月，白蓮教徒揭出『官逼民反』口號，聶傑人、張正謨、姚之富、齊王氏（齊林妻）等起兵荊州、襄陽，孫士鳳、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祿等起兵四川，張士龍、張漢潮、張天倫等起兵陝西，各路行軍，大抵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數百人一羣，忽分忽合，忽南忽北，避實攻虛，使清軍疲於奔命。

清軍將帥有總統（最高指揮官）、總督、將軍、巡撫、總兵多人，無不畏縮觀望，殘殺冒功。嘉慶見『賊愈剿而愈熾，餉愈靡而罔益』，大怒治諸大帥罪。大批滿洲將帥斥逐以後，清軍形勢漸有轉機。綠營將領楊遇春、楊芳一類人，才能遠在滿洲大帥上，白蓮軍首領多被捕殺，軍力漸趨衰弱。嘉慶又利用鄉勇（地主武裝）羅思舉（大盜出身）、桂涵（流氓出身）一類人，熟悉地勢敵情，兇悍遠在官兵上。白蓮軍屢遭猛擊，軍力益趨危境。清廷又採用襄陽紳士梁有穀等築堡（關堡）

團守（民團）法，令各省廣築碉堡，厲行驅民入堡，堅壁清野，紳士督率民團守堡防堵，官兵鄉勇追敵猛擊，白蓮軍流動地區逐漸縮小，衣食匱乏，軍力更不能支。嘉慶又宣佈『但治從逆，不治從教』的誘降政策，白蓮軍最後不得不戰敗潰滅。

嘉慶元年正月白蓮軍起事，五年六月，教主劉之協被捕。九年九月，白蓮軍敗滅。清軍殺白蓮教徒及平民數十萬人，用軍費二萬萬兩。

三 天理教起義

天理教是白蓮教的一個支派。白蓮教支派有虎尾鞭、義和拳、紅鞭社、八卦、榮華、紅陽、白易等名目，其中八卦教又名天理會，教徒最衆，遍佈直隸、河南、山東、山西等省。教衆奉『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爲八字真訣，日夜拜神念誦。入教日例納錢財，稱爲種福錢，又稱根基錢。

李文成世居滑縣謝家莊，幼年學木工，人呼爲李四木匠。文成羞怒，棄業投書

塾習書算，善能發疑問，與塾師辯難，塾師怒，驅文成出塾。文成專心研究算學，並習占驗（看天象吉凶）星命（推算禍福）術，頗得民衆尊信。當時河南流行『若要紅花開，須待嚴霜來』的謠諺，文成收聚無賴亡命，自號嚴霜十八子（李字隱語爲十八子），入天理會震卦，受推爲教首。文成聚根基錢買戰馬，練士兵，造甲仗，定旗號，約期舉事。

林清大興縣黃村宋家莊人，幼年當藥店學徒，無賴且生惡疾，被店主斥逐。清貧困投充衙役，善能談說收賄，得錢結交朋友，毫不吝惜。後來犯罪逃匿，入天理會坎卦，受推爲教首。清宣稱教衆納根基錢，日後事成，十倍償還，凡納一百錢，得分地一頃。遠近農民踴躍納錢，清悉數救濟貧困，養活萬餘家。李文成見林清口才出衆，大喜，共推林清爲天皇，馮克善（有勇力）爲地皇，李文成爲人皇。約定成功後，清得直隸，文成得河南，克善得山東，會衆各依志願得分割土地。

嘉慶十七年正月，天理會教徒集道口鎮（河南滑縣）開大會。李文成在滑縣設人皇府，立大旗，上書『大明天順李真主』七字。軍師牛亮臣（滑縣犯罪書吏）、

大元帥宋元成佐理軍務。部屬不得軍師令，不敢入府議事，文成也很少召見衆人。

林清結交內監劉金、劉得才、楊進忠、閻進喜等，定計乘嘉慶巡遊木蘭（熱河圍場縣），襲據北京。九月十五日，密令內監分路引徒黨二百人進攻皇宮，林清留黃村，等待李文成大軍來援。二百人攻皇宮，無疑是失敗的。嘉慶聞警，自熱河馳回，捕林清等磔死。

李文成在滑縣大造器械，被巡檢（近乎區長那樣的小官，從九品）劉斌、知縣強克捷發覺，捕文成擊斷足脛。教徒知密謀敗露，九月七日，聚衆三千人攻破滑縣，救出文成。直隸省長垣、東明、山東省曹、定陶、金鄉等縣教徒同時響應。李文成據滑縣及道口鎮，出兵圍濬縣。嘉慶急調固原（甘肅固原縣）提督楊遇春，總兵楊芳平亂。遇春破道口，燒殺萬餘人。進圍滑縣，李文成率四千人逃入輝縣（河南輝縣）山中，兵敗自焚死。十二月十日，楊芳用火藥轟毀城西南角，巷戰一晝夜，屠殺二萬餘人。李文成妻張氏道：『城亡我同亡，不死不是英雄』，揮刀巷

戰，殺清兵數人，歸家自縊死。

四 新疆回民起義

清文武官吏在新疆虐待回民，比虐待內地漢民尤甚。嘉慶二十五年，回民擁倉長張格爾起兵攻喀什噶爾（新疆疏勒縣）邊境。道光六年，張格爾攻破喀什噶爾城，殺守兵六千人，附近回民羣起響應，殺官吏，毀城堡，助張格爾反清。道光七年命將軍長齡、提督楊遇春、楊芳率兵三萬攻喀什噶爾。張格爾率回軍列陣二十里迎戰。楊遇春猛衝敵陣，回軍大潰，二楊追擊，擒獲張格爾，囚送北京，寸裂飼狗，百官稱頌爲『聖朝盛事』。

張格爾敗後，回民反抗並不停止。新疆在清朝總是騷動着，不斷演出滿、漢、回三族互相殘殺的慘劇，受痛苦最大的自然是回民。

第七節 清朝的文化政策

一 康熙時代

滿洲入關，竭力收買漢族士大夫，對一般讀書人，採取寬大態度。順治時常宣稱『明臣不想念明朝，一定不是忠臣』。這不僅給降官們遮蓋羞恥，而且在忠臣名義下，可以招誘許多新的降官。康熙初年，滿洲統治已漸鞏固，兇殘面目，也就暴露出來。

歸安（浙江吳興縣）富人莊廷鑑撰明史，中多指斥情人語。革職歸安縣知縣吳之榮謀起復官職。康熙二年，之榮到刑部告發。其時廷鑑已死，清朝令剖棺戮屍，廷鑑弟廷鉞及作序人、參校人、買書人、賣書人、刻字人、地方官（止有將軍松魁一人免死）一律處斬，家屬男子十六歲以上同死，妻女發極邊作奴，先後凡殺七十餘人。

這一次慘殺，是輔政大臣鰲拜等所爲（康熙僅九歲）。康熙親政以後，知道殘

殺的功効，不如誘騙那樣大，因此創立了不少文化上的懷柔政策。

優禮文士——康熙十七年，借修明史爲名，舉行博學弘詞科，取錄五十名，各授翰林院官職。二十一年，召內閣翰林等文官九十三名，入乾清宮飲酒賦詩，又令諸臣陪遊釣魚，諸臣認爲稀有的榮幸。康熙五十歲生辰，不許臣下獻珍物，下諭道：『朕專好文學，諸臣能獻詩文，朕當收受閱覽。』他這樣優禮文士，主要是做給全國文士看，誘令專心學習八股和詩文。

提倡理學——竭力推崇朱熹，認爲儒學的正宗。令李光地等編纂性理精義、朱子大全等書，頒布全國，企圖用理學消滅反滿思想。當時程朱派理學家李光地、湯斌、陸隴其等人都大受寵幸。

編書——招集大批文士，編修明史，允許撰稿人報答先朝舊恩，在一定限度內替明朝皇帝說些好話。此外各依學術類別，編纂許多大部書籍，規模尤其巨大的書叫做古今圖書集成，凡一萬卷，明成祖編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九百餘卷，書已大部散亡）以後，這是最大的一部類書。

禁毀淫書——康熙五十三年上諭：『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風俗；要正人心，厚風俗，必需崇尚經學，所有小說淫詞，應嚴禁銷毀。』在正人心厚風俗以外的真正用意還在防禁漢族義士借小說鼓吹反滿。

康熙的懷柔政策，並不能掩蔽他的殘酷性。康熙五十年，發覺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南山集記載明末桂王由榔事。刑部奏上判決文：戴名世凌遲處死，方孝標（著『滇黔紀聞』，戴名世探入『南山集』）開棺剝屍，戴方兩族男女及作序印刻人，處死刑流刑凡數百人。

二 雍正時代

雍正時旗人生活益趨腐化，綠營成爲維護政權的實際力量，滿、漢、華、夷，這類名詞，更使滿洲統治者心驚魄動，掩耳不願聞，文字獄也就連年發生了。

汪景祺獄——雍正三年，景祺作西征隨筆，中有諷刺康熙詩，又作功臣不可爲論，同情年羹堯的功高冤死。雍正認爲大逆不道，判處死刑，親屬發黑龍江充軍。

錢名世獄——四年，名世曾作詩稱頌大將軍年羹堯平西藏功德。發覺革職，發回原籍管束，並書『名教罪人』扁額，令地方官張掛名世住宅大門上。

查嗣庭獄——五年，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出『維民所止』試題，被人告發，說維止二字是取雍正斬首的意思。嗣庭死監中，仍令剝屍梟首示衆。又因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停止浙江鄉會試。

謝濟世獄——五年，濟世註大學，譏議程朱，坐斬刑，後免死罰充當苦差。

陸生柝獄——生柝著通鑑論十七篇，有反對君主專制的議論，被認爲罪大惡極，處斬刑。

徐駿獄——八年，翰林徐駿上奏章誤寫陛下爲狴（獄）下，又詩中有『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句，雍正認爲譏刺滿人不識字，大怒，斬徐駿。

以上都是較小的文字獄，死的人雖然冤苦，牽連却還不大。獨雍正七年呂留良、曾靜一獄，政治意義特別重大，殺戮也特別慘酷。

程朱派理學家浙江人呂留良，康熙時被薦應博學弘詞科，留良誓死拒絕，雍髮

爲僧，著書闡述攘夷大義，不遺餘力。康熙二十二年留良死，湖南人曾靜讀留良書，遣弟子張熙至浙訪求全書，自此曾靜與留良弟子嚴鴻逵、沈在寬深相結納。當時川陝總督岳鍾琪多立戰功，號稱名將，曾靜寫信使張熙往見岳鍾琪，陳說華夷區別不可不嚴，岳飛（鍾琪的祖先）被金人（清金同屬女真族）害死，子孫應報世仇，勸岳鍾琪舉兵反滿。鍾琪召集巡撫西琳，臬司碩色（滿人）會審張熙，熙抵死不供。後來鍾琪假稱願意起事，立誓表示誠意，張熙才說出主謀人曾靜。雍正得鍾琪奏報，大驚，急捕曾靜與留良家族，學徒，至京嚴訊。雍正發見反滿學說的廣泛和深入，想出一種巧妙的處置法。對留良採嚴厲態度，呂留良、呂葆中（留良子）、嚴鴻逵剖棺戮屍梟示，滅呂氏、嚴氏、沈氏（沈在寬）全族，斬尊信呂氏學說的黃補庵、車鼎豐等若干人，發寧古塔作奴的二十三家。對曾靜、張熙採寬大態度，替曾靜假造悔罪書，編輯曾靜的口供『歸仁說』（悔罪書）和雍正迭次頒佈的上諭（駁呂留良學說並竭力說明天下一統，滿漢一家，不得忘分中華夷的道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發給全國學校閱覽。曾靜、張熙免罪釋放。

雍正這種嚴懲首謀，勸誘悔過的方法，並不見實效。乾隆繼位，收回大義覺迷錄，作為禁書，會靜及徒屬仍處死刑。

三 乾隆時代

文字獄——乾隆吹求文字過失，愈益苛細，如胡中藻督學廣西，試題有『乾三爻不象龍說』，被指為譏乾隆不象皇帝，中藻凌遲處死。滿人鄂昌（鄂爾泰子）作詩，稱蒙古為胡兒，被指為沾染漢人習氣，勒令自殺。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數種，段昌緒圈點吳三桂叛清檄文，並處死刑。齊赤若私刻呂留良遺書，事發寸磔死。徐述夔作詩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攔半邊』句，被指為壺兒即胡兒，剖述夔父子棺戮屍。沈德潛作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句，剖棺戮屍。全祖望作文有『為我討賊清乾坤』句，賊字放在清字上，下獄治罪，幸得大學士某解釋免死。諸如此類，多不勝舉，說明滿洲統治者對漢人民族思想的恐怖。

纂修書籍——乾隆招集文士經生，大規模纂修各種書籍，約在百種以上，連同

康熙雍正所纂諸書，頒示全國，藉收思想統一的功效。

禁毀書籍——嚴令地方官吏借購求遺書名義，廣搜有關忌諱的野史詩文集，悉數銷毀（刊板）查禁。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據兵部奏報，共毀書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

修四庫全書——乾隆時代考據學派已達全盛的境界，朝廷從來崇尚的理學，漸次失去收服人心的效用。所謂考據學派自然有它學術上的貢獻，但脫離現實社會極遠。乾隆利用這種學術界新潮流，索性設立四庫（經史子集）全書館，收羅海內著名考據專家，參與校纂。

四庫全書編成後，儲藏文淵閣（宮中文華殿後）、文源閣（圓明園）、文津閣（熱河行宮）、文溯閣（遼寧瀋陽）、四處，又在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各藏一部，供士人閱覽謄錄。

乾隆修書真義還在於消滅反抗意識，爲了適合這個宗旨，第一，審查明末遺書，凡不利滿洲統治的一律焚毀；第二，全書中有一部分違礙滿洲的，刪去數卷或

數篇或改定字句；第三；古書中如南宋人斥金，明初人斥元，或刪去或改定；第四，凡有礙『世道人心』的詩文，不得列入『四庫』；第五，改古書中忌諱字如夷字改彝字，狄字改敵字，虜字改鹵字（乾隆又特諭令不必改字，免得夷狄虜等字義更明顯）。

第八節 清朝的經濟狀況（上）

少數的滿洲人統治廣大的漢族，戰戰兢兢，止怕漢人有機可乘，起來推翻自己的政權。因此『興一利即生一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康熙說），成爲朝廷至高無上的政治思想。這就是說，清朝採取消極的，保守的，防禦性的，反對進步的維持現狀政策，一切可能撼動封建制度的新趨勢，不惜竭全力與以阻止。在經濟方面，着重地主利益的鞏固（永不加賦），若干年來發育起來的資本主義的幼芽，被閉關政策所摧殘，以致奄奄無生氣了。

一 土地

全國田地分民田、官莊、官田、屯田四大類。

民田——佔耕種地面極大部分，約有二十餘種。最多的是民賦田（民間私產，准許自由買賣轉移的賦稅地），次多的是更名田（明朝藩王所領田地，清朝給與原承佃人，作為世業，稱更名田或更名地）以及明朝江南蘇州、松江兩府，浙江 嘉興，湖州兩府的官田（事實上明季已轉成民田，清朝承認業主所有權作為民田）。

官莊——滿人入關，自皇帝下至八旗兵丁，各圈占土地，總稱官莊，依性質可分四類：（一）皇室莊田，又稱內務府官莊，（二）宗室莊田，（三）八旗莊田（駐京畿旗兵所占田地，多在近畿各州縣），（四）駐防莊田（各地駐防旗兵所占田地）。旗人不論貴賤，都不耕種田地招漢人代佃，收取租息。

官田——有牧地、學田、籍田（皇帝親耕地）、祭田（賜聖賢後裔，供祭祀

用)等名目。

屯田——新疆入版圖後，裁綠營兵屯田，第二兵給牛一頭，農具一副。乾隆三十年，新疆屯田凡三十餘萬畝，烏魯木齊（迪化縣）一處多至十萬三千餘畝。

二 農民生活

由於清朝採用『丁隨地派』制度，中小地主以及小土地所有者極大的增加（子孫分產，也是一個原因）。賦稅比較輕微，人民又免差徭煩擾，這使占人口最大部分的小農民，得保守一小塊耕地，安心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

道光末年，英人米特切爾調查中國農村生活，寫了下列幾段報告：

中國人的生活如此儉樸，如此守舊，以致他們穿着他們祖先穿過的衣服，就是說他們所用的止是必不可少的東西，其餘概不需要，無論向他們出賣的某種商品多麼便宜。每個中國勞動者的衣服至少要穿三年，不上三年不換新衣；而且這套衣服，雖做極粗糙的工作也能經穿三年。因此，這種衣服所需的棉花，比我們輸到中

國去的最重的棉織品所需要的棉花，至少要重兩倍。換句話說，這種材料要比我們可以運到中國去賺錢的最重的厚布還要重兩倍。

收穫完結的時候，各農家的一切工作人，小的老的都去梳理棉花，紡紗織布。這種家庭製造的，重笨而結實的，能够經受兩三年內粗糙穿用的土布，中國人就用來縫製自己的衣服，而把剩餘的土布拿到附近城市去出賣，城市商販就購買這種剩餘土布去供給城市居民及內河船夫底需要。世界各國中，也許止是在中國可以看到每個富裕的農家都有一架織車，這是值得注意的。止有富裕的中國人，才一定要把一切紡織程序做到底。中國人不僅要梳理棉花和紡成棉紗，而且還與自己的妻女以及家庭女工一起織成布匹。

例如福建的農民不僅僅是一個農民，他又是種田人，又是小手工業者。他生產布匹簡直是不費分文的（如果原料的價值不算在內），他在自己農莊屋子裏面用自己的妻女和女工的手織成布匹。這種土布的織成，不費特別的勞動，也不費特別的時間。在田苗未熟的時候，在收穫完結以後，在天雨不能出外操作的時候，他就使

農莊的工人紡紗織布。總之，一年當中止要有一些空閒的時候，這個家庭勤勞的模範人物便從事生產什麼有益的東西。

三地 丁

田賦與差徭是人民兩個重大負擔，差徭害民尤甚。多爾袞入關，首採范文程建議，照萬曆定額徵收錢糧，盡廢天啓崇禎各種加派。又採用一條鞭法（人民納一定賦稅後，所有運輸募役等費由官自辦，民不預聞），免去雜徭。這些措置，對明末窮困勞倦的人民確是一種寬政。康熙五十年，規定『以後滋生人口，永不加賦』。從此丁銀（人頭稅）有定額（康熙五十年丁口稅作爲定額），廣東開始將丁銀隨地畝攤徵，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釐四毫不等。雍正時推行各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通常在一二錢間。歷代相沿的田賦（土地稅）和丁稅（人頭稅）歸併爲『地丁』一種賦稅，無田人民得免納丁稅，有田人民，攤派並不過分苛重，清朝賦稅制度比前代優良，是不容否認的。

地丁是國家歲收的大宗，順治時代約在二千萬兩左右，康熙時代增至二千五六百萬兩，乾隆至清末，約在三千萬兩左右。乾嘉以後，歲收總數約四千三四百萬兩，地丁占三千萬兩。

四 人 口

丁稅攤入田賦，人民免徭役的煩擾，無須隱匿戶口，官府對新增人丁無利可圖，也就不再追究戶口實數，清朝紙面上的戶口數，因此超越了過去任何時代。

乾隆以後，戶口激增，列簡表如下：

<u>康熙</u> 五十年	二四、六二一、三二四名口
<u>康熙</u> 六十年	二五、三八六、二〇九名口
<u>雍正</u> 八年	二五、四八〇、〇八〇名口
<u>乾隆</u> 六年	一四三、四一〇、五五九名口
<u>乾隆</u> 二十七年	二〇〇、四七二、四六一名口

乾隆五十五年

三〇一、四八七、一一五名口

乾隆六十年

二九六、九六八、九六八名口

嘉慶八年

三〇二、二五〇、六七三名口

道光元年

三五五、五四〇、二五八名口

道光十五年

四〇一、七六七、〇五三名口

道光二十一年

四一三、四五七、三一一名口

康熙至道光一百年間，人口增至十餘倍，誇張虛報，實不能免，所謂四萬萬止是一個概況罷了。

五 商 業

整個統治階級無不生活腐化，旗人上自貴族（如紅樓夢描寫），下至兵丁（不事生產，領餉銀供浪費），全是社會的蠹蟲。文武官吏貪污成風，吏治從沒有澄清過。出征的武官，治河的員工，尤其豪侈，揮金如土。地主如懷柔（河北懷柔

縣) 郝氏，乾隆會到他家裏暫駐，供應饌食，一天費用十餘萬兩。地主是封建政權的基石，廣布在各地，他們平時生活，可以推想。這許多特殊地位的人物，他們都需要充分的消費品，促成城市商業的發展。

清朝商稅非常輕微。商稅中最大宗的關稅，道光時代，每年收入不過四五百萬兩(比較地丁，約得六分之一)，清朝關稅率，不到十分取一，如果按百分之七點五計算，每年過關商貨，約當值銀六七千萬兩。『會館』、『公所』、『行』、『幫』等商人基爾特組織，在社會經濟方面，占有很大的勢力。

鴉片戰爭以前，海關止江海、閩海、浙海、粵海四處，其餘全是內地常關，看下表，可知國際貿易止占國內貿易的極小部分。

京師——崇文門、左翼、右翼、通州

一三四、八一五兩

直隸——天津、張家口、山海關、龍泉關、紫

一四三、六八八兩

荆關、獨石關、蟠桃口、古北口

盛京——奉天關、湖納湖河、輝發莫欽、白都

納、中江關

山東——臨清關、東海關

二四、一一九兩

山西——殺虎口、歸化城

四三、二〇五兩

江蘇——江海關、濟墅關、淮安關、揚州關、

一六、九一九兩

西新關

一、二二九、七二一兩

安徽——鳳陽關、蕪湖關

六〇四、七四五兩

江西——九江關、贛關

四四四、九一六兩

福建——閩海關

三三七、八一三兩

浙江——浙海關、北新關

三〇四、二一六兩

湖北——武昌關、荊紫關

九五、五八四兩

湖南——辰關

一六、四二二兩

四川——夔關、打箭鑪

一八二、七八九兩

廣東——粵海關、太平關、北海關

六五二、四八五兩

廣西——梧廠、尋廠

一〇八、八二九兩

合計四百三十二萬四千九百七十七兩（乾隆時代據雍正十三年徵收數規定各關正額）。

廣東是唯一的國際貿易口岸，連海關常關在內，稅收止得江蘇的半數。道光時代粵海關定額已增至八十九萬九千零六十四兩，道光二十五年（鴉片戰爭後）激增至二百三十六萬二千一百六十四兩，幾乎占全國關稅（五百二十三萬兩）的半數了。

閉關時代最富的商人，首推揚州鹽商和山西票號。

鹽商——清朝銷售官鹽，通行官督商銷制。官給商人引票（販鹽特許證。引鹽出賣有特定地區。票鹽得通行各地），商人據引買鹽，運到引地（專賣區域）出賣。鹽商與官吏勾結，通同作弊，剝削人民，獲取額外的大利。乾隆時代，淮商（揚州鹽商）報効（獻給皇帝）動輒數百萬兩。朝廷賞給官銜，當作報酬，凡較大鹽商無一不是朝廷命官，鹽商實際就是賣鹽的官吏。

票號——山西人善於經商，足跡遍全國，凡駐有大官的地方，山西票號也隨着設立。票號辦理匯兌、存款、放款、代官府解錢糧、收捐稅等業務。營業的主要主顧，就是官員。滿、漢官員或候補或升調，需要運動費、路費、上任費等由票號借墊，到任後，票號派人監督財政（所謂賬房師爺），歸還欠款本利，多餘的贓款，票號代為匯兌或存放生息。吏治愈腐敗，票號營業愈發達。

商業資本家最豪富的鹽商和票號都是依靠政府才能獲利，所以止能起維持封建統治的作用。

第九節 清朝的經濟狀況（下）

六 工 業

與小農業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以及鄉村中單獨經營的手工業者，在全國範圍內是普遍地存在着。他們不需要較大的市場，也就不可能達到手工工場的分工。

在大都市的工業，尤其是某些官營工業，分工却相當細密，規模也相當宏大

了。

鑒業——鑒業中心地的景德鎮，明末曾遭破壞，康熙時代逐漸修復。康熙十七年，派遣內務府官員，駐御器廠督造各式磁器，非常精美。新創一種『素三彩』磁器，尤稱名貴。傳至同治時代，製品名目還有五十餘種。每一磁器造成的程序中，要經過許多勞力的協作，通常要經過五人以至十人的手，才造成一件器物。

鑄錢業——京師有寶泉局，每爐設爐頭一人，所需工匠有八行（專門技術）：
（一）看火匠（二）翻沙匠（三）刷灰匠（四）雜作匠（五）剉邊匠（六）滾邊匠（七）磨錢匠（八）洗眼匠。各匠工資按月支給。

印刷業——康熙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版，排印成書。乾隆初年毀銅字鑄錢。乾隆修四庫全書成，刻木字二十五萬個，改稱活字版爲聚珍版，排印全書中『應刻』的書籍。

私家經營工程最大的要算四川自流井的製鹽業。鹽井深度約在二三千尺左右。鑿井工作，往往費時三年、六年甚至十年不等，最高紀錄，竟有七十年才完成的。一

井開鑿費用，說不定要數十萬兩。一井作業活動，通常需要四五個勞動者，和大約同數的牲畜（牲畜多是水牛），在這種作業活動中，進行下列各種分工：即趕牲畜的，汲鹽水的，煎鹽的。煎鹽場內有鍋數十口或百口以上，一二十以上的勞動者在場晝夜工作，煮鹽多用火井的天然煤氣，不足時用石炭補充。

紡織業在長江流域最發達，四川的蜀錦，江蘇、浙江的綢緞，銷行全國。紡織業較次的廣東地方，道光時代，廣州附近有二千五百紡織工場，工人約五萬，平均一工場約二十人。又一製茶場，有男女工童工五百人。這種工場部分的使用機械，並且進行不完全的分業，可以說，工業資本主義的萌芽至少在廣東地方已經發生了。

七 礦 業

明朝礦稅害民，清矯明弊，一切禁止開採，臣下進言礦利，多被朝廷斥責。可是利源所在，事實上不能遏止，康熙十八年，定開採銅鉛稅例，官取十之二，其

餘八分聽礦商發賣。嗣後礦業漸興，據大清會典所載，廣西、雲南、貴州有黃金、銀、銅、錫、鉛、鐵、水銀、丹砂、雄黃等礦，山西、四川、廣東有銅、錫、鉛、鐵等礦，湖南有銅、錫、鉛、鐵、水銀、丹砂、雄黃等礦。各礦稅例或官抽稅二分，官買四分，礦商得四分，或官抽稅一分，官買九分，或官抽稅三成，餘聽商自賣，或官發工本，招商承辦，或完全官辦。金銀礦抽稅較重，大抵官得四分，商得六分。開礦必須官府查明無礙民田房屋墳墓，才得開採，墳墓有關風水，好風水的墳墓，一定是士大夫人家所有，因此開礦以及鴉片戰爭後各種生利新事業，凡有礙風水的，士大夫反對不遺餘力，頑強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

八 貨 幣

明朝中期白銀正式作為貨幣。清朝錢銀兼用，銅錢行用尤廣。京師設寶泉寶源二局，外省各設鑄局，製造制錢。乾隆五年，鑄青銅錢（紅銅、白鉛、黑鉛和點錫成青銅）。青銅鎔化後，不能再造器物，奸商無法私毀求利，二三十年來沿用的黃錢

從此改爲青錢。

金銀錢三種比價，康熙初年，黃金一兩換銀十餘兩，乾隆中年，金貴至二十餘兩，嘉慶時代總在十八九至二十換間。銀價乾隆初年，每白銀一兩換大錢七百元，晚年增至八九百元，嘉慶初年銀價驟貴，每兩可換錢一千三四百元。道光末年，每兩換錢二千文。洋錢盛行以後，銀價跌落，錢價跌落尤甚（嘉慶元年白銀每錢換一百三十文，洋錢每個換錢一千一百三十餘文，洋錢重七錢二分，却換純銀約八錢五分）。

九 國家收支

嘉道以前，歷朝每歲收支總數，變動不大。收入數大致如下：

(一) 地丁 約三千萬兩

(二) 耗羨 約四百六十萬兩（正賦外額外徵取）

(三) 漕糧 約四百萬石（分正糧雜糧兩種，正糧徵米，雜糧徵豆麥蕎麻等）。

(四) 漕項 約二百萬兩 (漕糧外加徵)

(五) 租課 約二十六萬兩

(六) 鹽課 約七百五十萬兩

(七) 關稅 約四百萬兩

(八) 茶課 約七萬兩

右總數 (除漕糧) 共約四千八百餘萬兩。

支出數大致如下：

中央經費

(一) 王公百官俸 約九十三萬兩

(二) 兵餉 約六百萬兩

(三) 盛京、熱河官兵俸餉 約一百四十萬兩

(四) 其他政費 約一百十餘萬兩

右總數共約九百五十四萬餘兩

地方經費

(一) 官俸 約四百二十萬兩

(二) 公費 約二十萬兩

(三) 紅白事例 約四十萬兩 (慶典喪祭)

(四) 兵餉 約一千五百萬兩

(五) 修繕 約四百萬兩

(六) 其餘雜項 約一百萬兩

右總數共約二千五百萬兩

中央地方合計約三千五百萬兩

道光以前，歷朝收支每年都有盈餘，這說明清朝統治，基礎確甚鞏固。它唯一願望是維持現狀，歐洲資本主義的侵入，才使鞏固的基礎發生動搖。

一〇 國際貿易

陸上鄰國俄羅斯（帝俄）經三次訂定條約（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條約、雍正五年恰克圖條約、乾隆五十七年恰克圖市約），彼此還算相安無事。清朝最厭惡的是海路來的西洋邪教和西洋商船。

欽定刑部處分則例中對於西洋邪教有下列的規定：

西洋人刊刻經卷，倡立講會，誘惑內地民人，轉相傳習，誦經開講。如州縣官能拿獲首犯並過半數教徒，免罪。如不查拿，州縣官降兩級調用，府州官降一級留任，道員罰俸一年，兩司（布政司按察司）罰俸九個月，督撫罰俸六個月。如州縣諱匿不報，照諱盜例革職，該管上司均照屬員諱盜例分別處罰。

州縣官失察西洋人在境潛住，但並未傳佈邪教，降一級調用，府州罰俸一年，道員罰俸六個月。

州縣官失察西洋人過境，但並未逗遛，降一級留任，府州官罰俸六個月。

一個地方發現西洋人，全省官員受處分，西洋教士在這樣嚴厲的防禦下，傳教幾乎是不可能了。

清朝限制洋商的辦法，略舉如下。

西洋人附居廣東澳門，大小船不准超過二十五隻，由地方官編列號數，刊刻印烙，各給驗票一張，將船戶舵工水手及船主姓名逐一填註票內。如舊船朽壞不堪修補，必須添置，應報明地方官查驗明白，申報總督巡撫，准其補造，仍用原編字號。船隻出入海口，不許偷載中國人出去，也不許夾帶西洋人進來。文武官如徇情疏縱，查出革職。

洋船出口，除煮飯鍋外，不許載鐵鍋出洋。查出照摺載廢鐵出洋例治罪。

外夷商船通市貿易定有界限，如越界在內地起卸貨物，該省督撫及該關監督准令起卸並開船回國，查出降二級留任。

外夷船隻遭風漂至內洋，該管督撫如不奏聞並不派專員前往管束，罰俸九個月。

以上所舉，只是嚴格限制外商的一些例證，實際行施的（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種辦法，還非常苛雜。原來清朝是異民族統治中國，它深怕外國人會助長很大部分中國人不滿意滿洲人奴役他們的情緒，因此禁止外國人經由其他一切交通道路與中國人發生來往，止讓他們經過與北京相隔很遠的一個城市——廣州。外國人的商業止限於與澳門商人發生往來，政府給澳門商人專門與外國人通商的特權，以便用這種方法來使其餘的人民不與可恨的外國人發生任何來往。這是清朝的主觀願望，事實上並不能阻止西洋商品暴風雨般的侵襲，也不能阻止奸官們貪飽私囊，暗中通融勾結。緊閉的關門，鴉片戰前早成半開的破門了。

高級中學中國歷史 下冊

〔中國通史簡編〕節本

原著者 中國歷史研究會

節錄者 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
教科書編審委員會

出版者 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聯合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單白廟胡同五號

•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

